

JAN 1919

風花



期一第 卷二第

新報社
發行

執藝

劉父題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期一第 卷二第

藝風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目錄

疾風勁草(封面)	李有行作
題頭圖案	林葆菁女士作
紅門	魏南昌攝
秋樹寒鴉	朱配瞻作
嚶嚶小鳥似求友	忻鴻作
北平前門	曾一槽作
菊花	曾一槽作
桑麻共話酒盈樽	胡友葛作
西湖之划	王濟遠作
雪朝	陳士文作
人生	方大湜作
鍾女士像	方君璧女士作
供養	顧一塵作
桃花如霧照春濃	方光旦攝
彩蝶	樊明軒作
恐飛紅吹到他邊去惹伊淚落	李素伯作
借問漢宮誰得似	馬壽徵贈
評定菊花人員	馬壽徵贈
肥皂水泡的人生	徐仲年(三十一六)

巴黎搜集中國民間藝術.....	春 杏 (六六)
奇美博物館中國民間畫兩幅.....	陳士文贈 (二六)
自然與藝術	覺 之 (二七一—二九)
西班牙文學家依本內茲遺體迎回故國.....	維嘉贈 (一九)
耳朵凍得紅紅的俄國樂師	李 健 (二〇—二二)
夜.....	陳升洪作 (三)
拿破崙的藝術生活	史士馨譯 (三一—三七)
女子的服裝.....	陳升洪作 (二七)
從新興電影說到穆時英的小說	子 蘊 (二六—二九)
文藝茶話.....	仁 川 (二九)
念五自序	所 北 (三—三四)
蝶戀花.....	家春作 (三四)
藝術與前進	孫仲畏 (三五—三六)
春風與明月.....	馮慧馨 (三六)
喜酒	甜 冰 (三七—三六)
雄視.....	方撫華贈 (三八)
停膳的一天	羅寶珊 (三九—四〇)
題紅葉.....	侯石年 (四〇)
模寫自然的領會	汪亞塵 (四一—四三)
夾樹道.....	李可染作 (四三)
我自己平凡的花朵	黎能法 (四四—四四)
她們的恐怖.....	陳升洪作 (四四)
晚歸.....	方光旦錄 (四四)

飯碗.....	方光旦攝
剖割.....	方光旦作
聞怨.....	蔡中和攝
在陋巷.....	方光旦攝
文藝茶話會遊蘇州天平山一線天.....	徐仲年攝
一線天前.....	徐仲年攝
苦力.....	沈福文刻
小瓶春色一枝斜.....	魏南昌攝
蘇俄畫壇近况	常書鴻譯(九—三)
海港(木刻).....	斯裁杭排作(三)
常書鴻君夫婦在園中採善花.....	曾竹韶攝(五)
蘇俄民間跳舞.....	陳士文贈(五)
狐步舞曲	李樹化作(六—五)
天呀怎麼辦呢.....	升洪作(五)
北平法公使館的畫展.....	任之(五)
在農村中小小十年的回憶	謝連盛(六—六)
風吹不去詩葉.....	苗子(六)
嫩綠新紅都入畫.....	朱荇菁(六)
秋宵散記	徐思蕊(六—七)
檳榔嶼水池.....	柳非杞藏(七)
痛飲	賈滋葵(七—七)
巴黎諷刺畫展覽會廣告兩幅.....	Béan Hénaï作(七)
女詩人諾海伊公爵夫人肖像.....	白浪雪作(七)
西湖汪莊的菊花	柴扉(七—七)
柏林.....	沈福文作(七)

檳榔嶼溪橋飛瀑.....柳非杞贈(貳)

片帆明日是瓜洲.....潘天授作(貳)

湖上易名.....月 心(貳)

如夢令.....月 心(貳)

征途.....許綺禪(貳)

羅馬圓穹大禮拜堂.....烈行寄(貳)

木匠堆板的藝術.....水浮萍攝(貳)

鐵道部全國沿線出品展覽會大門.....張民贈

隴海專館水產部.....張民贈

京滬滬杭甬兩路第一專館.....張民贈

平漢專館雕刻陳列之一部.....張民贈

中央館機器部.....張民贈

隴海專館休息室.....張民贈

高浪波的松影.....曾仲鳴攝

童年殘夢.....錢畊莘(貳)

題.....侯石年(貳)

剡沃之聲序言.....陳醉雲(貳)

賣花聲.....王毅君(貳)

結婚.....晚 稀(貳)

死.....L. Richier 作(貳)

巴黎美校學生.....士文寄(貳)

怎樣贈送我們的禮物.....孫福熙(貳)

禮物的招紙.....春苔攝(貳)

薄贈.....林葆青女士作(貳)

鐵

道

年

鑑

鐵道年鑑之編，其涵義有二：以空間時間之廣漠悠遠，鐵道事業之變遷繁複，欲於立談之頃，夷考事績，如鳥瞰太空，全局在目，誠憂憂乎其難矣！然而分別綱目，納諸年鑑，則以簡取繁，有條不紊，舉凡事業之興革，設施之經緯，罔不瞭如觀掌。以該括明確之方，供按圖索驥之用，此一義也。夫往事者今日之借鏡，現實者未來之階梯，藉此南鍼，匡彼北轍，不有紀載，何所觀摩？維茲年鑑，明既往以測將來，資參較而謀改進，此又一義也。

鐵道部部長顧孟餘序中語

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兼總裁 曾仲鳴

委員 陳政 汪文璣 李浩駒 谷正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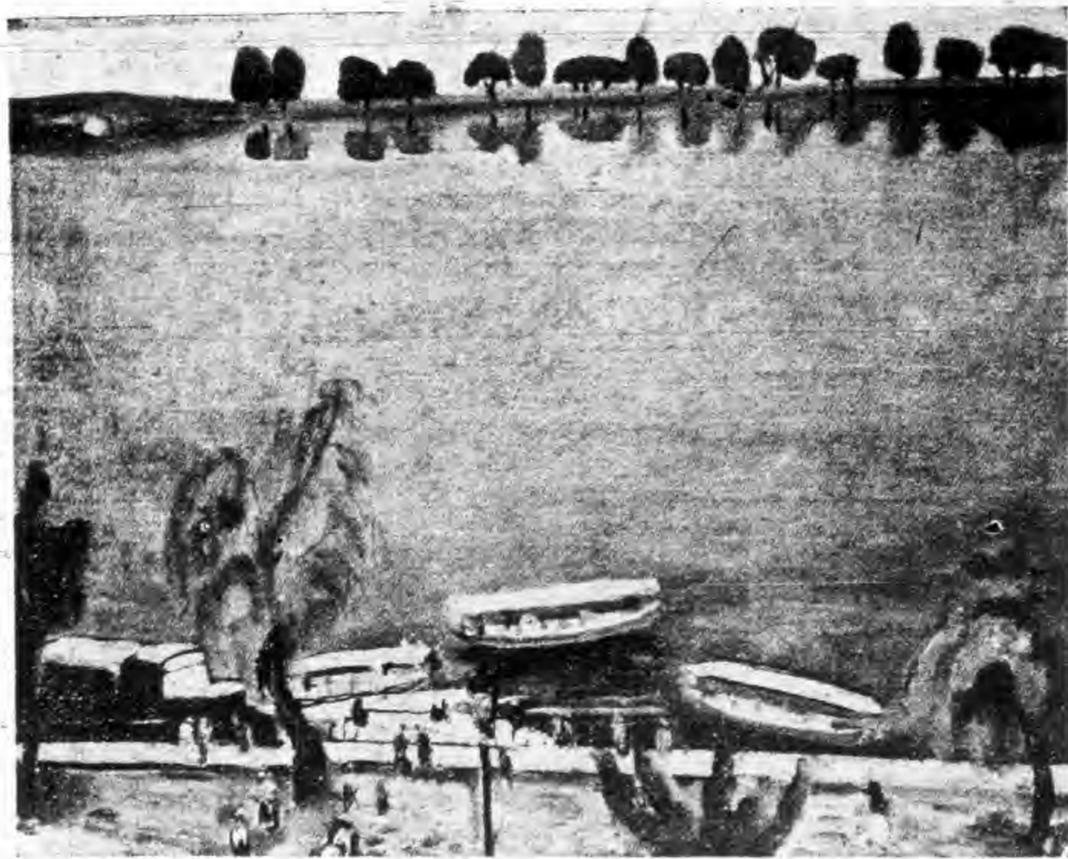
全書一千五百頁，用漢文正楷排印，精裝布面每冊五圓，紙面每冊三圓。

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出版



紅
門

魏
南
昌
攝



作遠濟王

划之湖西

桑麻共話酒盈樽



胡友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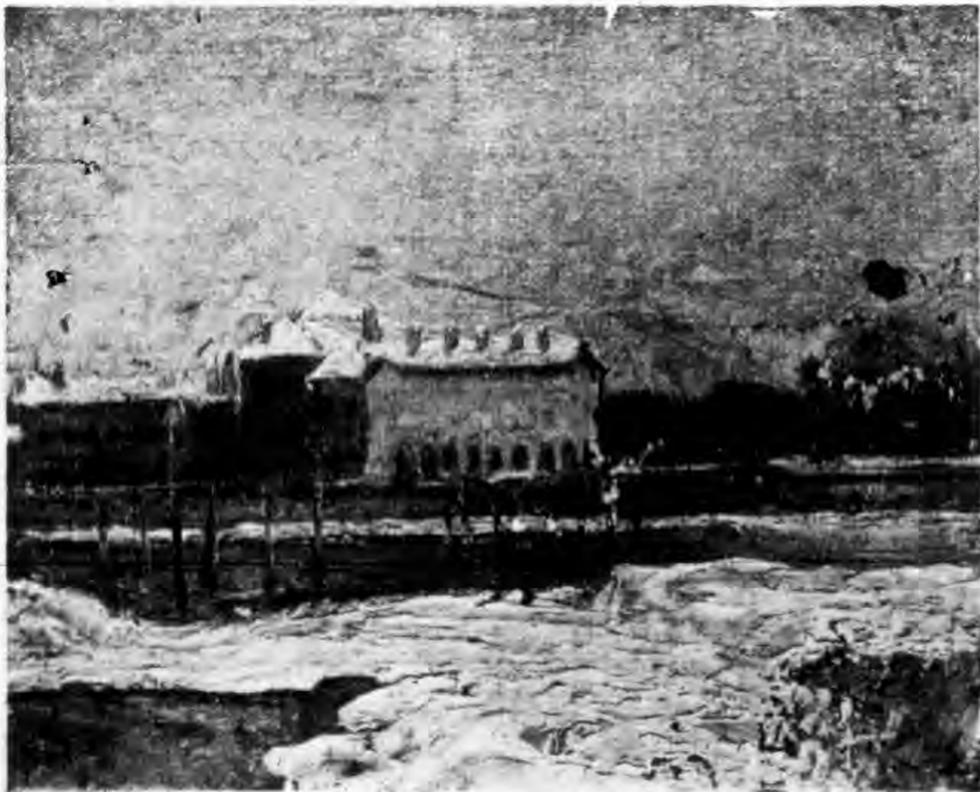
嚶嚶小鳥似求友



折鴻作



秋樹寒鴉（朱屺瞻先生開個人展覽會，成績極佳，特求得一幅，以供衆好。）



（。地境超深達巴均藝學，學求黎巴在現君文士陳）朝雪



菊花

曾一樞作

曾一樞先生飽學回國後，任北平藝專及女子美專教授，此二幅均在北平開個人展覽會出品。



北平前門

曾一樞作



—人

生

方
大
滢
作



鍾女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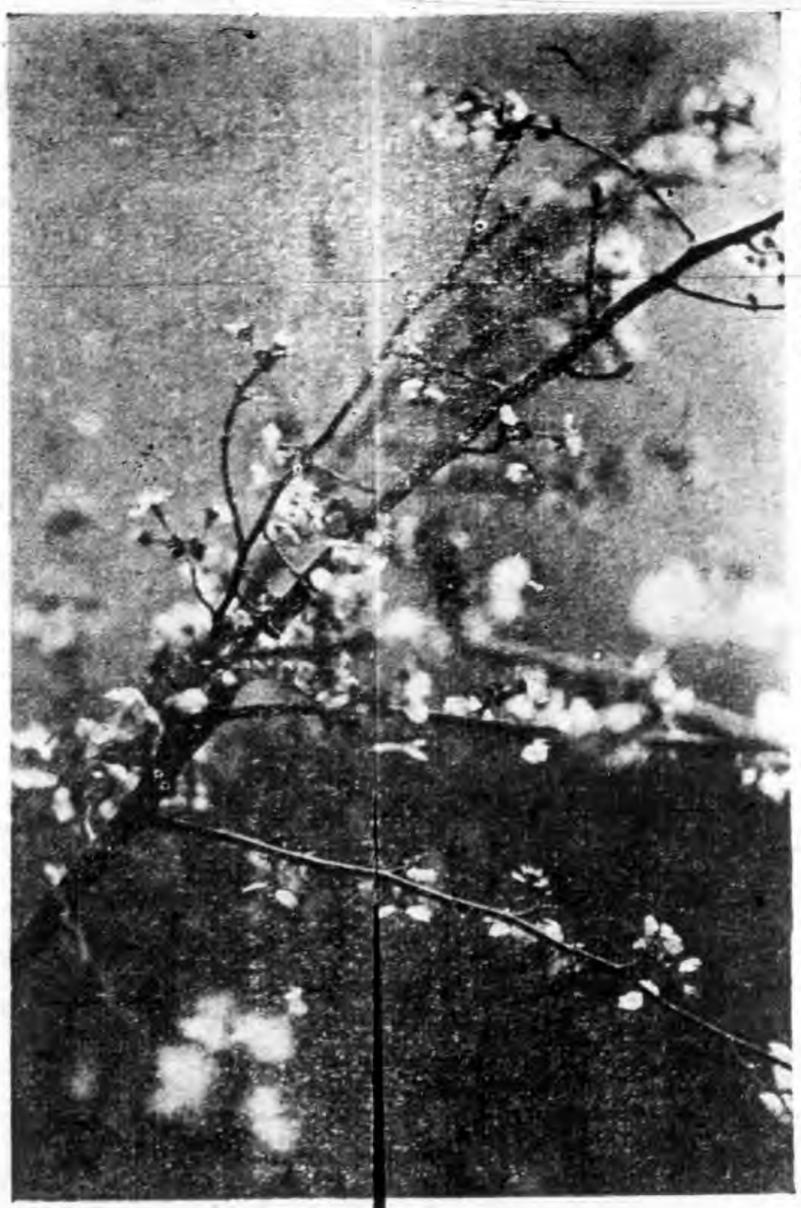
方君璧女士作

供養



廈門畫家顧一塵作

桃花如霧照春濃



方光旦攝

供養
顧一塵

彩蝶



樊明軒作



恐飛紅吹到他邊去惹伊淚落

心木棉乍試又砌石紛披花萼計春竟雷盡蜂狂蝶惡
亭午風弱屈指人在小庭深處刺一枝大灼燕支滿
地餘香足亂摩銀箏輕調湘竹回頭已成依約聽晨
雨春去無脚南園西閣玉尾纏金鑰一十三年久香
漠免惹燕麥森東縱有人提惜也教錯愕濃陰密半采
簾箔也不是當日勻香暈粉珍珠露索春壓里細語叮
囑恐飛紅吹到他邊去惹伊淚落 李素伯

李素伯作



評定菊花人員

王復卿 韓雁門 李超然 莫定森 馬壽徵



馬壽徵贈

浙江省建設廳農業改良農場稻麥場之菊花，奇種極多，素負盛名，本年十一月間特公開展覽，凡有養花癖者，莫不爭先快睹，故在開會期間，十女如雲，戶限為穿，頗極一時之盛，菊花大家李超然先生，更邀請農藝園藝專家若干人，從事定評，內有白菊一盆，潤艷如玉，微帶青翠，強茂中極臻斌媚，實為季芳中之翹楚，座中有西蜀馬壽徵君一人，其此藉夫人，姿容性情，一切殊與此類似，且其華名青玉，尤屬巧合，惜壽不永，去歲在申病故。座中佳士，公決即以此花贈於馬君，並定名曰青玉以資紀念，記者聞之，急誦李白之句，以博一粲。

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裝。

梁貢周



肥皂水泡的人生

徐仲



一三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余在上海與陶勛訂婚；即夕同赴楊企、韓兄喜筵。席間，韓林春著肯乾酒，多時未見之露亦復不藉，所苦者惟陶勛與余！同席陳君得一筵：以一空壺儲濃茶，金色煥然，一若酒者。陶勛及余藉此與海、李、英、楊，江、文新諸兄相周旋；殊不知作法自縛，欺人自欺也！翌日夕，露設席為陶勛及余賀，在座者皆昨日同席。文、新兄本昨夕所見，謂余等知飲，力勸舉杯。余勉盡若干杯，而紅目赤，醉八九分矣；陶勛不能勝，遂吐，吐後精神。散後，余乘夜車晉京。一上車，即入睡；忽覺全身搖動，疑醉而舞，驚醒細視，則車行也。於時精神興奮，思潮澎湃，不得重睡，乃走筆作此詩，賦春苔，補蕪風空白。字句一仍初稿，未加修削；此本醉中語，優劣可不計。辭草竣，已晨二時半矣。

朋友，你來，我有一個秘密告訴你：

這是我的發現，可不是

高深的思想，也沒有

什麼神奇，不過是

一件小小玩意兒。但是，朋友，

你不要看輕了它！

一切的真理莫非是玩意兒，

玩意兒中亦可含着真理！

有一次，——那時我只十多歲罷，——

我和妹妹競吹肥皂水，

誰吹出來的泡來得大，保存得長久，

生得美麗。

我們笑，笑，笑，

跑，跑，跑，

手尾舞蹈。

你看：這一滴的皂水，

漲，漲，漲，漲到這樣大；

而且，你仔細看：它是五光十色，有如天上飛虹，

有如天上飛虹，它是這般靈巧。

那時我突然高叫：

「來，妹妹，我們到太陽下去吹，

它一定變得更幻，更妙！」

我還記得：我們在太陽玩得太久了，

受着慈母的訓責；

妹妹的辮子氣得不住地抖，
我的嘴唇跳得山高！

然而，朋友啊！畢竟我們看到

世界上最大，最美，最長久的水泡。

這個最大，最美，最長久的水泡，

——朋友，我老實告訴你：

這便是世界，便是人生，便是你與我。

誰能，誰敢否認我這句話？

朋友，我想你不致誤會這是悲觀的思想，消極的態度？

因為我根本不是悲觀與消極的人；

何況訂婚纔在昨天，結婚即在目前！

祇須你略略思索，朋友，請問

我們的生命像不像這個肥皂水泡？

這水泡，大家吹，你吹我吹，

誰吹得大，誰吹得美；

固然，它只生存一剎那，

而這一剎那間它引起了我們絕大的興趣，運用了我們整

個兒的精力。

莫說不值得這樣興奮，除了它世上何事

值得我們這般注意，這樣努力？

你可看得這等嬌嫩的玫瑰色？

——甜密密的愛情；

你可看得這等鮮明的蔚藍色？

——興蔥蔥的希望；

你可看得這樣奪目的黃色？

——果子的成熟，事業的勝利；

你可看得這樣晶瑩的白色？

——胸無城府的行爲，大公無私的心腸。

四譜，五蘊，六情，七色……一切的一切，

都蘊藏在這個泡裏。

你還笑人家是傻子，好玩這個東西，

你可知道聰明人纔是傻子，

傻子纔是幸福兒？

朋友，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就是如何把這個泡吹得大，弄得美。

如果你用力太猛，它便要破裂；

如果你匿在屋隅去吹，它便失了鮮豔。

原來你所需要的是恆心，是毅力；

它所需要的是太陽，是光明。

朋友，索性讓我來做一個話匣兒，——

反正文新灌我喝的酒在我胃中跳舞，

咕哩咕哩的異樣「吵得我睡不着，斬不斷幽思，——

朋友，我會做過兩次有意義的夢：

首次，我夢見我獨自一人在沙漠中行走，

也無同伴，也無駱駝：

祇有一片金沙舒展在我面前，

我迴頭一望，望見了自己的足印，

於是我哭了，我哭醒了；

但是，朋友，這是真話：

我至今未明白哭泣的緣故！

第二次，於夢中，我變為一頭白鷗，

我隨着海濤高高低低地飛，飛，

我是這樣無牽束，無掛慮，

我笑了，從夢中直笑醒來；

朋友，這也是真實的口供：

我却了解我為何笑了。

哦！自由！完全的自由！整個兒的自由！

你是天上的仙液，地下的金丹，胸中的赤心；

你是生命的要素，肥皂泡的光明！

我知道：有時人家將「自由」誤認

為：「我管得你，你管不得我；」

不過，朋友，我今天不談別人，我祇想到

我那

溫柔到極點，——對於我的親友愛人，——

剛強到極點的——對於我的敵人，——

牛鼻子的牛鼻子性！

我想，我願意做那五彩奪目的肥皂泡，

同時當吹那泡的人。

如果你，朋友，以為我比擬得太空虛；

我就要請問你：（這個問句並非惡意的）——

你可比那泡來得結實？世上可有絕對結實的東西？

我常笑，笑那孔子是一把鈇算盤：

事情不論大小，他老是算，算，算；

實在太小氣，太寒酸！

我也笑那慈悲為懷但半糊塗的佛：

既云一切皆空，爲何還涕淚漣漣？

李耳畢竟狡猾，

道德經五千言講得玄之又玄。

我倒愛那位夢化蝴蝶的莊周，

隨着和風飛舞；

原來我所需要的

是光明，

是自由！

巴黎搜集中國民間藝術

春 苔

巴黎里昂兩處均有東方博物館，係奇美（Guimet）所創辦，故名奇美博物館。去年在巴黎開一中國民間藝術展覽會，材料係 M. Dubosc 在中國所搜集，而由 M. Troussot 介紹給博物館者。其中材料有門神，有關帝，有財神，有八仙，有雷祖電母，與張天師之類。還有戲劇畫，如一百零八將的水滸傳故事等。此外一切木刻染色的大小繪畫很多，尤以北平所搜集者爲最豐富。這裏選登兩幅，在中國極不重視，而巴黎美術家視爲珍寶者。馬格麗得（M. Marguerite）作文介紹，謂中國民間藝術，因有象徵意味而愈見豐富，如福祿壽富貴，都是中國思想的特點。但現代的文人是

在竊笑他了。

奇美博物館中國民間畫兩幅



陳士文贈





自然與藝術

覺之

「自然與藝術」，這是人人口中常說的濫題目，但我們要特別鄭重的介紹這個濫題目底下的這一篇厚重的文字。曾覺之先生博學深思，其大作常見於本刊及各雜誌，不待介紹；但深恐初見曾先生文字的讀者，不能體味深意，立感艱難而歇手。此文並無奇句僻字，但一句平常的話中，含有兩三層的深意，像閱讀普通文字的流覽過去，是不能瞭然的，願愛好藝術的同人一加注意也。

孫福熙。

自然與藝術相對，在某一意義上，反的藝術與自然，似是難解難分的冤家。而且相反；但歷來藝術家都以忠實摹倣自然為言，而藝術的極致，亦在於造到自然，與自然渾而為一。這是什麼緣故呢？

對於這「相反正相成」的藝術與自然要有一種比較圓滿的解釋，我們當一看什麼是藝術的各種理論。

「藝術是什麼」的理論太多，我們不能詳述；總括起來，不外下面的三種說法：

一、以藝術為「美」的崇拜，而「美」則是一種超自然的對體，凡藝術都

由此而出。二、謂藝術是人們心中映出的自然，即經人們改變過的自然，便是藝術品。三、則以為藝術不過藝術家本身天才的表現，無關於外界。

自然是自己如此，藝術是人工造作；人與自然相對，人不能無所為，有所為，便是與自然立異；藝術當然與自然相對且相反。

從上三種說法，第一種將藝術放在自然之外，謂有一種永遠的美的模型存在；這種理想主義的說法，在事實上隨時可證明其不確。美有多方面，隨時隨地而不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其為美；世間若真是有絕對的美的模型，這模型必變動不居而不可摸捉。

不過我們隨便翻出一本討論藝術的書來看，藝術與自然總是連在一齊，談論藝術，便不能不提到自然。相對又相

第二種說法謂藝術是人與自然的合

作，亦覺其過於寬泛；因為有許多入與自然合作的東西並不能成爲藝術品，所以這種說法亦非完全。若加上第三種說法，即謂當人與自然合作時，有藝術家本身天才的表現在內，則所謂藝術是什麼，或較近於實際了。不過我們要更加確說一點，此中的意義方能顯出。

所謂合作是怎樣的合作呢？所謂天才表現又是怎樣的表現呢？

難道自然本身不是美，要有人的合作方爲美嗎？自然本身是美的，不過自然長是在遷變之中，瞬息不留，毫無一定；所以在自然中雖然隨處是美，但必待藝術家方能捉到。這就是所謂人與自然的合作，這就是所謂藝術家本身天才的表現。

對着大自然，我們常覺其森羅萬象，頭緒紛繁而不可摸捉，似其間無有美醜之可尋，平等而平等。因爲自然界之能如此運行，終古不息，必定有一種遍

滿宇宙之和諧存在方可；這種和諧便是自然之精髓，亦即藝術的本質。我們被這種和諧所迷，沈醉於美境中而不自覺，一若毫無可留意者。藝術家則不然，對於這種和諧，特別的感到，而且巧妙的捉到；當藝術家感到與捉到這種和諧時，便是他天才的表現了。所以，自然之美必得藝術家方彰明，而藝術家之天才又須有自然之美方得現示；所謂相得益彰，結晶便是藝術品。

是則藝術品乃這樣由人與自然所合作而成。即在藝術品中有人工，有自然；這兩種看來是最相反的，在此則完全相成了。因爲自然是多方面的，變化複雜的；但其中有完美的方面，這些方面每易爲常人所忽略，而必待藝術家方能將其捉住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有種種的自然，有平常人所見的自然，有藝術家所見的自然；藝術家的自然，固然不敢說是唯

一真的自然，但是高深的自然，精彩的自然。因爲真正藝術家的特質在創造；但所謂創造，決不是創造絕對所謂新的東西，不過藝術家懂得自然創造的祕密，而將其重新顯示出來罷了。即因這一點，藝術家可以造物主相頡頏。

自然界的生住毀滅，聚散分合，利那成爲萬事萬物，似皆遵從一定的法則；真正的藝術家便是懂得這種法則，而且能使用這種法則的。所以他隨便用一點物質，或鐵石，或顏色，或文字，或聲音，便能造出無限的瑰偉作品來。藝術家像是造物主，呼斥成日月山河，搏土爲人類動植；那不是神奇嗎？但沒有什麼神奇，懂得自然的祕密而已。

至此，我們不妨說，藝術品是真正的自然，自然的精髓；藝術毫不與自然相反，且正是顯出自然的唯一樞機。沒有藝術，我們便不曉得自然是什麼，自然的祕密無從宣洩給我們，人類終在渾

渾噩噩中討生活了。藝術與自然兩名詞所以常連在一起，便是這種道理，而普通的自然，如照像術的自然，不能與藝術相提並論，由此亦十分明白。



西班牙文藝家依本內茲的遺體山西班牙輪船迎回故國

贈嘉維。

新壘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高加索囚人	笑
文學的積極性與真實性	莫干
死亡線上	一
蒲扇考伯	羅夜琴
歡迎德哥派拉的茶話會上	子
神經病	姚慎機
寫信的藝術	子
民歌中的情歌	平凡
探珠人	宋琴心
還鄉	史素秋
綠的午後	白鷗
關於「魯迅之罪及其他」答「濤聲」	楊柳風
老章的故事	骸
光明之路問題答「文學」	馬兒
質伐揚·古久列	馬兒
作家的種種	陽冬
文化可以統制嗎？	翰秋
「公式」與「尾巴」	柳風
由施塾存說到曹聚仁	煥然
人，狗，主子，奴才及其他	魂影
芝芬小姐的愛	白木
海岸風景線	H Y
我們自己的檢閱	骸
關於分社	骸
汕頭文藝界之鳥瞰	宋名



耳朵凍得紅紅的俄國樂師

李健

我是忠於音樂藝術的學生，雖然我是因了技巧不夠而不能走進最妙妙的音樂世界的境地，但我是如何的渴望着，掙扎着，向音樂之路前進啊！

我的父親一樣睡到十點鐘才起來呢？我由床上望出去，可以望見星星還是那兒閃閃呢！逆着風走到學校的時候，他正買菜回來了，兩耳凍得紅紅的。

于繪畫的我，漸漸被口琴聲迷住了，不久，做畫家的夢被打破，決定努力音樂，不過音樂世界離開我仍然很遠，很遠。唯一的樂器是口琴，及大正琴，直到

七年前的冬天，我那時正十三歲，住在北平東城的一條胡同裏，隔壁是一位俄國提琴手的家庭，有一個胖太太，一個瘦兒子，還有一條兇惡的外國狗。

漸漸的，我愈覺琴聲之美妙，而連他那兒應的洋狗都覺有點可愛，也不再拿石頭打它了。

現在我仍感謝雖然是帝國主義的日本給我的恩惠。

到口琴能吹 Cornet, Truina 的時候，我漸漸知道口琴的是一種缺乏表現能力的可憐樂器，但是，又有何辦法呢？兩塊錢一具的口琴已被父親認爲最貴的玩具，三十多塊的提琴休想到手，記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見一個外國孩子提着一只大提琴，害得我一天沒有快樂，心想：爲什麼我不能有呢？

十四歲那年的夏天，舅父借我一具提琴，那時立誓要做一個好孩子，不去滿街的遊蕩，而要學習提琴了，但是，那琴一到我手裏就發出又啞又噪的聲音，雖然夜裏拿琴匣當枕頭，在頰下與它接吻，但終久在叱罵中把琴還給舅父了。

那時開始買音樂書看了，它鍛鍊着我做樂人的恆心。但必須暗地自習，因

爲父親會不高興的。

十五歲生日那天，買了一本和聲學，莫名其妙的學下去，學到「九和弦的轉位」時實在不能學下去了，因爲我那時尙未摸過鋼琴鍵呢！我怎要會那麼呆笨的自修，至今我仍不明白如何生出來的。

一九二九年十六歲那年到杭州初中讀書，音樂的愛好全被乾噪的學校課程所擾亂。但偶然的赴音樂會所結我的感動比任何時候都利害。

一九二九年夏初中畢業，我以最大的精力來爭取考上海音專的企圖，在父親的絕對不允許中。那時開始懷疑忠孝的觀念，最後得了羅曼羅蘭貝多芬傳的幫助：「爲了至善，我願犧牲一切」我毅然表示，如果父親因我學音樂而不認我是他的兒子，我亦將因父親不允我學音樂而不認父親是我底父親。

終於在舅父，表兄幫助之下，在杭

州藝專音樂會李樹化先生那裏學鋼琴，備明年考上海音專，同時，任音樂研究會的口琴教師。這時，纔正式做音樂學生。

明年（一九三〇年）考入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理論作曲組。

一九三一年以心臟病重回北平修養

，此時開始作出較大的美術歌（*Art Song*）

及音樂文章，一九三三年春，悉杭州藝專設音樂系，轉入。師俄國亡命教授 *Prokofiev* 學大提琴，直到現在。

現在，每當拉大提琴音階練習時，那位耳朵凍得紅紅的俄國樂師仍時時在頭際出現。

一九三三，十一月，卅日。



夜

陳升洪作



拿破崙的藝術生活

史士馨譯

一 拿破崙與俳優泰爾瑪

泰爾瑪是拿破崙時代的名伶，當拿破崙為青年士官在巴黎任職時，曾與之交游。拿破崙曾因貧乏向泰爾瑪告借過。迨拿破崙任第一執政官時，攬法國政權於一身，泰爾瑪亦常常出入其門。據說，拿破崙還從過泰爾瑪學帝王的舉止及辭令。同時，對於泰爾瑪在舞台上的動作和姿勢，拿破崙亦常加批評和指正。一八〇五年，泰爾瑪在龐貝之死一劇中飾登撒，一時譽滿巴黎，而於某晚往觀之後，向泰爾瑪懇切的忠告說：

你飾的登撒，演來動作太多了。

凡為一國的元首，大概其動作都很慎重，因為他的一舉手，一投足，即成命令，他的眼瞳一閃動，直可令人感覺死的可怕，因此，他自己不得不努

力使自己的動作變為簡單。尤其是登撒說「帝位這類東西，使我感到恥辱」這話時，你的台詞和姿勢，無如何有許多點是過火的。在登撒的心目中

何嘗絲毫感到帝王是恥辱呢，實際上，他的一生的第一目的，却不外乎帝位。但在當時他倘使不把對於帝位沒有野心使羅馬人知道，他就不能成功，所以他故意這樣說罷了。正如勒魯安斯所說登撒是不會實行的。

「不列太尼卡斯」一劇，對於飾暴君的泰爾瑪的姿勢，拿破崙曾作如下的批評：

我對於你飾的尼羅，一向來並不感服。在那樣的場面中，把邪惡的天性和良善的教育戰鬥於一顆心中的曲折情態表演得太顯明了。你的動作依

然太過火了一點。儂尼羅那樣性格的人，雖則非常自持，但外表是不輕易流露的。而且居人間高位的人，即使一旦被感情所驅使，不論語言是如何的激昂，他平生自然的調子，並不會因此損失，這是其特色。例如：我現在和你談話是用尋常調子的，而我幹歷史事業時，也一樣的用這個調子的。

所以後來拿破崙登法蘭西九五之位的時候，雖然泰爾瑪那樣的顧慮着，不入宮中伺候，可是拿破崙倒以為泰爾瑪不來相見，有什麼不滿意他的地方，亟命侍臣速請來見。後遂自由出入宮庭。每在繁劇的國務之餘，彼此毫無隔閡的把手傾談之際，帝則大悅。某日，拿破崙曾對泰爾瑪說了下面的一番話：

你時時出入宮庭，於我週圍的情

形，所見良多。那般愛人被奪的皇家女，因社稷傾覆而自憐的侯伯，因一敗塗地而退位的王公，日惟耽耽虎視帝冠而不滿意的將軍們，都見神見鬼，陰謀反抗，以不得遂其野心，遂陷在不可拔的悲哀落魄之中，如彼等者，都掩飾在羅綺綿綉之中呢。常人們燃上利害觀念的火焰，或被感情的高潮所淹沒時，則其決不能用極尋常的風態而談的。其實，皇宮之中，滿蓄着悲劇的材料，如余自身不知善處，則不外乎大悲劇中最悲劇的人物罷了。或謂古今偉大的歷史創者，在其悲劇的進程中，是於同一場面下演出，實不無理由。箇中情味，不是很可供你學習麼？

一席話間釋了泰爾瑪的顧慮，而坦然相處；這樣的談話，至今傳爲美談。

一一 拿破崙與歌德

詩聖歌德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熱情的拿破崙崇拜者。他論拿破崙說：

拿破崙雖然決不藐視事實，可是常常生活在理想中。所以他否定理想而同時始終努力於現實，奈何他的透澈的理性，却不許有這樣的矛盾。例如他說思想是道理的產兒，又說從一思想而產生其他的思想，而多產思想的能力，決不會減削。他是一個向人類類進步的大道上前進的人，於從新的刺戟而給與新的方針一點說，他是得到永久生活的人。

迨至歐洲總動員向拿破崙攻擊時，惟歌德獨異。而拿破崙滅亡，同時就是數世紀來的自由精神的消滅，若是這樣說，亦不爲過當的吧。

在某一個時候，歌德曾說：「拿破崙宛然有裁判官檢查文書的風態，這我在威爾退爾（卽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研究中，此種精神更與余所論者完全一致」。

。這是指一八〇八年二人在愛魯夫東有名的談話。當時拿破崙官赫的威權

，如旭初昇，震臨全歐。各國的帝王侯伯卿相皆被赴愛魯夫魯東，撲衝若羣星。爲欲顯其偉大的鴻業，召開了一個大集會，凡文壇的大家，藝苑的巨擘，亦皆先後應召，爲此一段盛典增輝。在來此廣集的鉅公大官侯伯之間，歌德的聲譽燦然卓出於諸名流之上，而巴黎的各報亦競相刊載詩聖的事跡。而歌德在此處與拿破崙相見，至於說到歌德有多少才能，則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的將軍倫爾寓於歌德家時，曾深深地傾倒於這詩人。這回歌德來愛魯夫魯東，將軍特過訪示敬，後來又把晤數次。同時歌德偶與大臣馬蘭相識，馬蘭亦一見推重不置。彼言於拿破崙，故帝亦亟欲召見，遂於十月二日入宮相見。其時拿破崙正在早餐，兌蘭和將軍達魯侍立左右。依據歌德自己的話：「我在皇帝的近傍，取了

一個適當侍立的位置。拿破崙凝視我少頃，問了我一些話之後，說，卿，人物也。於是，余報之以一揖。歌德會把拿破崙此語誇耀一時。其後有傅恩·林哈爾脫伯爵者，致一書與歌德說，世人皆在議論皇帝此語，然而「余相信拿破崙是能夠這樣說的」。歌德把皇帝的話與歷上的荆冠聖像（*Iron Throne*）相比較，深深的看出拿破崙的滿意。

在拿破崙問了歌德的年齡，歌德答以六十歲了之後，談鋒就轉到威爾遜上去了。拿破崙舉威爾遜中的主人翁西耶洛脫對於戀愛的觀念，謂何以把真理與自然如此不調和的思想寫出來呢？接着於這個問題，加以極婉轉的說明。歌德對於皇帝的話完全首肯，承認他的作品與真理相違。對於法國的戲劇，拿破崙一向着重在真理和自然不調和的一點上。如那有名的亞爾代耶的馬沫芝，亦偏偏因外表的美觀及彫琢，徒把真理

供為犧牲，為認是劣等的作品。懇懇說明，偉大的英雄豪傑，在其崇高的場面結構之下，無不信其有實現的可能。總之，在戲劇中，宿命並不占主位，即使有之，也祇是屬於過去期的。且說，所謂宿命，蓋指其在政治上的宿命而已。說着，從食桌旁立起，走近歌德來。據說，此時拿破崙和歌德很合得來，既經談了七遍的威爾遜還常常發生新的趣味。

當時有傅恩·米猶羅蘭其人，為歌德的知友。於這種歷史的談，有如左的記述。

皇帝向歌德說，悲劇必須屬於國君或國民的。從某種歷史意味上說，即謂詩人的崇高事業是更重一層，也是應該的。卿以為愷撒之死一書如何？不論亞爾代耶輩如何偉大莊嚴，卿必有一番轟烈的事業以貽後世的。這雖則是戲曲上的事，但如愷撒的雄才

大略，果能假以時日，必能為人類羈利的寄託者了。諒必世界有識之士，都會這樣說吧？……卿該至巴黎一遊。則卿眼光必能因此廣大，且到處都激動卿的詩興。

其後歌德果思作巴黎之遊，或細細訊問米猶羅蘭巴黎的種種風俗，或作旅行準備，終因掛慮衰老，遂至斷念。

米猶羅蘭又謂，拿破崙駐紮於維爾時，有稱為德國的亞爾代耶的維靈頓，與皇帝善。拿破崙將莎士比亞一流的悲劇喜劇，印象的，諷刺的皆相併見告，更詰問謂，如卿這樣的人，為何還作出將歷史摻入傳奇，將傳奇混入歷史的作品來呢？維靈頓對於法國戲劇的歷史和傳奇的混合，本來極少非難。他自己是在志在教育的人，故其藉用歷史權威是有次序的，以為想像的或快樂應該配以嚴正的事實，單單是想像的人物，實是實際的行動來得更優美，而善人活現轉

奇中，往往比事實各各分開來得活躍。

三 拿破崙與加儂烏

加儂烏是一代彫刻的巨擘，原爲萬人所知的，拿破崙亦慕其盛名。一八〇二年，經法國駐劄在羅馬的公使之請，爲刻拿破崙半身像。謂在一切費用之外，再酬以二十萬法郎。然而加儂烏以法公使的辭令無禮，拒絕了。彼本以意大利的愛國之士自許，拿破崙爲意大利人，其對於祖國的種種行爲，已很憤慨，加之拿破崙盡劫意大利所有的國寶，更使藝術家忍無可忍。這事經過多少的波折，後經教皇白衣阿司第七的德惠，始勉強從命。一八〇二年十月，拿破崙特爲之治旅行的車馬，才從羅馬向巴黎進發。其時全歐無不戰戰兢兢懼服於拿破崙的足下，而加儂烏則始終軒昂磊落，可謂不辱其天才，不失其丈夫之態。所以第一次見面之際，當拿破崙訊問羅馬情形時，會有如次的對應。當時拿破崙

正任法國第一執政官。

閣下應許其直言。今承問我羅馬的情形，則羅馬與閣下正反比例。閣下的盛名正如當空之日，而羅馬則日益趨於荒蕪頹敗之途。閣下的偉名一如愷撤，是戰勝者，應該使稱爲世界之城的羅馬遭劫的。而今羅馬十分窮乏，宮殿被掠，珍寶名器無不爲他人滿載而歸。戰時稅使財源枯竭，奈何閣下還下令封鎖港灣，羅馬又安從有恢復之道呢？

拿破崙答道：「余必能使羅馬恢復」並且說：「卿所希望者如何？」

「惟命是從」加儂烏這樣回答。

「然則，懇爲余刻一像。」

後數星期間，每日定一時間，雖國務多端，亦必爲加儂烏而坐。

加儂烏對於拿破崙絕無顧忌。一日，拿破崙向加儂烏說，威尼斯有名的亨脫一馬哥的銅像，已運來巴黎。加儂烏慨

然的說，威尼斯共和國的滅亡，使他的

生命成爲黑暗無望。加儂烏帶了一應的模型歸國，臨去巴黎時入見拿破崙辭別時，適拿破崙，引見卻尼斯的使節，極爲嚴肅，說卻尼斯的官憲有保護境內基督人民的利益的義務，同時轉身對加儂烏說「請歸告教皇，余如此的提倡基督教人民的自由」。這是欲籠絡加儂烏的，演劇式地表示自己良善的舊教徒。

加儂烏歸達羅馬之際，法大使雖然爲之設了盛大的接風筵席，而大使自己似乎並未到場。此地還有一段極有興趣的話：加儂烏選擇了一塊頗大的大理石，伸長在拿破崙刻像的右腕下。法國大使館的書記阿爾都看見了，非常惋惜大理石部分的微瑕。加儂烏道：「否，余欲從戰神的臂下表現出愛神來」。但這愛神的模特兒雖是拿破崙的妹妹普倫。巴娜爾，却即是成爲現在意大利國寶，那在佛魯梭斯有名的維那斯的石像。直到

一八〇八年，加儂烏始把拿破崙立像送來巴黎。然而，那時拿破崙的藝術趣味已大變，此立像不幸竟非其意想中所期待者。帝位旁落後，這氣勢不可一世的，路易十八，蒲伯王朝顛覆的拿破崙的像，一無滄桑之態，祇成爲威靈頓將軍的贈品而已。蓋將軍在不可思議的滑鐵盧戰役之後，頗熱心地蒐集拿破崙的紀念物。而加儂烏的苦心偉構，由於這個緣因，現在珍藏於英國卡佐華斯博物館裏。

一八一〇十月，加儂烏復奉拿破崙召來巴黎，是爲二人最後的會見。此來是在替皇后馬利·路易士刻像，而拿破崙雖千方百計的慫恿加儂烏移居巴黎皆無效，雖然用種種的名譽引誘，如任之爲元老院議員，法國藝術最高監督，外國元首旅館羅波爾的一部爲其居所等，可是加儂烏以爲一旦變更其環境，必與藝術的生活相背馳，故始終拒絕。拿

破崙不服地說：「巴黎爲今世界之都，所有古典時期珍品無不搜羅，然則尙非卿適宜居所嗎？雖說還少海爾可魯，但早晚總可設法的。加儂烏忿然道：「陛下，庶幾我羅馬尙存何物耶？此等紀念物原與一國的歷史有連鎖關係，而羅馬人對於其國內的一切紀念物，幾視爲不可侵犯。蓋因此等紀念物，於某種意味說，實爲一國固有的產物，是傳國之寶，無論那一個羅馬人縱令是教皇，亦不許其自由處置呢！」至此，詞鋒又轉到一八〇八年的那個拿破崙的像上去，拿破崙的意思以爲是着衣服的好，而加儂烏則坦率的說：「若照陛下此刻的盛裝，雖然也可以，但恐所謂神韻，未必容易用藝術的真寫出來。彫刻也和其他的藝術一樣，皆從莊嚴點着手，而吾人藝術家所注重的莊嚴體，則爲裸體。不然我的藝術應該是盛服的了。例如我現在替陛下作乘馬像，陛下雖然能指揮軍隊，

但却沒有理由問是不是裸體。」對於拿破崙說曾一度到過羅馬，加儂烏非常希望皇帝能多多接近舊都，羅馬的古跡名所。而且說，羅馬的巨觀，並非在其政治的偉大，却在羅馬人愛好精神的偉大。

元來加儂烏認定藝術在宗教上的勢力很大。一日他對拿破崙說：「藝術的源泉是宗教，不幸意大利竟日趨衰頹。不論古代的埃及，希臘，羅馬，給與一國藝術的刺戟，實爲宗教。本台恩，或亞里姆比亞之於猶比打像，或阿爾斯之於米納羅亞像，皆曾耗鉅萬金，盡爲宗教的事了且勿論，就是在羅馬時代亦莫不如此，凡其藝術上的偉大作品，未蒙宗教的恩澤者未之有也。故誠如阿拉里芝古所謂文化開明的中心，實在於對宗教的崇大建築物的尊敬之念。並且以爲，羅馬的教會是藝術之母。而新教徒則以平凡的教會堂和十字架爲滿足，其

前途雜誌

第一卷 第二十三號

仁民愛物.....	蔣中正
革命黨人應怎樣轉移風氣.....	賀衷寒
前途有無希望.....	鄧雪冰
法西斯蒂下之勞動業餘訓練.....	剛恆毅
報業前途之趨於公營.....	楊季
法西斯蒂的精神史觀.....	巴尼斯著
法西斯軍事組織軍事訓練.....	余文偉譯
法西斯治下意大利經濟制度.....	白瑜譯
今年的世界金融恐慌.....	張一凡
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總檢討.....	王波
日本能維持其帝國地位嗎.....	何學尼譯
大時代的小悲劇.....	李金髮

元一年半 元二年全 角兩售零 目價
社誌雜途前號五里善寶街盤棋海上 處行發

重要的莊麗的藝術品，亦皆不過賴舊教徒爲之建造裝飾。聽了這種竭力崇拜教權的話，拿破崙按着腰間的劍，昂然以爲經略事業惟劍始能。加儂烏應道：「僅有劍，未必能罷？有時，牧童的杖亦可爲劍的呢。總之，這二大勢力是並進的却可相信的。在加儂烏的備忘錄中，拿破崙在此最後會見之際，問其會否

娶妻。答說：否。余從前雖曾數度考慮結婚的事，然以種種阻礙，及不遂心的事情，遂延至今日。我愈愛，我愈難得到愛。余志惟在把我的殘餘的生日獻給藝術而已。這是值得意大利千載誇耀的話。而此二大人傑，也從此相別，無復相見之期了。

女子的服裝





從新興電影說到穆時英的小說

子蘊

中國電影，自有歷史以來，便被封建意識在撐着場面：一方內鴛鴦蝴蝶派

在叫着妹妹哥哥，另一方面則由一般夢遊患者者在編着飛簷走壁的英雄劍俠的故事。這不必遠說到以前，就以最近兩部長片：『啼笑因緣』與『荒江女俠』便充分地代表了這前後兩種傾向。自然，在社會思想異常龐雜的時候，他們自然也有他們底觀眾，這觀眾便是封建的小市民階級，此外的人便要覺得不大合口胃了。所以，中國在有一個時候，一般稍微超脫了封建意識的觀眾，索性不看中國電影，而光顧烏發公司，好萊塢等的出品中去找尋自己靈魂所希望的滿足——雖然外國片子未必便真已超脫了那麼一套。

不過，中國電影在一九三三年中似

乎有了一點新的進展，這進展便是有幾個影片公司已將電影藝術由頹唐，夢想

，引入了社會問題之探討，使電影能夠實踐牠本身的任務。雖然牠們底任務究竟是否實踐了，此刻尚不敢說定，可是，至少，牠們已替電影界開闢了一條新的門徑，這門徑也許便是將來走上成功之路的初步。

『三個摩登女性』問世以後，在電影界確會轟動一時；在技巧上她究竟已否成功，在意識上她是否完全正確，這裏可不必說，只就看過後的印象而說，牠確實帶給了我們一個典型的摩登女性，這摩登的女性並不是純物質的享受者，也不是純情感的追求者，而是一個明白事物的真理，認清當前的需要，能夠自食其力的最前進的姑娘，這是如何令人滿意的

一個結論呵！

『三個摩登女性』以後，接着有『狂流』，有『城市之夜』，有『都會的早晨』，有『脂粉市場』等諸片，都可說是相當地令人滿意之作。因為他們不止反映了現社會的另一面，而且，在人生的意義上，也確實盡了相當的指導的責任。

可是，中國人有一個毛病，那便是只尚模仿，不知創造。電影界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之後，他們不知道根據這一個局面更發展另一個新的局面，而只想從那既成的地盤上竊取一塊地位。於是，最近電影界的出品又漸漸陷入了一種舊調重談的臭味：如『我們的生路』、『覺悟』諸片，便確實是這樣。牠們在內容上不會給與我們一個美滿的憧憬，只

使我們感覺牠們是在胡亂地吶喊；在技巧上不會給我們一個新的映象，只使我們感覺牠們是在抄襲，這是值得惋惜而希望努力電影諸君有以注意及之的。

於此，我又想到穆時英底小說了。中國的小說界，在以前雖然不如電影界那麼落後，因為牠早有一個五四運動替牠打開一個局面了。可是，論成績，自五四一直到現在似乎也還談不上。老實說，五四以後的中國小說，確乎有兩個傾向，一種是外國文學化，他們不惟在翻譯上盡量介紹外國文學，就於創作上，也總是盡力使之洋化。另一種便是章回小說化，牠們雖然已減少了一欲知後事就何，且聽下回分解」一類的舊套，而其內容則確實是章回體的。至於真正以現代某一地方的土語來作小說的，穆時英總要第一個。而且，從某種土語中，確能相當地表示某一地方人的性格的，穆時英也算相當辦到了。這實

在是他底成功處。

有些人說：穆時英在學校裏國文一科是不及格的；就使這話是真的，那也無損於穆時英。因為考試之及格與不及格本來就是不可靠；而且，現在，大學校的國文教程幾乎完全是復古的。爲了新文藝，而忽略了一點復古的國文教程，有讀者當決不以爲可惜。所以，憑良心說，不管攻擊他的人會怎樣非難他，然而他於中國小說，終不無他所建立的功績。

不過，人底脾胃總是喜歡翻新的，雞蛋好吃，如果你天天吃雞蛋時，便要覺得牠比豆渣還不好吃了。對於小說的嗜好，當然也是差不多的。愛情小說，也自有牠哲學上的價值，而人所以討厭者，厭其多也；所以，穆時英的小說，如果說也有些使人厭煩的話，那就在於他所取的題材老是那麼一套。有人說：張資平寫小說，部部三角戀愛；穆時英

寫小說，篇篇瞎馬，蠻人。這話也不完全是無意識的。

打開穆時英底「南北極」一看，當你讀第一篇「黑旋風」，第三篇「咱們的世界」的時候，自己彷彿已入了另一個世界，覺得無限新奇。但一讀到「南北極」『油布』諸篇，便開始有點乏味，再繼續讀下去時便要覺得討厭了，這決不是誰帶了成見，是誰也會有同感的千篇一律的原故。

人生是多方面的，文學有反映全個人生的任務，根據這，則穆時英底小說，還有再深加留心的必要。

因爲新興電影與穆時英底小說似乎陷入於同一的厄境，故把牠寫在一起，聊表我個人底意見。（十一月二十四日）

文藝茶話

仁川

文藝茶話新年號增加材料，內容頗爲豐富。



念五自序

所北

——苦茶草之四

一

自家今年二十五歲，——這是依照舊法，生下來過了一個年頭就是一歲，如實算起來，還是不足此數的，但這麻煩的工作，且待將來有編我編年譜的人來做，倘使我有這福氣。——知非之年方及其半，若真能人壽百年的話，則才度了四分之一，正是「來日方長」哩。在靜默無聲的時光的消逝裏，癡長——玩點文應該說是虛度——到念五歲，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家庭的變故且不說，想到這短短的二十五年的光陰，是在怎樣的一個國度裏怎樣的一個時代之下生存而安度着的，也真覺得不但不易且足非常可賀的了。

夏目漱石說過如下面這樣的話：「

在人世住了二十年方知人世有居住之價值。二十五年，方悟到明暗一如表裏，

太陽照到的地方，同時一定有陰影。三十年的今日，這樣地想——喜悅深時，

憂愁亦愈深，快樂多時，苦痛亦更多。

「（從崔萬秋草枕譯文）這樣地想着的

是夏目漱石那樣近了中年的人，但在二十五歲的我卻也頗有同感。二十幾年來

帶水拖泥的骯髒生活，在潮濕陰暗的污窟裏永遠不會有陽光來照臨，「存亡慣

見渾無淚」，人生之味確也嘗到了一些些，不，老實地說，在我的看似被着青

春的光輝的那軀壳裏面的靈魂，不復是潑刺而活躍的，頗感到了秋意了。我的

哀愁頗不似少年的吧，着實有點爾瑟味兒哩。這也並非是生來便多愁善感的別

有懷抱，——也許有幾分，但我相信這

先天的成分並不大也不會大的——現實

的遭逢當然要負全責，「別有懷抱」者

是「古之傷心人」，而我的哀愁卻是現

實的。「今丘焉東西南北之人也」，我

蓋有聖人之歎焉，悲夫！

二

「……學窗的傍晚，病院的長夜中

，我從言語和書簡裏感到朋交的交情，

深深的沁到身裏去了。但是不知怎的，

我不會能夠像許多朋友一樣，親密的嘗

過戀愛的滋味。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

這是因為你太謹慎，常常過於警戒着的緣故。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別一個朋友說，因為從早到晚，沒頭於書卷堆裏全然不和社會接觸，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又有一個朋友說，因為全然成爲知識的奴隸，養成冰一般的冷酷的心的緣故。或者實在如此，也說不定。……」讀着這日本短命

作家石川啄木（死時年祇廿七歲）在兩條血痕（周作人譯）一篇回憶體的小說裏寫着的這樣一段話時，覺得非常親切而動聽，不祇是偶發的同情，簡直是先我而說，「於我心有戚戚焉」，也就深深的沁到身裏去了。

真的，我是寂寞地遇了這青青的一段，沒有花，沒有光，也沒有愛；另一面呢，那真不忍說了。彷彿是易哭會經主張說，人的一生活，少年當在溫鄉的中過，中年當在游俠場中過，老年則當在仙佛場中過，這什張倒真是怪有意思的，倘能如是實行，也可算不枉此生了吧，可是易先生到了老年，反而逸興遄飛，沾花惹草，大做捧角詩，重行走到溫柔鄉裏占了少年們的光，真有點像冬行春令，自號哭窟，大概也是大有苦衷的。念五歲的我，距中年還遠，（即使以「而立」為中年之始）將來是否一簫一劍，遊藝中原，還未可料；眼前此刻

，依易老之說，實在應當在溫柔鄉裏占個地盤較為得體。說到這裏，我又記起周作人先生的話，他在「中年」一文里說道：「本來人生是一貫的，其中卻分幾個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義，都不容空過。譬如少年時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時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說是待死堂的生活罷。」所以周先生的主張是：「戀愛在中年以前應該畢業，以後便應用經驗與理性去觀察人情與物理。」人生的各個段落既不容空過，而戀愛又必須在中年以前畢業，那末，像我這樣除純潔的友情以外，連戀愛的滋味也沒有嘗過的，殊非識時務者，其能免石川啄木之感且悔乎？感雖不免，悔卻未必，如石川先生的朋友們所舉所以使其遠離戀愛未得 Aphrodisiac 之青睞的原因，誠然是不錯的，最大的原因，恐怕也還在自己並未感到迫切的需要，因而無意去追求。我

的朋友們有些已是一兒女成行」了，近來也還不時的喝着朋友們的喜酒，關心我的婚事或頗為繫紅絲者也大有人在，我祇有感激，並未能有動於中，對於找個對象實行同居的事，覺得這也並非什麼了不得的不易解決的問題，倘使我自己高興如此做的話。故鄉有句俗諺：「年到二十五，衣破無人補，」挖苦未婚着的可憐相而以慨歎出之，實有風人之旨；但下一句可不免露骨了，說是：「再過二十五，骨頭要打鼓！」這猶如季隗對重耳說的「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在麻木者誠不啻當頭一棒。青春難再得，行樂當及時，我乃壓根兒連學校都沒有進，其去畢業之期自屬遠哉遙遙，更復視以為非當務之急，則雖所謂麻木亦且無得能稱焉，我其將為阿木林乎？吁嘻！

三

「全然為智識的奴隸」，這也並不

怎麼上算，有人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但我們也可以說人生自有幸福。郁達夫先生曾勸過仿吾說：「仿吾！我說你還是保守着獨身主義，不要想結婚的好，恐怕你若結了婚，一時要失掉你的這孤獨之感，而這孤獨之感，依我說來，便是藝術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說是藝術的本身。」爲了想在藝術之宮裏築起寶座來而犧牲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豐福，有意去嘗那孤獨的寂寞而淒切的滋味，這種精神，雖未必有耶穌背十字架那樣的偉大，自然也是頗爲正當而體面的好題目。何況孤獨之感，實有牠的藝術之美，消受這種美感的，也得應有欣賞的態度，雖然在消受的當時，卻一味是酸溜溜的令人難受。我們古人的經驗之談是「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某作家也說「創作總根於寂寞」，也可爲上說之一證。但我卻還不想用這過高的陳義與非人情的態度來掩飾

我現實生活的真面目，以埋藏我的苦痛的創傷，這是難於令人置信的。在我，也許因爲不無有些愛好藝術的傾向罷，使我拙於生計之謀，懶作世故之周旋，直截了當的說，我是不會做人——一般人認爲應當那樣做法的「人」。我不能做到和而不同的地步，也唯有若將流焉的嫉惡如仇了，因此，雖然是「且與時人度日」難免有「自憐懷抱誰同」之歎，這也並非所謂「不合時宜」，因爲我還未做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的那樣了不起的人物。我耽於自由甯靜的生活，願悄悄地不受人注意，這似乎也不可能，我將擺脫那並非必要的累贅，這是由得我作主的，我想。可是，抱獨身主義者常受人非難，不說是生理上有變態，便指斥爲民族或人類的罪人，這罪名真是難以相當的。仿吾先生的有

沒有接受郁先生的勸告我不知道，但總之是「爲藝術的」這個題目過於體面，不敢輕於自許，獨身主義的罪名也怕担當，人生的故事有時也許似乎覺得應該照例的演他一會，在這裏大概已走到了歧途；而妻孥之爲累贅的事實。即使結了婚而且幸福的人也不會絕對否認，所以我相信培根 Francis Bacon 的話：「有妻子的人們，彷彿交了抵押品給機運；因爲她們是障礙，對於無論爲善或作惡的大事業」。但是他又說：「妻是青年人的情侶，中年人的伙伴，和老年的嫖婦，所以一個男子當願意時儘有結婚的理由」對於這話，我也完全的同意。（你看，這是多麼矛盾！）

四

在所謂浪漫的少年時代，其出路普通大概有兩條：一是戀愛，另一條便是革命。——此外自然還有路，例如專心讀書或者做苦工之類，此特道其甚者耳。——這就是所謂「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但這現象是好的，能戀愛則少年時

光既不空過，能革命則可建偉業而早立修名，所可惜者頗聞這兩者間常會衝突而不可得兼，有的爲戀愛失敗遂去革命，有的卻以革命爲獲得戀愛的手段，有兩頭弗着實者，自然也有名利雙收的。我對於這樣的青年們祇有羨慕，覺得他們正如老太婆唸着阿彌陀佛的安心訣，有了信仰，算是幸福了。我呢？既是戀愛的低能兒，又非革命的同路人（這三字用其本義，謂同路走的人也。），人生之味雖嘗了一些些，此心尙無所歸止，「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上下而求索。」自知這不是道學，也非假撒清，假若有人硬派爲「沒落」了呢，我也不想反對。今年蕭伯納到中國來，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汝若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的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見魯迅爲自由書頌蕭一文）蕭

是革命家，他這話自然是有道理的，人雖然不見得個個活到五十歲，但爲免致「落伍之機會」而「成不可能之殭石」，應當趁早做個革命家——而且是要「赤色」的。但不知「落伍」之後，是否還容許做人，倘如我們的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的主張，以爲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槍斃，則即使先前曾經革命而到了那時仍要「成爲不可能之殭石」的，連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沒有了，「四十五而無聞焉，則亦不足畏也已」，豈但不足畏呢？也大可不必畏了。

人的一生活了年齡推移，社會環境的盪搖，思想也就因之有轉變；但轉變之方向的爲由「浮起」而「沒落」，抑由「沒落」復反「浮起」，是沒有準兒的。但人生是多方面的，造物主也容得他所創造的兒女們各行其是，社會環境的力量固可怕，歷史的遺傳與自然律的支配更不可侮。熙熙攘攘的人們，有的

聽造物主的分付，快快活活的生活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花明日愁」，流年光景，恨惜朱顏，可得造物主的撫愛，這是一種；有的覺斯世之多艱，哀我生之靡樂，發奮爲雄，顧盼一世，也可得造物主的贊許，這又是一種，我們於此覺得都未可厚非。獨是那慣於「空持羅帶，回首依依」或是一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第三種人（恕我也借這新名詞用一用），處於這種境地裏的，那才真覺得可哀唯有人間世哩，他的「沒落」是命定的，然其有味於人生之哀樂，乃在酸鹹之外，而「革命家」與「殭石」蓋猶不得與焉，則亦何樂而不爲「沒落家」哉（倘便這也能成「家」的話）。

五

誰也知道，生命是短促的，人生是應該嚴肅的，並非兒戲，也不容玩世，說老實話，能像樣的認真的活下去，總

是我們所樂意的。「浮生雖多途，趨死
惟一軌，」從生之門走向死之路，其間
的距離當然各有修短，但人們都是朝着
這方向走是不算的。在跋涉這長或短
短的旅程時，我們都懸着一顆幻滅利那
間襲來的顫抖的心，兢兢業業的彳亍着
，所以必得放下一副正經的面孔，像煞
有介事的忙碌着，這是應當的，——這
不是兒戲。進一步說，死不可知，生則
尚有可為，以有涯求永恆，固可，以無
益遣有涯，亦無不可，要各行其心之所
安而已。生命之道的兩旁，布滿了香花
異卉，布滿了誘惑，使我們時時反顧，
處處留連。一面又得趕着自己的路程，
於是我們覺得太匆匆了，不但匆匆，而
且也是草草，來不及欣賞，來不及回味
，我們祇得藏過憂鬱，裝出微笑，興高
采烈的活下去，這也是應該的，——這
不是兒戲。總而言之，能夠像樣的認真
的活下去，總是我們所樂意的，此外一

切都是廢話。——廢話應該少說，我這
自序也就此暫告結束，可是，我還得這
樣的說一遍，在這樣的國度裏這樣的時
代之下安度而生活着，卻實在不易而且
可賀，雖然是這麼短短的二十五歲。而
况哀樂難忘，夢痕易逝，戀愛尚未成功
，革命仍須努力，我也得打點我的前程
；偶然看見英十九世紀詩人蘭得 (Lard-
er, Walter Savage) 的幾句詩，取殿

我文，非以自重，聊示心之所嚮，不敢
不勉云耳。

我不追求什麼，因為什麼都不值得
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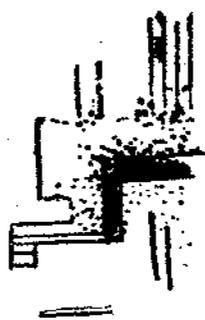
我愛自然，次於自然，愛藝術；
我將兩手在生命的火之前取暖，
生存下去，我便預備上旅途了。

廿二，十一，二八，寫成。



作家春

蝶戀花



藝術與前進

孫仲畏

「玩皮的孩子！你不要這樣做，還去畫那裝飾殿宇的畫子；那是多麼好？」

「文西的老師很誠懇的向文西說。」

「不，不，我決不！那是奴隸，不是創造。」文西仍是按着他自個的志願做去，把他老師氣得坐在椅子上乾白瞪眼！

「解梨柯你，怎麼這討氣？希臘和

羅馬的傳說有多麼好；以前的畫聖拉斐耳和多才的文西及米克郎其羅都把他們當作畫材，你要任着你自己的性子做，那真危險哪！」解梨柯的先生很誠懇的向解梨柯說。

「先生，你說什麼好，請你自己去做罷；我就這個怪癖氣！」解梨柯最厭煩聽他先生的廢話，把他先生氣得皺着眉頭擰着嘴！

「哼；你這話太有趣了！」（指以上兩段的話）

太有趣了？世界原是要有趣的！有趣才有進步，人類要有趣，而現時偏不有趣，於是他便感着不安了，一感着不安，他便會尋新而有興趣的來代替，這些事，尤其對於那些最玩皮而不安分的孩子們。

牛頓覺着以前的蘋果無故墜地的說法太沒趣了，他便發明地心攝力；愛因斯坦又覺着攝力論也沒趣了，他便創相對律，瓦特若覺着四馬高車坐着就怪有趣，他也不發明汽機了，列甯若覺着舊俄君主政府或別國的民主政體就很有趣，他也不建勞農政府了，釋迦爲什麼放着天子不做，去當和尚？因爲他覺得做天子太無趣了！哥更爲什麼離棄故鄉親

友而獨到野人島上消去殘年？因爲他覺着故鄉和親友都太沒趣了！現代畫「素描」的瑪提斯，倡立體派的繪畫吡迎梭，以及未來派的波喬尼等……也是覺着他們以前的是法太沒趣了，而才如此的。

兩個孩子在河灘上遊玩，一個孩子覺着面前沙灘上的白的蚌殼，黃的河，圓的石子兒就很有趣了；所以他每日竟在那裏玩個不歇，一個孩子可是最挑皮！起初他看着沙灘上的蚌殼，沙，石子兒也怪有趣，但是過不兩天就覺牠沒趣了，於是他便跑到上源另找新而有興趣地方那知一到上原裏面的寶藏更富；蚌殼不僅有白的，而且有各色的；沙不僅是黃的，而且金光燦爛；因爲裏面夾雜的有金沙子兒；石子兒也不僅有圓的，而且有多角的，八方的，六稜的，他看見歡喜不過，把上好的拾了一大荷包，那個戀棧的孩子見了他所拾的東西，羨

裏不止，等到自己照着人家的脚印往上游去，所有的東西已經是人家的擇剩下的了。

咳！我說這話怕要太使易那個履人家脚印的孩子了，要照耶穌的話，他不但拾不着人家所擇剩下的東西，而且還加倍的受罰哩！現在我引聖經上的一段故事，你們就明白了！

一個財主要往外國去，便把他的家產分給他的三個僕人——一個領了五千，一個領了三千，一個領了一千，——叫他們去做生意，那領五千銀子的後來又賺了五千；領三千的，也賺了三千；惟有那領一千的怕折了他主人的本錢，把牠埋在地下，後來主人回來，那領五千銀子的說：「主人你看你的五千銀子，我又賺了五千，」主人說：「我的好僕人，你可以在我家裏享福。」第二那領三千的也照樣的說了，也得了主人的稱許，末了那領一千的到主人面前說：「主

人你是很忍心的；我怕折了你的本，所以我便把牠埋在地下，你看，你的一千銀子還在。」主人聽了大怒，重重的把他罰了。

回頭看：我國人們，那個不是把祖宗所遺予的家產埋在地下？我你各代祖宗「點燈治火」的灑盡汗珠，熬盡心血，積年累月，昏以達旦的給我們治一點小家產！我們不但不能生息，而且又不能取用，僅着把牠埋在地下，以至許多至寶珍品都上了黑銹甚至都霉爛了！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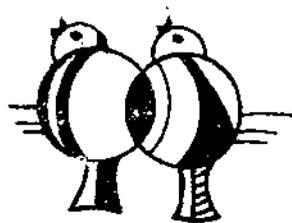
在我們都成了窮措大了，還忝着臉子向東西洋的財主大哥去乞求！難到我們子孫孫都去做乞丐的行爲嗎？這樣的行爲，簡直不及富人家的一个小狗！因爲富人家的一个小狗有的飯食反比主人先嚐，我們不過是跟在主人家脚後頭吃人家所鄉的麵包的零碎滓兒！怎樣，簡直是個喪家的而留在巷中的癩狗，可憐狗了；這句話雖然難聽，可是還未澈底，若照着我們國民的懶惰性說，簡直還要加上一個懶……唉，何堪多說？

春風與明月

馮慧馨

春風習習，
滿帶着溫和的口吻。
明月皎皎，
儘顯現純潔的心意。
鮮豔活潑的草花，
向春風點首謝恩：

「可愛的春風呀，我們鮮豔全賴妳。」
閃爍隱現的小星，
對明月暗地唾罵：
「討厭的明月呀，我們黑暗只因妳。」



喜酒

甜冰

在我的記憶裏，她還是一個捉迷藏，騾子充溢着活潑孩子氣的小姑娘，誰料得到今天，我竟去吃她的喜酒呢！

她原是我們的隣居，兩年前，我出門到寧地去做事時，所有的隣居，跟了我家中的人，都送我到門口，我很記得的：那時她還抱着她未滿週歲的妹妹，站在門檻上微笑呢！

不久，震撼着全世界的一二八的炮聲響了，她就跟着她們全家避到鄉下去，從此，我就沒有見到過她。

今天，我滿心想去看看她，長得怎樣了，臉上大概充滿新婦應有的尊嚴了吧！可是我自慚緣淺，趕到那裏，她剛被花轎抬走了，連一面也沒看到，所見

的，就是一些賀客和她的父母，以及到她的弟弟同兩個妹妹，有一個妹妹叫蓮的，也長得和她兩年前一樣高了。

我向她父母道過喜，寒暄了幾句後，我就向那別了那年的小弟弟談話了。「坤兒！你今年幾歲了？長了許多呢！」

「十歲！」他羞澀的回答我，他的口音是完全變了！就在這幾句低微的異鄉方言裏，充分的表現了別後重逢的悲哀。

他起始總是感到陌生，老是立得那麼遠遠的，但不久就熟了。這一天，他就儘管倚傍着我；因為他太和我親熱了，很使我心裏感到了飄忽的難堪。

他還告訴了我些鄉間的故事。他說

在鄉間很想起我，因為他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會講有趣的故事給他聽。他又說他和蓮姊同在一個小學裏讀書，那小學共分四級，只有一個先生教，照理他姊姊應該六年級了，但是因為那學校只有四年級的緣故，所以她只好在四年級一直讀下去。他還說裏邊剃頭很便宜，八個銅板好了，要是佃主去剃，還不要銅板的呢！最後他還說，等好事完畢後，他們大家就要回鄉間去了。

「你們一共幾個人來的？」

他想了想，很不快活的說：「六個人。不過回去時，只有五個了！」

席間，他又告訴我說：「那個年輕的小伙子，就是蓮姊的丈夫呢！」說完，他笑了。

「別騙我呵！」

「不騙你的，你看，今天蓮姊不是很怕羞，不常跑出來嗎？」

我笑了。我想：今天真出乎意外的。

，除出一個正式的新郎外，還看到一個將來的蓮姑爺呢！

他又告訴我許多關於他蓮姊的事，

他說去年那新郎的娘來看蓮姊，蓮姊總是躲來躲去的不給她看，後來不知怎麼

一來，給他看到了。過後，蓮姊很生氣

。可是從此蓮姊的婚事就定了。這些被

天真的孩子認爲是有趣的故事，都被他

一件件的笑着告訴了我；我有些茫然了

夜宴散了，賀客已了不少。在臨走的時候，我醉眼朦朧的看到蓮姊抱着

她三歲的妹妹在門口玩，見到我，口裏說：

「你去了嗎？這樣快！慢慢去！慢慢去……」

「她還是和以前一樣的頑皮。」

我向她笑了笑，說：「再會！」

她也笑了。但立刻她就斂住了笑容

火之男希特拉（近藤經一）……白樺譯

關於民族主義的文學……柳絲

海涅的小詩……孫用譯

農人的遺囑（意大利安東堯·福加柴洛作）……鎮華譯

演員修養術……李朴園

斑痕……汪錫鵬

讀書偶記……陳大慈

女囚（法國托里也著作）……秋子譯

瑞士紀行（續完）……心純譯

我的故鄉在黑龍江……褚經深

通訊處：杭州國民日報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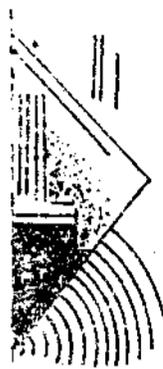
，木然的望着我離開了她那掛滿燈彩的門，而向黑暗的街頭飄去。

我悵悵着想：「誰料得到，再過兩年後，我不吃她的喜酒呢？」

人事原是匆匆的啊！



雄視
方撫華贈



停膳的一天

羅寶珊

每天很安穩舒服的吃三頓飯，於是對於吃飯問題，倒不覺得怎樣的關心，尤其是我們這些依賴家庭供給的，更是昏天黑地，食用都不用愁慮；因為源泉般的家庭會不斷的接濟，只要是寫信去討的話。

無論任何學校，對於膳食，都不能使學生們稱心滿意；是人多話多呢？還是廚房老闆黑良心？我們姑且不談，談也無味。這種現象，我們的學校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同學多在校外包飯了。本來我也是在外面包飯的，這學期的開始，我就感到不方便了，打算在校裏吃，飯菜雖然粗劣；免得每天三次的奔跑，爲口而忙。於是把包飯作結算了，預備繳費去，那知把日子記錯了，學校還要在兩天後才能開膳！這時我並不

躊躇，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暗想在這兩天內，不吃一粒飯，買些吃食充飢，不會是不可能的吧！橫豎吃飯也好似有些厭膩的味兒，換換脾胃也是好的。

開始的一天，早上起來後就照例記憶起吃早餐，於是買了些吃食，這頓不成問題了。中午後又買些西點水菓之類吃了肚裏雖不覺餓，可是喉頭好比空虛得不舒服，雖然不時的把開水喝着。

第二天從床上爬起，四肢無力，頭部沉重，無意地對鏡照了一下；面部是很疲倦的表現，渲染着一層飢餓的菜黃顏色，並且敷上一重油光，——但又不是。心裏害怕着是生了病麼？然而又不餓空而吃不能多，勉強也難下咽了。聽到同學互相呼喚吃飯，一口口涎沫往

喉裏嚥，會想像到飯的香菜的鮮美。閒坐煩悶不過，拿了一本書來看，精神却不能集中，也不知書裏說些什麼。以爲是困乏，便橫躺到床上看，然而，這一顆心兒終似若有所失的記念着，無心於書。要睡又不能瞌眼，重復起來，漫步到馬路去，看那熙熙攘攘的一切；想藉此遣散鬱悶，順便買些別的吃食，或者可以混過這下午，晚間早些安睡就是了。很奇怪的就是當舉步的時候，腳步會那麼的笨滯，怎不及平日的輕捷呢？經過好幾家的菜館，那一陣陣烹煮的氣味，引起了更盛的食慾。不期然的踏進一家飯店去，叫了一盆蛋炒飯；那一般說不出的奇香異味，使我狼吞虎嚥的狂嚼一頓，大踏步出來。回舍後精神振作，彷彿大夢初回，這事的經過想起來真優

氣可笑。

然而，我心裏很不明白，雖然兩天沒有吃飯；但旁的吃食不能代替嗎？那麼，設或將來的金錢使我停食的一天，不知道是何等的難過呢！

復興月刊 第四期

- 三三論要旨……………黃 鄂
文中子之講學精神……………迷 公
文藝之民族復興的使命……………鄭宏述
黃河問題……………張水琪
企業的性質與經濟統制……………張素民
鄒平實驗縣概況……………王伯平
法國政治現狀的剖析……………許 宇
論美國經濟復興運動……………高承元
未來的經濟國家之設計……………周勉譯

上海蒲石路六九二號

題紅葉

侯石年

——遺愛集詩稿之一

我不明白上帝爲甚麼給
這孽緣的纏綿？

你可知我的靈魂就因這
葬送了在你心間？

「愛」，請恕我這樣把你輕輕叫喚，
除了這，在世間沒有值得我一生的留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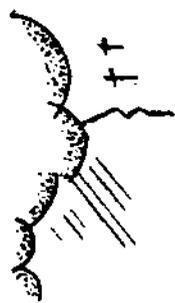
當我登那高的山，攀援紅的樹，
就想到——

我半生的落拓，形影孤單。

呵，用甚麼把我胸中蘊藏着的
像火般的熱情向你傾吐，

除了這，我沒有方法象徵出
我的思想，我的悲苦。

廿一年十月卅日遊樓霞歸來。



模寫自然的領會

汪亞塵

從前我們中國人學畫，有個固定的方法，方法的第一步，照了師傅的手筆去臨摹，臨摹不像，就去影摹，（影摹就是中國人初步學寫字的方法）師傅的手筆也脫不了他太師傅的手筆。高妙一

承前人之長，便該發前人之短，我們果然應該稱揚前人的藝術有怎樣偉大，但不能說前人就沒有缺點。向着時代猛進努力，確是藝術家唯一的任務。

了個極大的教訓，各種學術熱心地介紹到中國，雖不能說全是對的，至少，也得着個自動的影響，全國研究藝術的青年，也隨着這種趨勢覺悟了；我曉得現在不迷信教者的人，一定很多，教員不

些的畫家，無非從古畫上抄襲下來。我現在可大膽地說：歷來中國畫的精髓，確是被抄襲的國畫家消滅盡了。這種傳種接代的方法，在東方繪畫的「道統」一方面看來，似乎合理，但是自己只會拿遺產使用，不會啓發，實在是一個劣點。試想幾百年來，中國繪畫上所出的那班子孫的竟一代不如一代，到今日畫學之衰，也就是這個原因。

回顧前幾年我們學洋畫的人，也受過國畫上臨摹的劣根性的影響，我記得十年前，一般在學校和跟着私人教授去學習洋畫的人，對於教者，看得非常重要，那時候，只要教員隨便畫幾筆，大家部肯從他去臨摹，對於學理方面，一些也不顧及。那時候一班變戲法式的教員，常常在教室裏拿着繪具就當場出彩，一點鐘，可以畫成幾幅杜造的插畫，

總而言之，學習洋畫的第一步，千萬不可拿人家的畫面當範本來臨摹，就是西洋的畫帖和繪畫明信片，切不可模倣，還有見了別人的畫面，也不可因襲

固然，研究藝術的人，考究古代的東西是必要的經過，但是不能夠得到了一些古人技術的表面，就強爲己有，既

誤認變戲法式的人是洋畫家了。然而不學無術的塗工，到今日也漸漸消聲絕跡了。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全國的青年受

捉定一個自身向前走的目標，所以在第一步修養時代，還是要從廣大自然界中找我們練習的對象。

做自己的畫題，這種摹倣的習慣，都是發展個性的障礙物，非嚴重地排斥不可。

排斥臨摹，到現在已沒有遲疑的餘地，從前迷惑於臨摹的研究者，立刻就該實行。與其模倣人家的畫面，不如拿我們日常觸目的事物來做範本，我們只要將眼睛看見的物象，從線條，色彩，

調子方面觀察起來，立刻能夠發見許多畫題，有了這種畫題，隨個人所歡喜去自由地練習，用素描也可，用色彩也可，大可不必拘束在別人的手法上去做『描頭畫角』的工作。

最近的畫，雖也有『脫離自然』的主張，但練習基本時候，仍舊藉自然的

對象來領會的，本文所說的描寫自然，也是對初習而發，倘然在中國幼稚的洋畫界裏，人們對於基礎練習沒有充分練習的時候，一味地講什麼派，恐怕容易走入歧途，所以我主張還是把『臨摹』的舊習慣先改進到『模寫自然』的新觀念纔是。

天津半月刊 第六期要目

上海灘上.....	堯公
「該」.....	紫瑛
現代詩.....	晚晴
讀者之聲.....	王毅君
老惠罪言.....	老惠
三傑.....	玄珠
回敬.....	老郝
艷謀.....	恕齋

天津天津書局發行



夾樹道

李可染作



我自己平凡的花朵

黎能法

距廣州不遠的香港，便是我的誕生地。當我四歲的時候，隨我的父母到南洋去，因為我的祖父年老的原故，要回到國內頤養暮年，所以把南洋那裏的商務都交給我的伯父和我的父親料理，我們便住在檳城，從此開始在檳城度着僑民的生活了。

七歲那年，父親便把我同我的堂兄姊們，送到一個幼稚園去，這位教師是個溫柔而和藹的姑娘，善誘循循，她教給我們許多悅耳的歌詩，和有趣味的遊戲。她很能了解小孩的心理，而令我們喜悅地敬愛她。這種甜蜜有趣的幼稚生的生活，很快一年過去了，父親便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使我們就讀家內，我很傷感地離開那位溫柔而藹的教師，去就獐獮可怖的學究。在南洋讀外國文的學

校很多，所以常常造就很多中國字一些不懂的華僑子弟。我父親不願我會像他們一樣，所以才請那位國文先生，督促我們攻讀。機械式的背誦，枯澀而乏味，使我弱小的心靈十分淒楚！可是鐵面閻王一般的先生揚威之下，不能不使我們馴服到像羔羊一般。隨之也要安然若素了。

有時隨着父親到旁的地方去旅行，參觀那些錫礦工場和樹膠園，見在裏面工作的不是國人，就是馬來人，他們勞瘁的神態，生活的困苦，永鑄在我深心中不能磨滅，而他們的生活也可以簡說是牛馬的生活。他們在非人情的痛楚的壓迫之中，最懷念是祖國，但是祖國的不爭氣，又怎能使他們從困苦中釋放出來，使他們欣慰呢！

關於國內的消息，我是十分隔膜，偶然聽了點，使我異常興奮，恨不能回來看看，究竟是怎樣情形。

十一歲那年的秋季，不幸消息傳來——慈祥的祖母在廣州病故了。驚變之下，惶促地趕回來；在悲哀與喜悅交織中，我就離開了檳城，投回祖國的懷抱裏。悲哀祇是悲哀，願望歸來的目的已達，何嘗給我以喜悅呢！在葬葬祖母的當中，已兵燹遍地，迫得逃往香港，反而覺得託庇於殖民地，倒得安居，令我憶念檳城了，那處青山靜默，綠水輕盈，這是我所留戀之點啊！但是礦工生活的懵懂，在我眼底閃過時，不期然起了無限的惆悵！

國內紛擾狀態，使廣州成爲軍政必爭的地點，也許是革命策源地的原故吧

我又不不能不勉強就於香港英人辦的聖
 十提反學校了。那裏的同學使我最不喜
 歡，因為他們深中外毒，心目中簡直不
 知自己是中國人，我見他們又可憐又可
 恨。這樣奴隸化的教育，讀下去徒然多
 做就些走狗，供他們作侵略的工具罷了
 ，這是我轉學的動機。

藝術是我所最傾倒而崇拜的了。但
 是藝術的偉大奧妙，却令我很徬徨，為
 自己的努力去研求，深望先輩的友掖，
 因我自知，我不是個聰明人，我只領有
 自己小小的園地，來培植這樣平凡的花
 朵，而希望他有發放的一日。



她們的恐怖



陳升洪作

文藝茶話

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 紅葉片片……徐仲年
 熱情擴大了生命……華林
 「文藝茶話」的蘇滬往還……孫福熙
 「文藝茶話」歸來……黃覺寺
 從訂婚談到離婚……陳承蔭
 人生的樂趣……孫福熙
 Y先生的時代熱……彭子蘊
 流浪者的哀歌……許綺禪
 慘傷的翠香花……劉紹先
 被追逐的追逐者……李寶泉
 抒情詩人宏沙（續）……徐仲年
 流星……洪文佩
 小病禮讚……吳大琨

每册一角二分 全年一元

半年五分五角

嚶嚶書屋發行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晚

歸

方
光
旦
攝

飯碗



方光旦攝

在陋巷



方光旦攝

剖割



方光旦作

文藝茶話會遊蘇州天平山一線天



徐仲年攝

一線天前



徐仲年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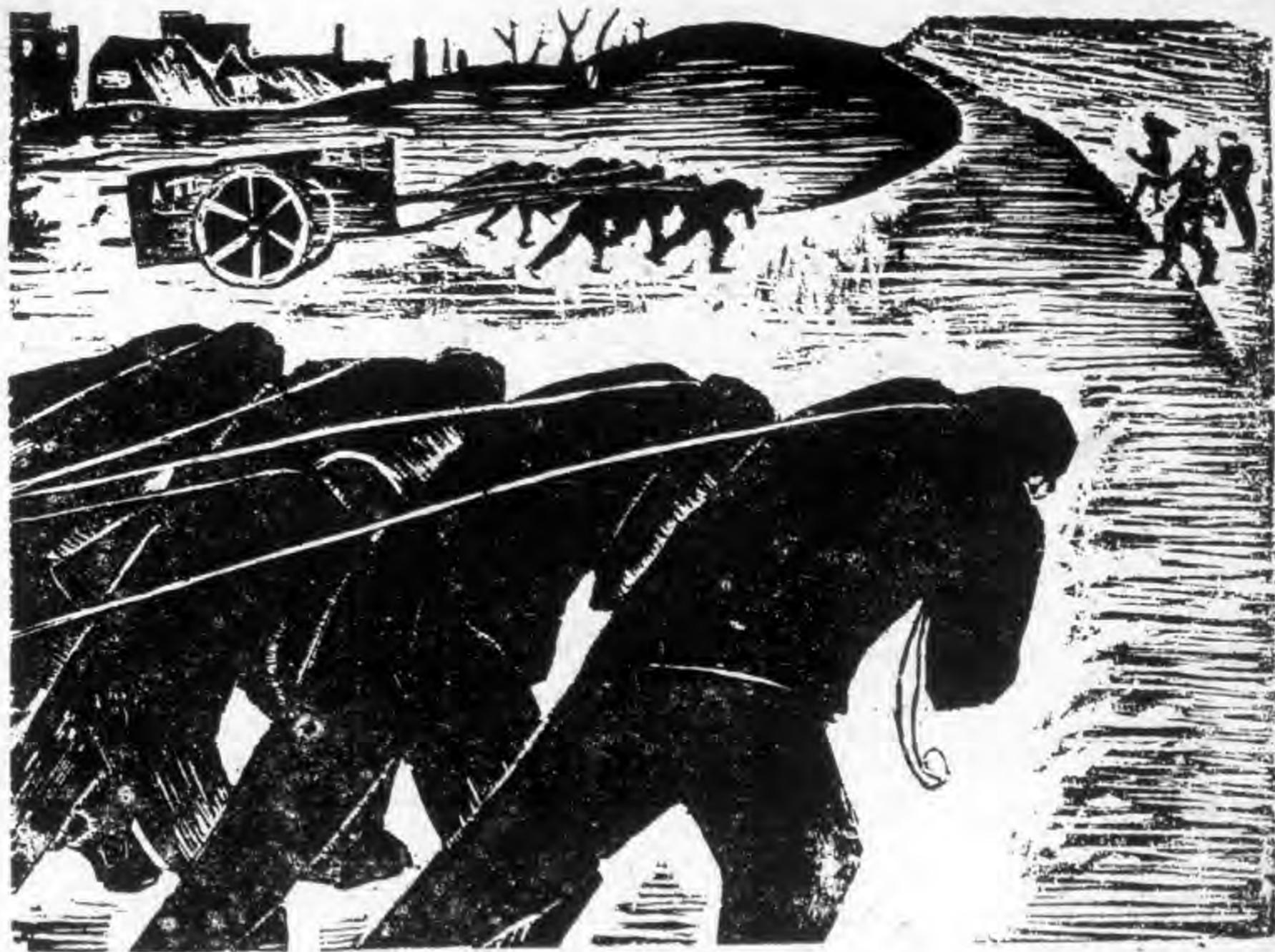
閨怨



蔡中和攝



苦力



沈福文刻

小瓶春色一枝斜



魏南昌作



蘇俄畫壇近况

常書鴻譯

經過許多次歷史性開展的程序，蘇聯也藝術在十月革命十五週紀念的時候，已經是極堅固的確定了他現有的形式。

然而在資產主義的國家中，這十五年來繪畫藝術——支張着最近商業不景氣的潮流——却依舊持續的保養在花房一般溫暖而華麗的畫室及「畫商」陳列所中，而期達到形體 (Formo) 純化的極端，如法蘭西畫派；與病態探求的終底，如德國的表現主義。蘇俄的藝術自從十月革命突破了之後，就被流竄于大路的核心，一方面適應着羣衆的呼聲，已併合在熾熱的階級爭鬥，與社會主義英武的建設節調中。

革命已徹底的改造了經濟，技術，以及全國一切文化的形態。這所謂「藝

術」正是在幾百萬勞動者——唯一的社會主義的主人翁——需求的正面。

即刻，在十月之後，蘇俄的藝術雖然免不掉被揀選在以缺少生命，過重理論的構成主義 (Constructivisme) 及無上主義 (Suprematisme) 等荷負着歐洲帝國主義時代所謂「時式」(Mode) 的後程。可是不久，以展發革命的威權的力，同時，應用那些學校派 (D'Académie) 的比較可取法的形式，終於發覺了他們自己的地土。

在替大衆建設的澀苦的奮鬥中，已不再取巧的假冒與可憐的仿造，爲那些過甚其辭的淺薄的美學主義者的地位。

需要的是活動，真實，那些能迎合社會呼聲的東西。畫家拿了他的筆與畫

板在街路上畫那些掛在公司牆壁上，含有標語性質的大幅的畫，或是描寫黨政府最近議決案件，及政府大事記的圖製廣告；他們用他們的諷刺畫刊登在各報各雜誌上，作爲內外仇視工人階級者的對抗。原來是一件華奢的物品，那有色的裝飾蒲耳喬亞內壁的畫；在蘇俄却承受許多大的嚴肅的社會的需求，已成爲正在蘇維也社會神速地展發着的精神文化形態一般事業所不可少的鏈環。這們浸染着親的大的豐盛的意識的概念，當然是決不會妨礙藝術的本質。

當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全國的意志能力都集中在這碩大的經濟計劃完成的期間，藝術也同樣的被編入急進的動力中。藝術家在這個時期與前線的兵士一樣奮勇地在激戰。不過當時有些未成

熟的製作，常常是缺少繪畫的品質（Quality）。從現在起，所謂「品質」在繪畫製成品上是第一個大家所注意的問題，這純正的，這必要的顧慮，重新又把握着藝術上的根本地位。

社會的需求逐漸增加起來，蘇俄建築家也產生了許多新式的建築物。如工人聚樂部，農事廳（Palais de Culture），蘇維也工廠，戲院，大學等等建築物。內部都收容着相當的壁畫。即一個貧民俱樂部（Club Proletaire）的壁畫，也在這個時期為剛從蘇維也美術學校出來的青年紀念物畫家團（Groupes de jeunes peintres monumentalistes）所產出。同樣的莫斯科烹飪工廠壁畫也為特伊納茹（Dejueka）恩到納夫（Antonov）尼斯基（Niskiy）滑西利夫（Wassiliov）阿特里文氣納（Adiivankine）日奴凡（Zornova），維阿落夫（Vialov）等諸畫家共同的工作。這些壁畫，真是農工

社會主義復興的表徵，是光，空，生的快樂的表現。一般觀賞者也感覺到這一類裝飾風的作品（Xuvres ouonumentales）是整個紀念建築物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實際上這許多在廣大的壁牆中可見到的繪畫確是給我們一個蘇維也新的文化新的風尚的意念（Vision）。最近尚在工作着的兒婦保護博物館（Musée de la protection de la Mere et de l'Enfant）的壁畫表示蘇維也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的機制。是同樣的醒目與嚴整。（Mecanisme）（係畫家法伏斯基（Kavorsky）及白羅尼（Broung）兩人的作品。）

在蘇俄，對於表情藝術（Parti ex-prosion）的實際需要是非常的廣大。應所有蘇維也的畫館與書店——自革命之後那組織已擴大得多了——的需求，畫家不得不執行關係於建設上不同題材的巨大與嚴整的畫。

蘇維也的文學也需要書中的插圖。

為紀念十月的革命，蘇維也作家聯合會一次出版了一百種由著名蘇維也藝術家法伏斯基，古柏萊奴夫（Koupreanov）拔多（Bartio）等担任插圖的書籍。

尚有其他文學出版物如：「L'Socialisme」丹尼基」（國家文學會出版）及「青年前衛」（Jeune Garde）等。廣告一類的作品已成為蘇維也雜書

陳列所（Polysraphie）最有趣味的一部分。名藝術家如慕耳（Moor）特伊納茹（Dejueka）克羅之司（Klentzis）切命（Dayneka）尼格（Teheremnikh）特尼司（Denis）給以許多活力，而且在這種廣告藝術中含有非常不同的題材，風格，與方法。

關於新舊劇本的佈景方面，蘇維也戲劇也給予畫家以試驗新法劇景表現的可能。

許多以社會政治為題材的展覽會，在蘇俄與在其他國家一樣繁多的設立着

。而給予畫家新的機會，來創立一個獨特的典型：就是用藝術家的手段以動人的幽默的（pitoresni）與顯豁的方法，來表現一個相稱于預定之題的整個思想的所謂「圖案畫家」。其主題如：教育，工作，社會保險，公共衛生，等，目的在使觀衆一度爲此種巨大的繪畫所引動，發生興奮，而受其指使。

關於五月一日，或十月週年等革命紀念節的許多裝飾畫的努力，使藝術創作特飛猛進的展發。畫家們似乎已決定了步驟對於佈景，宣傳，羣衆示威運動的襯插，公共團場及道路的裝飾，應用裝飾風彫刻及電光的助力以完成整個的表現。

司登倍（Steinberg）及拉皮奴未區（Rabinovich）在這一方面是特別超脫的畫家。

短促的把蘇維也畫家的工作檢閱了之後，現在我再把用以組成此種工作的

步驟加以註釋。

自一九三二年四月廿四日中央黨部決議案實行之後，畫家已不再組織互相仇視的各小團體了。現在他們都聯合在一個廣大的蘇維也繪畫彫刻家聯合會中。不必說，在這個集團中，對於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的追求是有極端的自由。

一切從前各集團的首領都是聯合會的主任。這個聯合會是全部美術運動精神文化形態（intelligence）的中心。至於美術材料方面，一切畫家都有一個自己已是會員的合作社可任意取求。這個合作社專爲供給各種藝術必須材料。在莫斯科有一個精美地位的展覽場所以及周行全蘇俄的流行展覽會，而且分派一切政府或社會機關向他訂定的工作。

同樣不久以前由許多繪畫同志分派了價值一百萬路白耳（Roubas）的紅軍居皮裏展覽會定件。凡塞各古道尼光（Vsokokhoulounik）又組織了爲要採取大

的各耳各士（Kolkhoz）及蘇夫各士（

Sovkhoz）新築建的速寫畫以及在其他蘇聯各區的速寫畫而設的畫家旅行團。這一類旅行大畫師與年青的畫家一樣，差不多每一個畫家都要參加。由國家出錢資助；目的是在使畫家可藉此認識蘇維也建設最顯著的區域，而在其中攝取作品的題材。畫家們特別是叢集於正在現實的那獨創的巨大的工業建後的地方。特尼也不露司太（Dnieprostroy）馬克業倒高爾司基（Vagnitovostsky）科內來爾斯到（Koznetskstroy）以及其餘在東蘇維也的會社中，那些正在消除封建遺俗與其謀減少文盲，東部婦女解放的地方，其他與各耳各司同時正在建立新的建築工程：如學校戲院，電影場等。畫家離開了小畫室中混濁的空氣，那密閉在四壁中爲抽象的心理學及形式主義者所統割的境域，如今已在大空中，那新爽的涼風給於一個從他四週各處衍

佛地生發出來的新世界的氣息。

這並不是說蘇維也畫家是必要產出一切他眼簾所見的自然主義者的東西。他們的使命決不是僅僅攝影司所要做的事業。而是創造一個用藝術家的方法來展發新社會的意識，那自然間得來的綜合的徵象。

有時候許多畫家同時要描寫一個主題的時候，於是就組成一個小隊。譬如拿鎚擊工人做題材的時候，就成了一個鎚擊工人畫隊。他們就在高錄門司克（Kolomensk）工場中，描畫鎚擊工人的像，各種工作時不同的觀面；工作場，工廠風景等。不然，如果畫家情願個人單獨工作的時候，他如其他畫隊中的畫家一樣的享受權利，與資助。

像這樣旅行歸來之後，將這些畫家的作品組織一個展覽會。經這一個展覽會中蘇維也民衆選擇較優的作品存留在畫館（Galerias）或博物館中。在這些

畫之中有許多足為博物館及畫家曾經工作過的新式建築工人聚樂部所購藏。關於這些繪畫的印製片每張總有一百萬份，由依若其士（Izornik）（藝術出版處）所發行。

如果以為畫家在繪畫的題材是非常限制的那就謬誤了：除上面所舉的幾個

題材之外，有些畫家還是在畫靜物，風景，以及專門裸體的習作。然而這些題材並不是像正在鬧「題材荒」（Lack of Subjects）作為純形態的練習的必不可少的西洋藝術以為主體的東西。

在蘇維也藝術中這些題材完全為習作之用，就說，要從那裏護得在社會主義貧民藝術中紀念物畫家的風格。

我們雖然不能確切的說這一個風格已完全為蘇維也藝術所擷取，但有許多蘇維也藝術作品已經是非常顯著的接近在這一方面了！

近代蘇維也藝術主要的題材是：工

業風景及田野風景，新社會的人物，尤其是鎚擊工人。——各耳各士及蘇夫各士以及其他新建設的英雄；從勞動者，

紅軍及海軍的紀律，聯軍革命的征服，工人運動，民衆教育的進化，蘇維也兒童，青年，婦女解放等所採取的題材等。

所有舊派畫家也與正從蘇維也美術學校畢業出來的青年一樣的接近這一類的題材。

如前所述，對於這些相同題材均一的傾向，決不致於發生均一的作風。在蘇俄，畫家與畫家之間實質（Matter）的旨主却有極不同的轉變。

用明顯的色彩，組合了透明，光亮，輕薄的色調，由畫家特伊納卡（Dejnev）領導的一個畫的集團中的畫家，

披門諾夫（Pimenov）惠立安姆（Wiliams）日耳奴爵（Zernov）維安落夫（Vialov）路奇寄納（Louthirkin）巴

克烏毛夫 (Pakhomov)；在這一集團中我們可以加上畫家拉巴斯 (Laptev) 那還是一個印像似的作家。這一班藝術家所選的題材為運動。其中大以特伊納卡為最多。不過最近他在他的繪畫中採用比較深刻一點的社會的題材。如特伊納卡正在製作的兩幅非戰的畫：「參戰」與「殘廢的兵」。這並不是從他們的作品中發出和平主義者的呼聲，不過是一個階級的反抗。

披門諾夫特別的給我們關於工業上的繪畫如：「士敏土」及「蘇夫各士牛奶廠」。維雅洛夫專在紅軍水兵生活工作。日耳奴爵描寫紅軍生活。拉巴斯繪了許多題為「十月」(革命歷史)的繪畫。

這許多畫家的作品都是力力的，活躍的，表現。在這些集團中最年長的畫家是斯裁杭排 (S. Sazonov) 沒有多久以前他完成了一幅大的構圖「茶葉的

收獲」；他給我們許多可以做模範的表現方法極好的靜物。

如果這些我們所講過的集團是傾向於表現主義，則另一個集團——尤其是畫家古納足夫 (Kozhnutzov) 倍脫落夫，伏得金納 (Petrov-Volkine)，沙利阿



海世(木刻)

斯裁杭排作

納 (Sazonov)——是從紀念物畫家主義者的傳習出發而到達了在比例明亮諧和中。那些生動明亮的色調。

關於這方面倍脫落夫，服特金納 (Petrov-Volkine) 的「浴女」與古納

足夫的「母親」為最顯著的畫。後者為十月革命十五週紀念會作了許多出色的畫，題為「拔古的石油井」(A. Petrov)。沙利阿納亞若尼國家畫家，在他的風景中，以及他的亞若尼新風俗的構圖，(亞若尼的建設)中都飽和着光亮。

幾個著名畫師，依然保持他對於純繪畫的忠實，而是反對那應用某種圖表式 (Impression) 的方法的我們已經講過的第一個集團所作的畫。如：孔却落夫司基 (K. Kozlovskiy) 路易頭司特文斯基 (L. Kostomarov) 克拉巴 (Orlov) 古柏里納 (K. Kalinin) 耶到老夫 (Chibrikov) 等。

孔却落夫司基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畫家；他的靜物是用大畫師一般的手法所畫成功的。例如他們構圖如：「紅軍海軍」，「魚市」，以及畫家最近作的「伯克起納」(Berkovskiy) 綜合的描寫一個詩人的寫像。

路易頭司特文斯基的畫是傾向風景畫的方面。藝術家變再現出每一個自然風景緊中的緊要特點，與他特質的線條所關連的錯雜的透視。像這樣子他為我們表現蘇維也東北與他光線作用所反對的風景畫。

顧不婁阿諾夫 (K. Kuznetsov) 與郎多落夫 (L. Rodov) 等專門工業風景畫家。以鐵，鋼，烟，爐鉢的反光，工作發達的動力，那些是表情能力，全新的原質。

下列畫家亦在同一工業風景畫的範圍中：雅各劣夫 (Sokolov) 緯其那 (Klaugrina) 胞加愛物司基 (Bozhevsky) 高多夫 (Kokov) 百來爾基 (Povlnern) 等。

為紀念十月革命十五週紀念展覽會，畫家利亞及斯基 (Lilinsk) 作了一張關於「農村工業經濟」「打麥」的畫。在那張畫上他也同時的描寫羣衆工作，

以及女子鎚擊工人。

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社會主義者競逐的事業，以及鎚擊工人在蘇俄完成巨大建設中，是非常有著名的事務。因之在蘇維也藝術中最榮譽的他位是為一種新式寫像所佔有：那些致全力於他們的工作，為蘇俄工人級階英武工作全部進展的領袖的鎚擊工人的像。這些畫係為我們顯示着那些確實在階級的武力堅執着自己的志願的人。這是苦力及高爾高其安 (Kolkhozians) 的代表。蓋阿西日夫 (Gerasimov) 利亞及斯基 (Lilinsky) 良其那 (Lingertina) 葛之曼 (Katzmann) 亦繪相同寫像。鎚擊工人的題材，對於木刻，強水畫 (serigrafes) 以及畫家客拉夫夫哥 (Klavtchenko) 包林納夫 (Pavlinov) 尼文司基 (Nivinsky) 古拍來阿諾夫

(Kompreianov) 等的素指影響很大(註)。

幾百萬工人的利益所擁護這一切極純正，而又多變的藝術動力，在蘇聯各社會組織各方面中都是同樣的熱烈！僅僅是革命之後；民衆創立了蘇聯政府之後，才有發展文化事業的可能。現在是許多國家或私人社會設立着國家博物館，高等學校，美術學校等預備着藝術家新的事業。

于克萊納 (U. Klein) 有大畫家如貝脫利次基 (Bartelky) 畫匠家與舞台裝飾家；以外還有塞特利亞 (S. S. S. S.)



常書鴻君與夫人在園中採蓄花(右爲陳士文君)

曹竹君攝

巴達爾架 (Patalka) 杜夫札兒 (Dovani)
卡西亞納 (Kassina)。在脫郎司高架東
有高地牙西維利 (Gondjachvily) 亞克物
兒地阿尼 (Achvadiang) 比志司芝那克
維里 (Pinosmanachvily) (最近才去世
的)。在阿塞把強 (Aserbaidjan) 有芝
札沙羅夫 (Murtza Sarov)。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們祇能匆遽地
把關於蘇俄許多藝術問題展讀了一遍。

這許多問題需一個長時期的發展。但是
在這些陳述中，我們以為至少可以見到
革命運動是如何來灌概藝術。革命給他
新的力量；新的觀念學上的方針，他給
於一個新的大眾的顧客，大眾的賞識，
他由佛然附屬物而無關於實生活的藝術
變為新的正在前進着的社會主義文化的
一個機體 (Organism)。

註：同樣在製造藝術中舉一個例子如：
莫斯科文化公園大路中有一個極精
緻的彫匠室，比自然還有大的習係

，用一種極生硬而感人的技能，表
現鎚擊工人的英雄。
原文載一九三三，九，二日二百七



十四期世界週刊 (Munko) 爲 K.
Kavtchanko 所作。

一九三三，九月十四日書鴻譯於巴黎。

蘇俄民間

跳舞

這是名爲「預兆」
的一幕，布景以強
烈顏色，象徵火能
，而後面利用風力
，使布景如風帆的
緊張。劇中表現脚
踏蒼蠅的激烈的掙
扎，象徵人生每日
的困苦艱難。

陳士文贈



天呀，怎麼辦呢！

升洪作

北平法國公使

館的畫展

十二月一日

北平畫家會一槽先生
 徇法國公使章爾登及夫
 人之情，將年來作品百
 餘幅展覽於法公使館禮
 堂。其中以水彩畫為最
 多，亦最出色，因會君
 年來專心於水彩之研究
 也。惟展覽時間僅一日
 ，時間過促，有多人不
 能往觀。聞會君將再覓
 地，作比較長期的展覽
 云。今特求得水彩二幅
 ，以公同好。
 任之。

First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two staves. The upper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with lyrics '芳音芳音' and '芳音芳音' written below it. The lower staff contains a bass line.

Second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two staves. The upper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with lyrics '芳音芳音' and '芳音' written below it. The lower staff contains a bass line.

Third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two staves. The upper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with lyrics '芳音' written below it. The lower staff contains a bass line. The word '終結' (Finale) is written above the staff.

Fourth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two staves. The upper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The lower staff contains a bass line.

Fifth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two staves. The upper staff contains a melody with lyrics '芳音芳音' written below it. The lower staff contains a bass line.

First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a triplet of eighth notes in the final measure.

Second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A bracket labeled '1' spans the first two measures of the treble staff.

Third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A bracket labeled '2' spans the first two measures of the treble staff.

Fourth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A bracket labeled '2.' spans the first two measures of the treble staff.

Fifth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the lyrics "秀 青 秀" (Xiù Qīng Xiù) written above the notes.

Sixth system of musical notation, consisting of a treble staff and a bass staff. The treble staff contains the lyrics "秀 青 秀 青 秀 青 秀" (Xiù Qīng Xiù Qīng Xiù Qīng Xiù) written above the notes.

狐步舞曲

李樹化

Fox-rot

以勞動者呼唱之夯育二字爲主題

1932, 西湖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夯 育



在農村中小小十年的回憶

謝連盛

我今年已廿三歲了，回憶十年前在小學念書的情況，歷歷在目，恍如昨日事，年華似水，怎麼不令人惆悵？

我於十三歲那年，畢業於我鄉村裏某高級小學，論我的家庭經濟，在小學畢業，本沒有繼續求學希望，今日得於中學畢業重升大學實由於一己「不度德不說力」做出來的，而今想起未免對不起我年老的父親了！

當我未開始敘述我的事實以前，先一說我的家事：我的祖父，早年去世，家衣食全由我父親一人担任，我家中除父親在南洋從商外，僅有年老的祖母，媽媽，弟妹等。我家中一切事務，全操在我祖母手裏，我於高小畢業那年，曾向我祖母要求過幾次，給我到縣城的中

學去讀書，她在無辦法中也曾流下幾滴眼淚對我說「乖兒——你爸爸沒有多大的洋錢寄回，婆婆那裏有錢給你讀書呢？況且今年收成不好，飯都忍沒得吃，何況讀書？以婆婆的意思，不如找個工

作來做，一方面可以學習手藝，他方面還可幫婆婆的忙哩。

我平時很少看婆婆流淚的，此回因自己求學問題使她流淚，心裏有點難過，可是為着自己要讀書，又不得不鼓起勇氣對她說：「婆婆，我年齡還小哩，我讀了六年書，字都還認不到幾個，你叫我做什麼好呢？我想，還是叫爸爸多寄幾塊錢給我到縣城裏讀書好。」她聽了我的說話，不加反對似怒非怒地跑開了！

在一天的下午，吃了晚飯以後，婆婆笑嘻嘻地對我說：「乖兒！今天我和上屋的阿四伯商量好了，叫你明天跟他學做裁縫去，阿四伯是很和善的，他平日也很喜歡你，他常對我說，你是很伶俐的孩子，學工作一定是學得來的，婆婆得到了這樣好的人教你做工，婆婆總算可以放心了，乖兒明天就去。」

她說到這裏聲音低下去了，不像以前歡笑的情況了，我聽完祖母說話，有如晴天霹靂，心頭一陣頭辛酸，滔滔不斷的熱淚奪眶而出，含淚回答道：「婆婆，做工嗎？我不去，就是餓死我也不去！」接着嗚嗚咽咽的哭！

我母親看我哭了，她也跟着哭起來。「乖兒，婆婆叫你學做工，這是婆婆

的好意，斷不是婆婆故意爲難你的，我家還沒有錢呀！如果有錢的話，誰肯把她的兒女去做工呢？沒有錢是無可奈何的事啊！」母親嗚咽地安慰說。

我聽了母親的說話，心頭更加淒切！哭聲越發響亮！婆婆和母親爲着沒有錢的感動，也和我一樣哭起來了，哭聲漸次擴大，驚動了同屋叔伯嬸兄嫂弟妹一類的人，因此大家都跑來看我，問我爲何要哭。經我祖母述明了原因之後，大家方才明白。

「阿連！你婆婆叫你學做工是很好

的事，你爲什麼倒哭起來呢？傻孩子，不要哭了，明朝吃飽了飯跟阿四伯去學做工，讀書是多麼辛苦的事呀！」叔嬸對我說。「時候不早了，你們好好睡覺罷？」另一個叔嬸說。

我一定要聽婆婆的話。」隨即拉了我的手跑到我臥室裏來，她也自去安睡了。

這一夜我躺在床上還不住的泣！真到眼淚乾時才甜然入夢。

第二天母親叫我吃早飯時，眼睛上已起了小小的紅肉核，張開眼睛看不見人了。母親見此情形，知道我昨晚回來還在哭！她倒有些害怕起來，「乖兒——不要哭了！哭壞了身子，母親怎麼過呢？趕快食飯去，婆婆買了許多魚呀！肉呀！如果遲一刻去，恐怕給弟，妹，吃光了！」母親說。

「媽媽，我不餓，飯我不想吃。」我沒精采地回她說。她呆立了多時，安慰了我多時，終於含淚出去了。

吃中飯時，母親也會叫我哭飯，我總不願意吃。到了第三天早上，母親跑來叫我，「乖兒！快起罷，你如決定要去讀書，娘娘雖東借西借也要借錢給你去讀，昨天我和婆婆到處向人借錢，幸

得三叔嬸還存有二百毫仔（小洋二十元）她允許我借給你讀書，到年底時叫你爸爸寄回給她。」母親淒涼地說。

「媽媽，幾時去呢？到城裏我不認識路，你一定要帶我去呀。」我好像很擔心不識路的樣子，問母親說。

「婆婆正籌備你到城裏讀書的舖蓋米食了，再過幾天我和你同去。」母親繼續着說。

「媽！真的嗎？」我不勝雀躍地跳起來說。

「傻孩子誰騙你的，難道娘娘都會騙你嗎。」親母又說。

以是我趕快起來，吃了早飯，跑到我小朋友家裏去告訴我到縣城讀書的好消息。

我的哥哥阿三，年齡比我長四歲，他在縣中校已有兩年的歷史了，我這次投考中校，全由他一人作嚮導，縣中的文化可算發達，全縣統計中學十餘所，

小學千餘所，這中學也算不壞的一個，才識淺薄的我，得以取錄，實在僥倖了。

在一天天氣晴和的時候，一個年老的婦人（我們那裏做苦工的是婦人）挑着一擔行旅，向着縣城的路走上走，背後跟着兩個孩子，這就是我和我的哥哥。

在中校一共讀了六年，此六年中的學費，完全是由我祖母辛苦地籌出來的，在高中畢業的前一年，我慈愛的祖母，忍心的和我們永別了！我年老的父親，因祖母去世，家中無人料理，遂由萬里外的南洋跑回，從此不作異邦的漂泊了！因此家庭經濟，越發恐慌！那時我本有輟學可能，然離畢業期不過一年，父親敵不住我的要求終於答應我繼續了。

十八年的秋季（那時才十九歲）是我離開了可愛的學生生活，飽嘗社會酸辛的時期，在某校執教三年，這三年實

貴的時間，給人家每年一二百元的代價犧牲了，事後思之，真使我心痛呵！

我於十七歲那年，母親曾為我論及婚事，我以求學為詞到底把她拒絕了，現在呢？由分利時期到生利時期了！當然免不了她舊事重提，她每次論及婚事時，我便含羞地說：「媽！我不娶妻，我目前尚且養不活我自己，何況養活妻子呢？」她聽了我的說話，不服氣的反對說，「為子女娶妻，這是做父母的應盡的義務，你說你養不活妻子就不娶，那麼，你到那時才可養活妻子呢？才可娶妻呢？」

我看她對我婚事不肯放鬆，我不說話跑到別處去了。去年新春以後，她對我婚事，變換她的政策了，她知道對我說話無效，轉移到親友來勸我了，甚至說我讀了十多年書，還不明白做父母的苦衷體貼她老人家的心理。有時她跑到我房子裏流淚

對我說「兒呀！你真不娶妻嗎？我生前不見我的兒媳成婚，我死後也難瞑目呢！」我看她如此可憐，鐵一般的心腸，不免搖動了，「媽！你已然要我結婚，任從你能。」我在無可奈何中回她說，她得到了我的同情，喜歡地跑開了。

去年三月的光景，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訂婚了，這個訂婚，非自由戀愛之言，決非自己所願。自從訂婚後，精神越感覺苦痛，「婚前怎樣？婚後怎樣？前途事業又怎樣？」這一類的事實，不免浮上心頭，在腦海裏回旋着，越想越覺得危險，越想越覺得可怕？

目下已陷入深淵去了，如何是好呢？實費了不少腦力躊躇，結果得到了最妙辦法，「向她延婚」。

她和我訂婚以來，常常希望我和她通信，我已不願意結婚，我何必回她

索情使她煩惱呢？故我決定不寫信給她。自訂婚以來，從未一次會面，也從未有片紙隻字給她。

在通常的人而論，對於已訂婚的未婚妻，當然極力造他倆濃厚感情，為結婚後的甜蜜！然我呢？冷如冰炭！也許是個例外罷了！她始終接不到我的來信，不免有點懷疑我不愛她了，她先寫信來問我，「如何不寫信給她，難道嫌她貌醜不成。」我接到她的來信，立即回她說：「女士：我非不愛你，我確實沒有做丈夫的資格呀！我為着我的前途問題，我也不願意結婚，我想還是希望女士恕我唐突另尋佳耦罷。」

她接到了我的回信，據旁人說整整哭了一天，她母親不忍她的愛女犧牲她一生的幸福，也主張和我解約，我母親聽到此種消息，當然不滿意於我的，然事已至此，也只得任我了！她知道我的婚事無法迫成，再也不敢說及婚事了。

我趁此機會，要求繼續求學，她也無法強迫了！她商同父親的同意。才決定到杭求學，我此次來杭求學，一方面是由不願意做小學教師斷送一生幸福，他方面實由於婚姻破裂無條件允許求學的，

假如那時曾從母親的話，這時候恐怕做了人的爸爸了，多麼怕呢！今天因想念十年前的祖母，和贊揚自己應該怎樣努力，才把寫了出來。

風吹不去詩藁

與大虎論「吃」

漫說朱門酒肉香，
爛肥濃餼自尋常，
先生欲識真滋味，
大餅，油條，豆腐漿。

川味香作

吞紅咽綠何頭嘅？
眉月寒山談境界，
拚將愁緒醉一杯，
今宵月比車輪大。

十年二首

十年苦澁寒窗下，
「子曰」，「詩云」，
「一旦官高黨，政，軍，
方信文章原有價。」
十年窗下費夫功，
的，了，應，呢，弄得通；
一旦威權操左翼，
文章方信價無窮。

銀江三絕句

一

翻出淒涼曲，
無心聽唱機；
怨魂和皓月，
雙照水之湄。

二

紅燈交響樂，
絃急未曾休，
舞鞋難按節，
念我夜來愁。

三

絕塵轉膠輪，
車中點絳唇，
匣開銀鏡小，
偷照座旁人。

苗子

朱荇音先生墨寶

嫩綠新紅都入畫

拖青剔翠各含情

并書朱荇音

朱先生任國立音樂專校及國立藝專教授，尤以琵琶為唯一國手。



秋宵散記

徐思蕊

一 春的慰問

秋在春處借了杏花的嬌色，偷偷地灑上海棠樹梢；在這如春的嬌色下，却滿堆了枯黃的落葉！

這是勾入了春的回憶，助長了秋的淒涼！在這樹下蹣跚，誰也不會感到快意吧！

一片片已憔悴了的秋葉，在我腳底下破碎，在破碎聲中，飛下了海棠的落英。

這是殷勤的：
「春的慰問」？
啊！這悠悠的歲月，無人知的悄悄地來，還是無人知的悄悄地去；現在，他雖帶來了十分秋色，但已去下了九分淒涼！

癡心的，別再依戀，雖然您還是過去的靈魂，但在現在別人那裏會理解您這屍骸的殷勤？！

一掬秋情，還是慎重地去慰問你過往的青春吧！

二 梧桐

秋，漫散在落葉聲中。

爲了西風的止歇，拚息了的秋聲便也默默地籠在薄薄的暮靄中。

夕陽已在彩霞中沈沒，天壁上抹着淡白的雲影；暮鴉的飛鳴聲中正混着日間的混亂；然而，却在飄忽的炊煙裏，蘊育着夜晚的靜寂。

月兒，早已統馭在天空；這時，去了先前的羞態，慢慢地吐出那清幽的光輝。星兒們很會湊趣，也都出來擠着眼睛。

兒。但蔚藍的天光下再也沒有夏夜的熱鬧；——不錯，少去了草葉上的流螢（？）！

在我的窗前梧桐的葉兒並沒全落，但青翠的綠色却再也不好意思高高地染在枝頭；枯黃的顏色，巍巍顛顛的在月光下搖出了秋情！

月兒，她偷偷地爬進窗來，窗裏是我獨坐的單影；她悄悄地爬出窗去，窗外是搖出了秋意的梧桐！……。

三 傷悲

冰月如勾，斜斜地掛在樹梢頭；我呆坐在窗口暗暗底吁氣，有誰理解我這時的傷悲？

天空正飄蕩着浮雲，牠們不歇地在銀河邊旁來回；數不盡的是天空的繁星，寫不盡的是我心頭的傷悲！

猛的一陣秋風，落葉兒貼上了窗棂

；我悄悄地握着禿筆，想把他移在紙上，——我的傷悲！

夜分已深了，月兒已不聲的棲下了樹頭；我對着紙張默視，這枝禿筆再也寫不出我心裏的傷悲！

窗外的枯葉已染上了霜華，一個黑影在暗雲下翻飛；啊！一隻孤雁，跟了牠去吧，——我內心的傷悲！

燕兒輕舞已換了鴈兒的翱翔，去了的秋光却撒下了秋愁；孤單的鴈影拋出了淒涼的絕叫，有誰知道我這深夜裏的傷悲！

因相遇的不幸而受人譏笑，捉筆讀讀，聊誌今日之懷！以爲他日回憶的裡影！

四 尋夢

夢魂欲度蒼茫去，

怕輕夢還被愁遮！——高陽台詞

深夜夢回，南風輕輕兒地吹着窗隙

雖是南風，但在落葉聲中，終覺蕭瑟！「西風腰裏硬」白晝非常狂猛，一到夕暮，便不聲不响地止歇了；南風，牠日間不似西風的猛旋，但深夜却又不

如西風的安靜！——然而我剛纔卻安閒底做了一會南風的夢！

探首帳外，幽幽的月光鑽入窗衣隙處；時現時滅，我臆度，天幕上一定飄蕩着浮雲。

隣家的小兒哭了，隱隱間有他母親輕微而模糊的慰聲；深宵的暗夜裏，他雖睡在母親的旁身，那小小的心兒一定感着過分的悲哀了。

黑暗包圍了他，我想他所求的不見得是白日的虛榮，誰會明瞭他心中所需愛的慰安呢？

得了這哭聲的啓示，心頭終覺惘然

；過去的童年已隨年光同時消逝了啊！

年光也許會在夢中倒流，童年也許會在夢中証實；但純潔的童心，已大半個兒混入了人生的虛偽。

在剛醒的夢中，心兒已和浮雲流遍天涯，其實，過去的童年的夢境却寄居在剛纔的哭聲裏！但我也不能悔今夜中的追尋。

五 生辰

長空漫漫，正飄蕩着微雲，一到黃昏，便像入了暗夜。今天是廿歲的生辰；但窗外的空枝上正預備灑着秋雨，這未免太殺風景了。

設自怨薄命，我雖極力地安慰她，但心中也大不爽然；雖是秋宵灑着秋雨是滿饒詩意，然而在我們聽不慣的人頗覺得有些不能入耳！

幾天前，雙，琪，露等便計劃好了，想在幽月之下盡量一醉；大家都覺得十年一度，——人事會不歇地隨着時克

變遷，到這卅歲時，再要這樣，恐怕也不容易了。

可是，誰也沒想到今天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天光；不能預測到的失望把希望現實得粉碎，我們當然不會快意。

「我怕她們不來，這我去邀。」

外面正是欲雨的天勢，不見一綫兒月影，更閃不出一個星星；她們也覺得掃興，我們這伙兒都有點不喜歡雨天，雪會自晒我們一伙兒爲厭雨羣！

我們效英國的 *Chatter*，自己欺騙自己；拉上了窗衣，權當一個溫柔有月的晚上。

雲的俏皮，祺的健談，露的嬌笑，倒也盡量的醉了，可是，不在月光下，終覺得不能盡興！

黎明被鷓鴣聲催醒，我們睡時就敲着簾子的雨聲到現在還沒止歇。悄悄地走進她們的房中，她們還在夢裏；桌上殘燈猶明，不過已是滿罩子的黑煙；全室

都有些朦朧，朦朧中雖沒如花的笑，但却有四個溫柔的睡態。

桌上放着一張稿紙，紙上放着雲的鋼筆，霞的筆跡：

「一腔秋情，一窗秋雨；……在我廿歲的生辰！」

六 野菊

天下我最恨的有兩種人，一是滑頭的偽君子，一是擺臭架子的活屍；但我的週遭，除了極少數以外，差不多全是這些人，開胃獨坐，每自感到慚愧，我竟沒有毅力去拚絕他們！

早晨，被滑頭君子之流強拉了去喫糕；——是重陽了。

坐在廿世紀的中國人本來處處都有飛禍，費長房既不再現形，我們凡人當然不能預測到未來。吃糕，——登高之誤；但是登高，也不過是死了的傳說，反正頭和頸項要分家，便躲到泰山頂上去也不能免！

重陽節是菊花盛開的時候，喫糕，賞菊，實爲韻事！也許因爲他是花中的

逸士雅人，滑頭的偽君子，擺臭架子的活屍們，他們至少總有一盆供在案頭；

這樣，便清高了。本來，現在清高的美名兒不容易傳出去；大約是清高的人太多了吧？在我們這些不清高的人看來是

不值什麼的！於是，偽君子們便使滑頭，擺臭架子已是下策了。但上策不行，下策再沒有，那兒飛來的清高呢！

這樣，我對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淵明先生不免起了懷疑，

至少，他是竊去了菊花的靈魂，使殘留在後世的屍骸被滑頭君子，活屍之流相機得了假的清高！

野馬跑的太遠了，趕緊收回。

早晨被強拉着吃了糕後，心中滿不快意；我雖不想贏得清高，但可也不願埋沒了我的本性。

每次和那些滑頭君子，擺臭架子之

就週旋了後，靈魂總要出來活動；雖係苟安求全，足增愧悔，但使週遭都變成幽眼，也是大不快意的事。

在一日的工作完了，獨個兒的散悶

；信步徜徉，却看見了一叢野菊；根下是普通的泥土，沒有籠絡清高的瓦盆，更沒有那些滑頭君子，擺臭架子的活屍之流所表現的虛偽的面孔；世界可反了，就顛倒了吧，真實的清高却寄在無人過問的叢裏！

——野菊，他不求人知的悄悄地開，他還是不求人知的悄悄地謝！……。

那末，他爲什麼要到這世界上來呢

七 金鈴子的故事之一

在秋蟲中，我特別喜愛金鈴子；牠不但有小巧玲瓏的身體，而還有清幽洪亮的鳴聲。

初秋的早晨，散居在青草叢中，安閒地鼓着牠們的半透明的翅膀，幽幽地

任星珠閃閃底霞光中抖出了縷縷秋聲！

曾有一個朋友寫信給我說：

「深宵淒涼的秋聲全在落葉聲中；

……（略）」

我回信給他說：

「黎明輕快的秋聲，却寄在金鈴子們半透明的翅膀裏。……（略）」

在晚霞中金鈴子們不大高興鼓動牠們的翅膀，但在早晨，我又沒有閒暇去默聽那清脆的鳴聲，因此，便動了捉牠們的念頭；我也明明知道這樣自私的行爲是不應當公然的表現，然而理智不能籠絡情感，我終於犯罪了。

金鈴子們小巧的身軀跳起來非常輕快，很不容易捉到；在你把手伸近牠的時候，牠輕輕地一扭，馬上便不見了。而且在平鋪的亂草叢中是我們目力所不能及到的；總要等牠鼓動翅膀，耳力和目力協同的去傾聽和注視，纔能看見牠們的踪跡。

每次都是染得一身露水，結果，完全失敗；失望中感到反不如徘徊着傾聽的快慰！

這樣繼續了一星期之久，不消說，時光已費去了不少，可是成績毫無；只有一天，在透出的草葉上捉到一對，但放開手來，一隻已成了肉醬，小友嬌兒當即替我埋了。還有一隻不小心的也給跳掉。

「因愛成仇」！我心中滿不快意，因此，便死了捉牠們的心。

對那一對小動物也時時感到輕微的抱歉！

八 金鈴子的故事之二

今天是一個輕鬆的日子，但我照例在黎明起床。

幾天來，因了輕微的抱歉，不好意思再去欣賞牠們的鳴聲了。因爲，雲，琪等的慫恿，而且自己也替自己辯護，便又老着面皮，徘徊在那輕聲的

翅旁！

和她們走遍了近旁的田野，從來聽得不如今天的快慰；我覺得在今天的鳴聲裏更平添了詩意，又笑我是「金鈴迷」。

我漫不經心地告訴了前日捕捉的失敗，惹得她們笑了一場，却也得了琪底捉金鈴子的祕法。

「把落下的或在樹上的梧桐葉搜起，把一半覆過去，放入一點食物，掉在草叢中。」我們都照辦了，以得到與擲定我的命運和良心的好壞，以為取笑。

下午去看，果然每張桐葉裏都有一對；我們實在歡喜極了，小心翼翼地分盛在五個玻璃杯子裏。杯口上蓋了玻璃，玻璃上寫了各人的名字，一起放在我的書室裏。

——可憐爲了我們自私的愛慾，十個小靈魂，怪可憐的，永遠鎖在這些透明的地獄裏！

我覺得一對未免單調，想還照舊法

，多得幾對；假惺惺的憐意早已給自私慾擠走了。然而她們都勸我別得步進步。人的心，永遠是填不滿的，我沒聽她們，偷偷地再去，可是金鈴子們果真不再上鈎，牠們也許知道，現成的總不大好受用的。

九 金鈴子的故事之三

失敗是永遠離開了時光而陪着我的

。一次不成，二次，也是不成；倒被她們曉得了，我平白的找了一場沒趣；雖然她們並沒怎樣的譏笑我。

我還不死心，捉了那怕送給人，總要洩洩三日來的悶氣！在那些小靈魂入透明牢獄的第五天早上，我又偷偷地幹那老把戲了。不過改換了地點。

中午不得分身，到傍晚去看，我不覺笑了；兩根靈活的細鬚在桐葉的隙縫中微微的顫動呢。

纔歎了一口輕微的氣！

事情可有些不對，手中的葉柄支持不起的桐葉中的重量而下垂了；一個失望馬上捶着了我的心，那裏的金鈴子？——一個不識趣的紡織娘！

現成的食物，却讓這些一無所長的（？）的東西去享受，不由得人不氣！

——事實上，現在單靠紡紗是不應（不說輕些吧！）不能夠得一溫飽的，何況人家的現成食物？

「不識趣的，配你喫麼？」連桐葉兒都在我脚下採碎了！回過頭來，霞，琪，雯，雲已立在我身旁微笑。

被捉的五對起先很不安靜，在透明的牢獄裏四面亂跑，但幾天也就安然；而且，有時也鼓着翅勝安閒的高歌了。現成的食料喫得很起勁，牠們似乎忘記了這是勾引他們入獄的東西！當然也不會記起爲什麼纒入獄的。

在回去的田野的堤岸上，雲採了幾枝柳頭，幾片紅葉，作金鈴子們的陪伴。

五對便分散了。

牠們忘掉了同伴，忘掉了朝露和晚霞，忘掉了原野的秋光！

十 金鈴子的故事之四

另一天的早晨，因不舒氣，竟瞞着她們捉了九隻金鈴子，費了很多的精力，遠不如琪的方法那麼容易，雖是費盡了思攷纔能尋到一個強暴的法子。

——雌的沒有鳴聲，所捉的九隻全是雄的。

我把牠們全放在杯中，沒過一天，起先上騙的一隻雌的死了；放浪過度了吧？

我所管領的牢獄中是十個單身漢。十個鰥夫的生活很平淡，鳴聲並不因失了配偶而變動；在每天的早晨，我的室中總要分來一點兒原野的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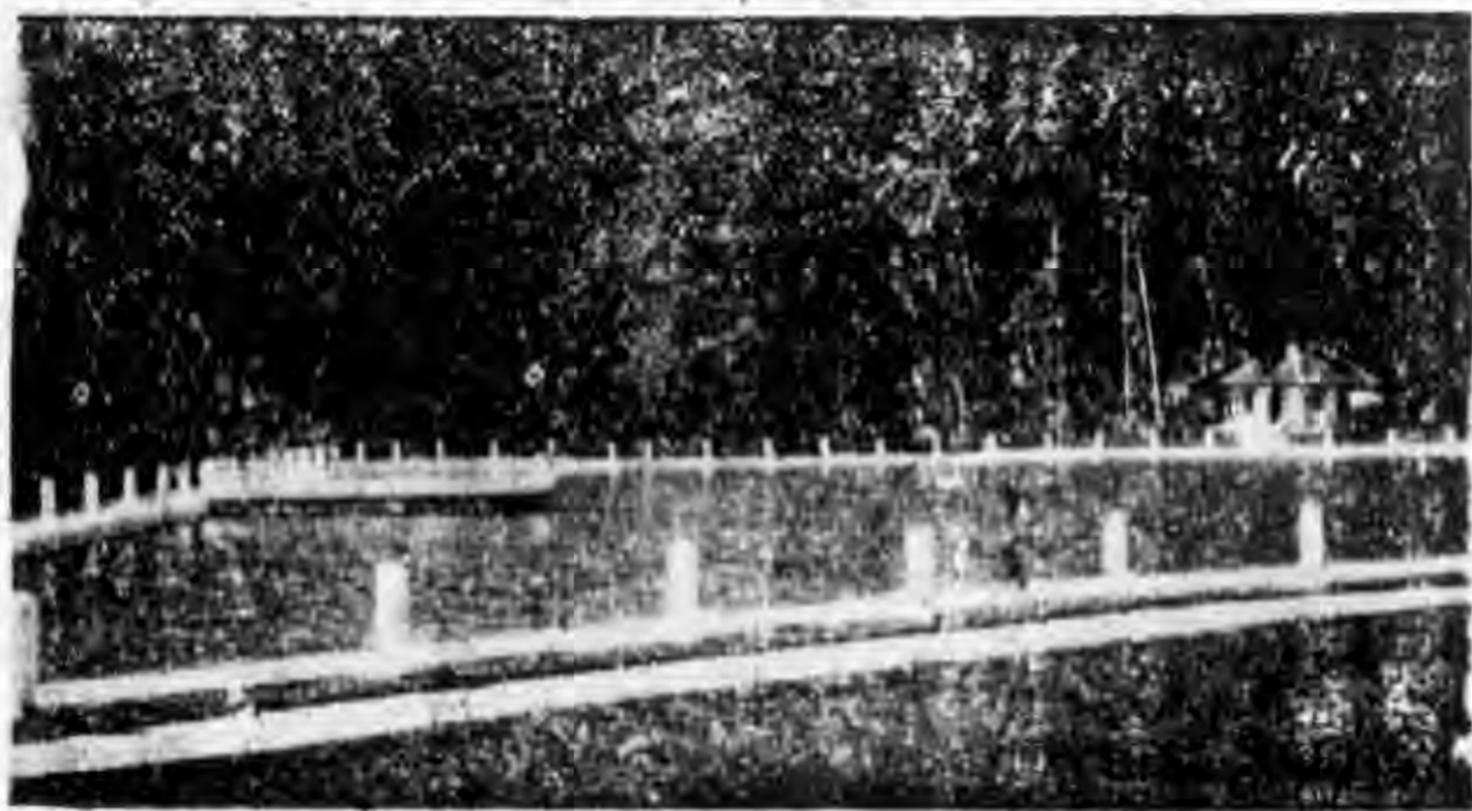
霞，琪，雲，雲等看了似乎有點兒羨慕？我雖告訴了她們捕促的方法，自願給她們効勞；她們只是微笑！我想分點給她們，也是不受。這時，我對她們纔感到了慚愧！

現在，是秋末了，金鈴子們的家鄉，——雜草——已作了燃料，成了灰燼。秋野中也好久沒有金鈴子的鳴聲了！我所管領的十個鰥夫也先先後後的死去了七個，剩下的三個，在我看來，總有點兒孤零了；鳴聲也軟弱而無力。不久，也要脫離牢獄了吧；永遠的長眠，似乎總要比牢中安靜；然而，我却沒有勇氣把牠們活潑潑地毀滅，雖然遲早總是一樣！

霞，雲，琪的四對還很康健玲瓏，秋光已併分在她們的室中。給我看了，羨慕之餘，足增愧悔。在柔弱的鳴聲裏，我總有點兒恨那隻不識趣的紡織娘；牠的生命雖已斷送在我的脚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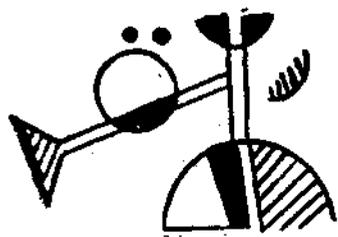
是，我從來沒有責備過我的自私！……現在，我總算覺悟到自己的過錯，然而，金鈴子的故事已算完了！

一九三三年的秋宵



榴槤嶼水池

柳非杞藏



痛飲

貢滋榮

在說：「這晚才來場上，稻子給賊偷了，還問是誰！」

「偷死了，偷不到一担稻子。——二元八角——由他吧！大狗當軸老！」（註：當軸老是僱農的雅號，如稱人曰「先生」也）小毛頭憤激地說。

是一個深秋的黃昏後——那正在廣歷九月底，高高的天空，已不肯掛上一輪明月；就是走馬樣的浮雲，也只許星星們從它的罅隙中，透出微微的光明，這微微的光明，穿過空氣層，籠罩在地球的外表，於是圓錐式的稻堆，茅屋般的草堆，都寂靜安隱地，披看星光的睡衣，躺在打穀場的懷裏了。

遠遠地，傳來幾聲腳步響，和一陣犬的狂吠，無疑的，那是農夫們吃飽了晚餐，背着破舊的被子，一個一個地走向打穀場上來「看稻子」的。

看稻子是農人們的一件重要工作，在秋收的時期中，因為「粒粒皆辛苦」的稻子，自下種到收穫，不知犧牲了多少時間和力量，才得從田間搬運到場上，慢慢地等着太陽射來的熱度晒乾了，好去換生活上必需的什物。倘在夜裏被偷竊了，不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嗎？所以每天晚上，偌大的一個打穀場上，到處佈滿了守候的農人。

「前面是誰？」佃農小毛頭踱出村基，直向打穀場上來看稻子，猛抬頭，瞧見前面場埂上，彷彿有條瘦長的影子，蹲躑着蠕動着走向村中來。

「我。」瘦長的影子，很機械地哼一聲。但是聽覺告訴他，剛才的聲浪，是從小毛頭的喉間發出的，所以他繼續

實在也太困難了，農人們辛辛苦苦地忙上大半年，結果所收穫的稻子，每担只值二元八角，這出於意料以外的事實，是無法補救的！退一步說：倘是農人們用汗血換來的代價，恰夠一年的開支，不問你每担只值二元八角與否，終不嫌努力和代價不平衡的。無奈當生活程度逐漸增高的時期中，而穀價反是減低，你想，農人們怎生存着呢？尤其是像小毛頭他們一類的佃農，還須受地主們的剝削，餘剩的幾担穀子，夠做那一項？所以在小毛頭的心裏，不如讓賊偷了，倒落過乾淨，橫豎是過不下去了。

沒有比他更向村中來。

困難，更痛苦的人們了。然而他怎知蹲在場埂上的僱農大狗內心的隱痛呢！

蹲在場埂上的僱農大狗，是從前村來的，他原是本村李家的僱農，前後

原來是大狗說明了到前村去講工未成的事實，現在餓着肚走回來的。感動小毛頭的心緒，同情地帶領着大狗到自家裏去用膳。

計算起來，大狗僱傭在李家，已有四五年的歷史；記得初來李家時，那年的菲薄工資，僅大洋二十元，後經主人的信任，和稻價的陡昂，僱農大狗，就享受年功加俸的優待，今年的工資已加至二十八元了。但是不幸得很，僱農大狗和

一間朝北開門的茅屋，既矮且窄，雖是一雙柴扉緊緊地關着，但燐光式的火星，却能從柴扉的縫裏透出來；在四周黑暗的空間中，愈覺得閃目。這時他倆默默地向着火星，走進了柴扉。

個農小毛頭一樣的受着賤殺的影響，被李家辭退了！——李家因稻價賤了，減裁一半僱農。——方才到前村去，是奔波明年的位置去的。

「川兒媽！把晚上剩的菜粥燒熱了，盛來給大狗當軸老喝！」小毛頭對在燈光下縫補棉衣的妻子說了，一面在招待大狗坐在沿土牆的一張粗糙的長橙上；順手自己也搬張矮橙坐在大狗的對面。

天上的浮雲，愈積愈厚，微微的星光也鑽到雲牀裏去休息。草堆，稻堆，

坐在長橙上的大狗，無知的地瞧着

在四周黝黑的沉默的空氣中，像病牛似地酣睡了。忽地裏，一陣犬的狂吠，小毛頭領着大狗，在暗地裏，摸索着，走

吊在土壁上的壁燈，蠶豆般大的一個火篋，燃燒着煤油，烏黑的煤煙，臭臭地直昇上屋頂，碰着上面蓋着的茅草，激

變成一片烏雲樣的黑煙，瀰漫在屋頂上

的空間，薰得壓在樑上的茅草，早晚地積成無數的線灰。碰巧一條線灰，離開樑間，落到灶上來，大狗的視線，也隨之射到灶上：他看見破舊的鍋灶，缺口的水缸，上了補釘的盥盆……最後在木櫥裏，被他發現一隻瓶，一隻深藍色的玻璃瓶：這回使他想道這瓶的用途是盛酒，因為小毛頭是嗜杯中物的。他又想到：酒，真是一樣好東西，飲了能使人們發生好感，尤其是在心緒惡劣的時候。

「我去買酒來解愁。」他的酒興到了。因為敦厚的鄉村中保留着我國固有的好道德，思想和行動是一致的，絕沒有客氣的禮節，和虛偽的態度。

「慢着！這個東道主由我來。」小毛頭慷慨地伸手到懷裏掏出幾枚銅幣，一面吩咐在哄弟弟睡覺的川兒，拿瓶去買酒。可是大狗是不願意的，所以他激烈

反對，甯可讓他去買落花生下酒，一瓶白乾總要自己會鈔的。結果是同意了；他倆就在萬分急難的環境中，且借酒來澆愁。那知酒入愁腸，偏是愁上心頭！

一杯一杯地白乾送下肚去，一陣一陣地紅雲飛上臉來。一個像在烈日下插秧似地，體溫增高；一個像在田埂上推車似地，熱血沸騰。一個像乘了飛機，在雲端裏飛翔，一個像着上潛水衣，在水晶宮裏遨遊。

「砰」一聲響，小毛頭放下喝乾了的酒杯在說：「唉！老弟！這個年頭，我們做佃農的只配死！死了倒落個乾淨！」

「倒底你們還比較我們的日子好過吧！」大狗也乾了一杯。「別的不說，多少你們總有幾粒稻子，幾粒金黃色可愛的稻子啊！」

「唉！一家不知一家難。」
「唉！一人不曉一人苦。」

於是他倆又默然地連乾了幾杯。小毛頭從腰帶裏抽出斜插着的旱烟管，裝上一筒黃烟，立起身來，到壁燈上過了火，深深地吸上幾口，像招供似地在訴說抑鬱於胸際的苦衷：

「講情講理，才得佃來一畝田耕種，不問年豐歲歉，兩熟上場，刻板的每畝須繳納麥租二斗，稻租一百四十斤。他媽的，像我和老婆兒子三人，能種十五畝田，就要一年辛苦到頭，末了只淨落一半的收成，——平均每畝收穫麥五斗，稻三擔。——還須留住明年的種子和口糧；不錯，稻子是總該幾粒的，但是能變賣幾個錢呢！像前年稻價昂貴至七元左右，把餘剩的稻子變賣了，還可得着四五十元，免且維持全家一年的化消和購買什物。——不外農具鹽油等。」

——那曉得今年稻上場，一個半價都賣不上，而且又是歉收。老弟！你試想我有什麼辦法。事實上規定的稻租，要「

晒乾曬淨，包送進倉」，而全家省得不省的生活費是不能像稻價樣的減去一半的，除掉合家大小，不吃不動，一年到頭睡在床上呀！……」

「唉！老哥！得死在床上已經算好了。」大狗接着說：「像我既無田地，又無房屋，把老娘寄寓在破公房裏。自己呢！今年僱在李家種田，就得替李家做一年苦工；明年僱到張家也是一樣；一年推一年，賺幾個工資來養活老娘，原也是得過且過的。至於怎樣料理老娘身後的大事和自己的一生，那只好從長計劃。誰料眼前就是歇業！此後的一切，我想，想……唉！還說什麼，死了都沒有葬身之所啊！」

「……………」
「……………」

一幕一幕的悲劇，展開在他倆的眼前。直到小毛頭的妻子告訴他倆已深了。他倆才走出柴扉，踉蹌着顛簸着向打

穀場上去。

又是一陣犬吠聲過後，兩個醉漢已在打穀場上的草堆窩裏躺下了。他倆在黑暗的世界裏祝願：

圓錐式的草堆，茅屋般的草堆，都寂靜地安隱地，伴着他倆永遠地睡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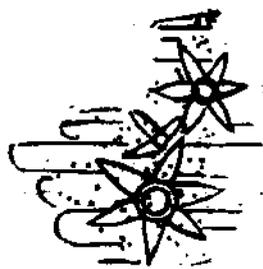
巴黎諷刺畫展覽會廣告兩幅

Bécan
Hénaud 作

女詩人諾海伊公爵夫人肖像



此畫係白浪雪 (H. F. Blanche) 作品，今由法國教育部購藏。



西湖汪莊的菊花

柴扉

許多人都讚揚汪莊的菊花；我却爲汪莊的菊花悲觀。

汪莊的菊花，好像是許多被禁在皇宮中的「宮女」，色，樣雖繁；但完全是一羣可憐的奴隸，個性是被束縛的。

一個園丁，可以說，就是個藝術家。一張畫的製作，要自然而富於諧調，使鑑賞者看了有如身臨畫境，並且潛意識地覺得她並不是張畫才好；換句話說，一個畫家所畫的，若能傳出畫的對象——風景或人物——所蘊藏着的神韻或個性，那才可算是上乘的作品；縱使畫家在畫面創造出某種超自然或物在境界，要亦不外這個道理。一盆花的栽成，也含有同樣的意味。花，除了野花以外，是爲園丁所栽成是無疑的；但當花被

人觀摩的時候，要使人感到這花並非由園丁所培植，反覺她似乎是自然生長成的才好；否則把花刻板地列了隊伍，戴了竹枷，托了鐵索，使人看了這花，立刻意識地感到這是人工的產物，那末這花的栽成，只能作一種「技術」而不能作爲或種「藝術」看了。在另一方面，這花的培植者，只能算他是個「花匠」，而不能說他是個作爲藝術家的園丁。

汪莊的菊花，就純然是件技術家的製作。若是比擬一盆以自然的手藝培栽成的花是張美麗的畫；那末汪莊的菊花就是張刻板的照相。

還有不可蔑視的地方，就是汪莊的花匠，只注意於菊花的衆多，而忽略了菊花的葉的繁榮，這不但與藝術的平衡

的原則有關，而且是個屬於生物學的問題。一盆菊花，花的數目有的超過五十朵，轉看菊花的葉，真是罪過，有的小到令人注意不到，有的簡直是衰黃的了；上面有這許多的肥圓的列了隊伍戴了枷的花，下面却留下這麼一個衰頹的景象，這是何等地不調和的。關於這，我們不能怪到花的本身，因爲她是被安排着這麼畸形地發展的（亦即環境使然）；營分大部分被花所吸取，葉吸取的只有一小部分。因此，代代相傳，葉的機能就漸漸退化，葉本身也變成細小衰落；反之，花却不斷地欣欣向榮了。

照這樣說來，汪莊的菊花的栽培，既忽略了藝術的原理，又漠視了生物學的教示。所以她本身的令人悲觀，實在

是毫無疑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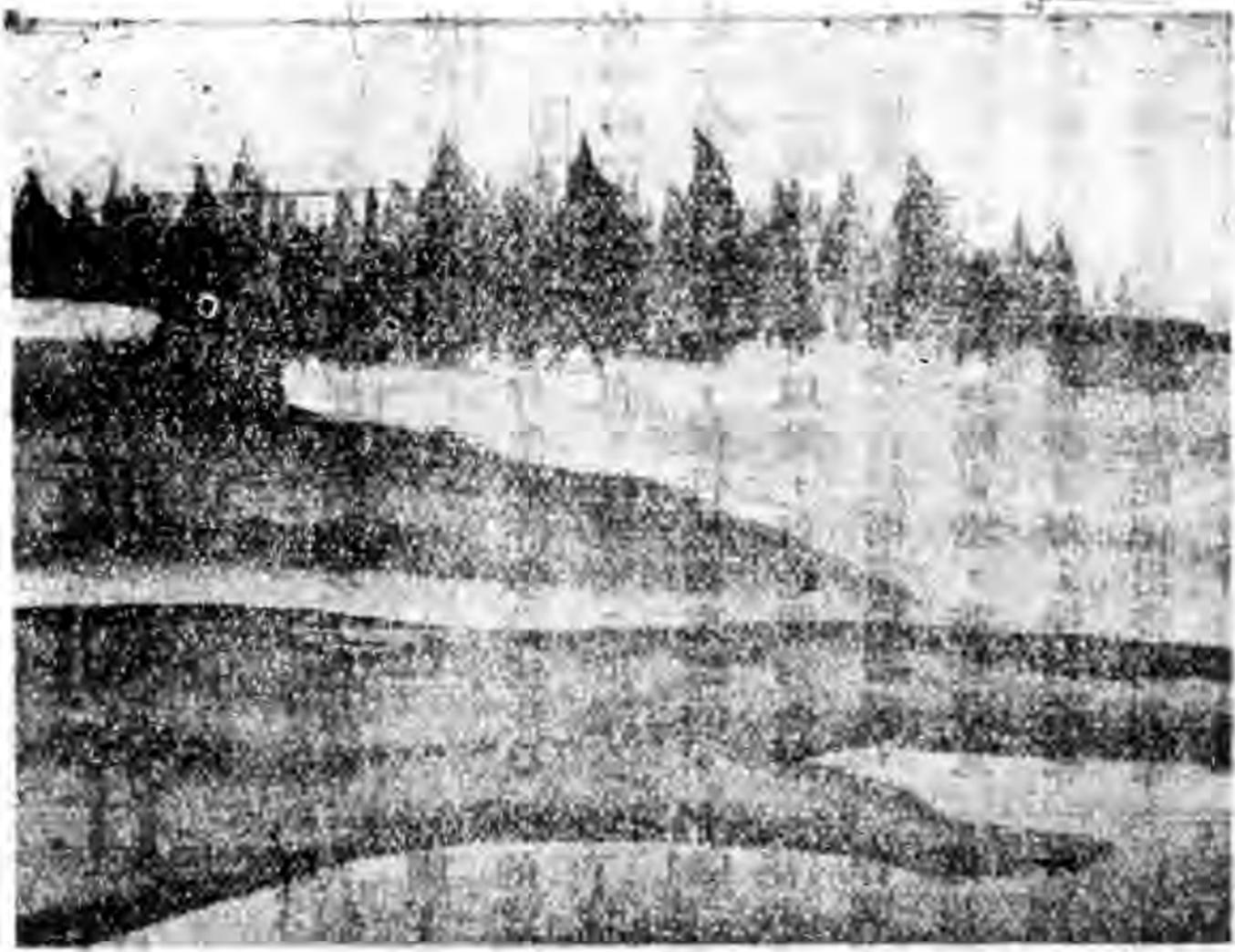
說也奇怪，我覺得汪莊的菊花，就是整個汪莊的建築的縮影，因這與本題無關；就此結尾。

附記：對一花匠發表這種批評，在中國

，未免苛刻；又寫本文的動機，也沒有想藉此向汪莊主人上條陳的意見。正相反，我的意見是向看花人而發，看花人讀了本文，如能轉移

對於看花的觀點，那在作者就十分滿意，雖然從成種意義着想，這實在是個無謂的奢望啊！

十二月五日夜，一九三三。



柏林

沈福文作



贈杞非柳

瀑飛橋溪嶼柳檳

中國與蘇俄

第二卷第三期目錄

蘇俄經濟的實施	宗華
統制經濟與中國	乃達
論中國實施統制經濟	伯平
日美三角關係之解剖	尹若
國際石油競爭與蘇俄	盧崇
蘇俄紅軍的內容與實況	荷生
中蘇貿易的回顧與展望	澹生
蘇俄的航空事業	汪濤
戰後德國的航空事業	汪濤
蘇俄歷史的研究	逸凡
蘇俄農場的組織方略	程大
高爾基兒童文學	丁文
一月來之蘇俄	記者

價目 每期二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國外四元

發總行處 南京城北西流灣四百零二號

片帆明日是瓜洲



潘授先生近作

湖上易名

月，伊實與我結了不解緣的。

我生平酷愛明月。我常常喜歡在月下徘徊。因此，小時父親便給我取個名字，叫做「月仙」；人家更給我以「月中仙子」的徽號。自己雖然得意，惟總以為太俗了一點。實在濫行冒用此名的人太多了，未免有玷明月的清高！

年前中秋月夜，我和友人趁着清宵，在西子湖內三潭印月的堤上賞月，仰觀俯視着上下天光中兩輪可愛的皓魄，使我發呆歎惋，留連幾不欲去。那時怨不得縱入月心之中，多多的沉醉在伊的懷抱內，一洗我半生在塵世中所沾的煩愁悵慮，則此生雖在人世受盡劫難，亦得以償還。

月在天空人在地，人心高與月心平

月心

月亮，伊有的是：光明，皎潔，澄淨，晶瑩，幽閒，淡雅。

我以「月心」名我者，蓋欲我心亦

。我便在這冥冥之中，輕輕的將「月仙

如明月也。我自以此自名後，我願我心

「忘在月堤上；細細的把「月心」帶入

長如明月一樣光明，皎潔，澄淨，晶瑩

我的心坎中了。

，幽閒，淡雅，瀟灑出塵！

如夢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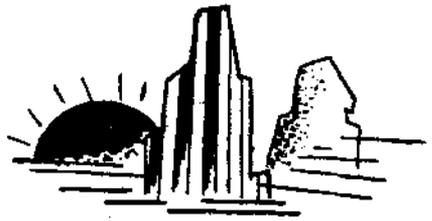
月心

悵悵心頭猶碎，愁苦欲埋無地。沽酒一銷憂，酒入腸中化淚。何意？何意？為客他鄉停滯。

鎮日無言門閉，莫道韶華如歲。枯寂不堪聞，去盡交遊深契。尋覓，尋覓。怎樣尋尋安慰？

滿眼春光明媚，故意將人調戲。看蝶亂蜂狂，那管任何妒忌？情累，情累。贏得傷心頰廢！

萬種閒愁莫避，孤枕悠悠眠未。偶憶意中人，又不禁離別味。堪記，堪記：眼角眉尖兒媚。



征途

許綺禪

爲了挽救垂危的故鄉，才踏上這黯淡的征途。

這裏，雖然有幽靜

的鶴林，雄偉的北固，奇壯的金焦，供我們欣賞，嘯傲，留戀，可是，我們若回首家園，默想着紛爭擾攘的情況，那能不感到萬分的痛心！

本來，一個人在世，好比洪濤滾滾中一顆沙礫，飄流與沒落，並不見得怎樣的希罕，尤其不值得任何人的垂念；所以，人生多半是痛苦的酸辛的呵！

然而，我以爲目前的時代，正是暴風雨來臨的時代，我們要求生存，必須抱着堅忍果敢的毅力去奮鬥，雖然我們的力量很微末，經不起惡勢力的摧殘；而這渺茫的前途，又呈現着無邊的黑暗

，無窮的恐怖；但，我們果能不顧利鈍，永恆的前進，預料最後的勝利，終於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想。

這一次，我毅然的掙脫了舊的束縛，摧毀了玫瑰色的夢境，而踏上這黯淡的征途，當然有人向我儘量的揶揄，也許有的替我在惋惜，我總是淡然的付之一笑！因爲我的脚跟，已立定得如鋼鐵一樣的堅強，絕不能爲任何的襲擊而轉動；縱然遇到怎樣冷酷而嚴厲的遭際，我的心境。仍如春風中的小鳥一樣的歡暢！

快樂與悲哀，視各個人的理解而定，終日沉醉於紅色孤步的舞影中，狂吻這的醉人的芳唇，緊抱着柔媚的腰肢，在歡歌，在狂舞，這種欲仙欲死的氛圍中，我却感到萬分的悲哀；因爲這是一

剎那間的幻象，不是真正的快樂，不能使我們永恆的享受；況且這種幻象，而又不是無產階級的朋友所能享受呵！

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當然有許多不可告人的酸痛，任何人的心理，多少都含着悲哀的成分，可是，我却以爲這種現象，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不必爲牠而灰心，失望，我們倘若能奮起堅苦的精神，本着固有的意志去努力，那麼，悲哀的心理，自會無形的消逝；而那時來臨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呢！

所以，我在這黯淡的征途中，生活雖然是煩勞，環境雖然是苦悶，然而，我的心境的永恆的在歡暢，在快樂，確沒有絲毫的矯情！

秋，已在淡紅的楓葉尖上漸漸的消逝了！我們最後的勝利，雖然還在虛無飄渺之中，難以捉摸；但環境的轉變，却又不能不使我轉回那值得咀咒的故鄉！在轉回故鄉的途中，我偶憶起墨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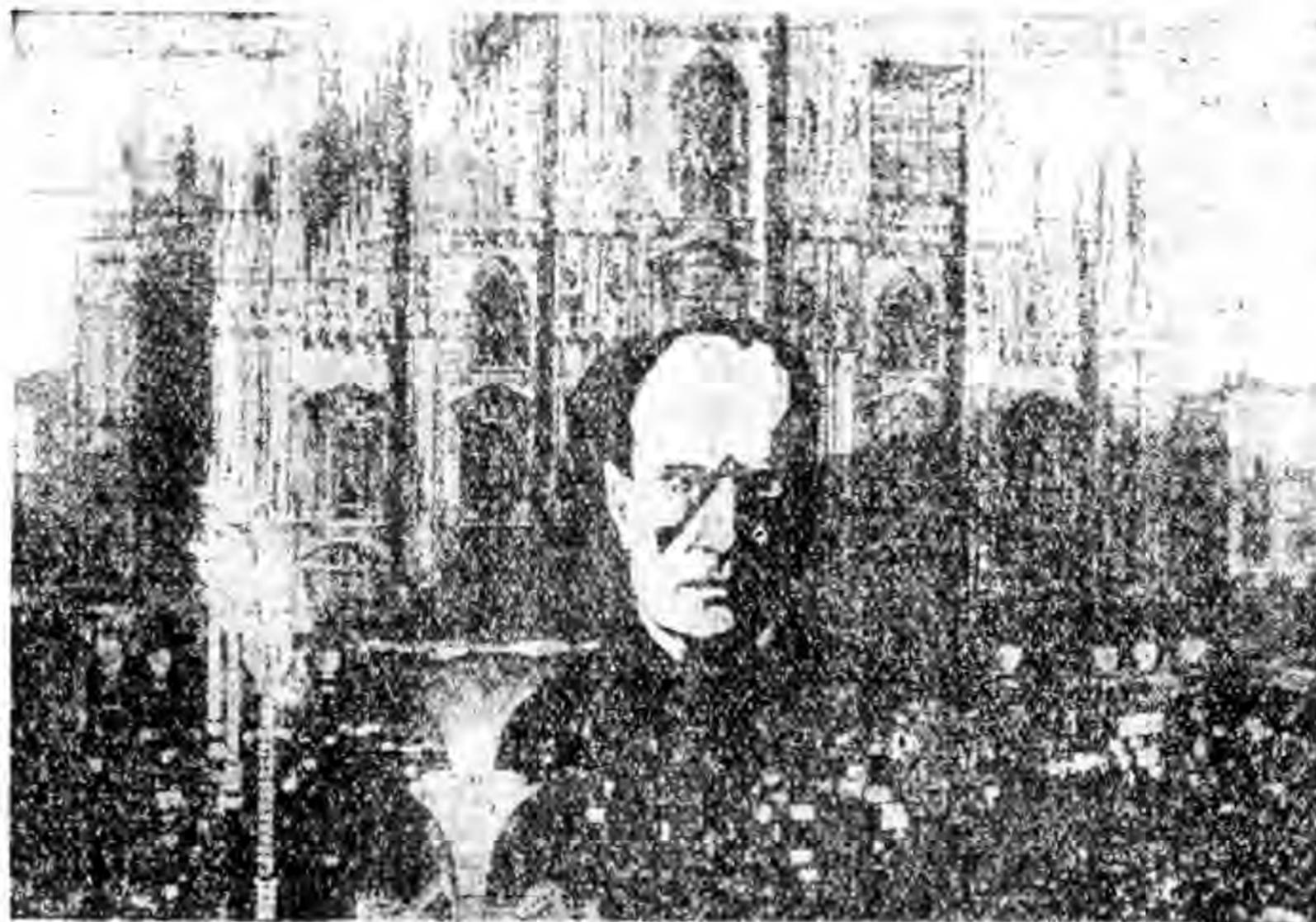
里尼在聖卡羅劇場對黨員講的幾句話：

「我們一齊奮起，為掘尸位素餐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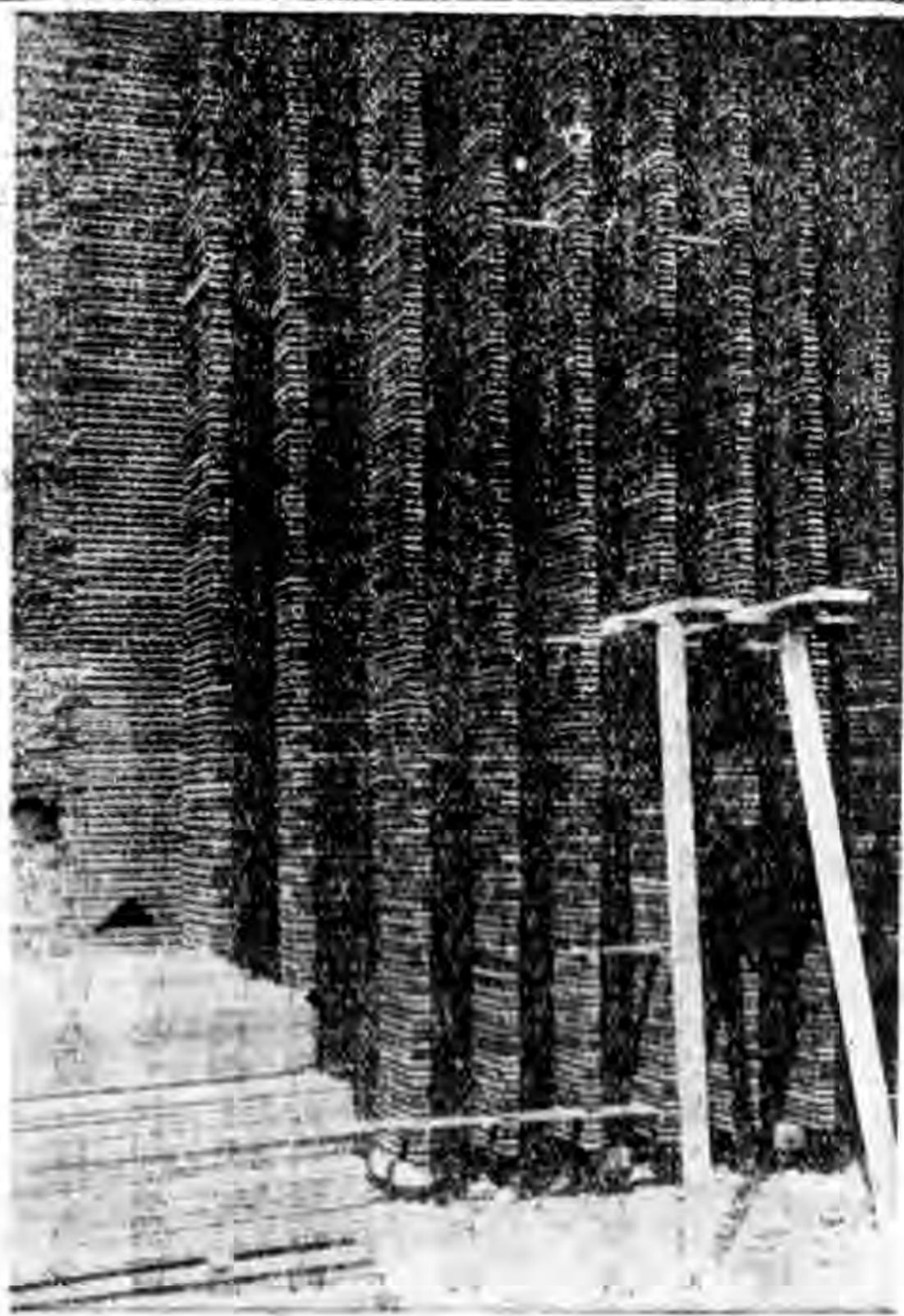
憐人的咽喉，須先從事種種準備，淬厲

殺敵致果的精神！」

一九三三，十，三一。成于長江輪上。



木匠堆板的藝術



水浮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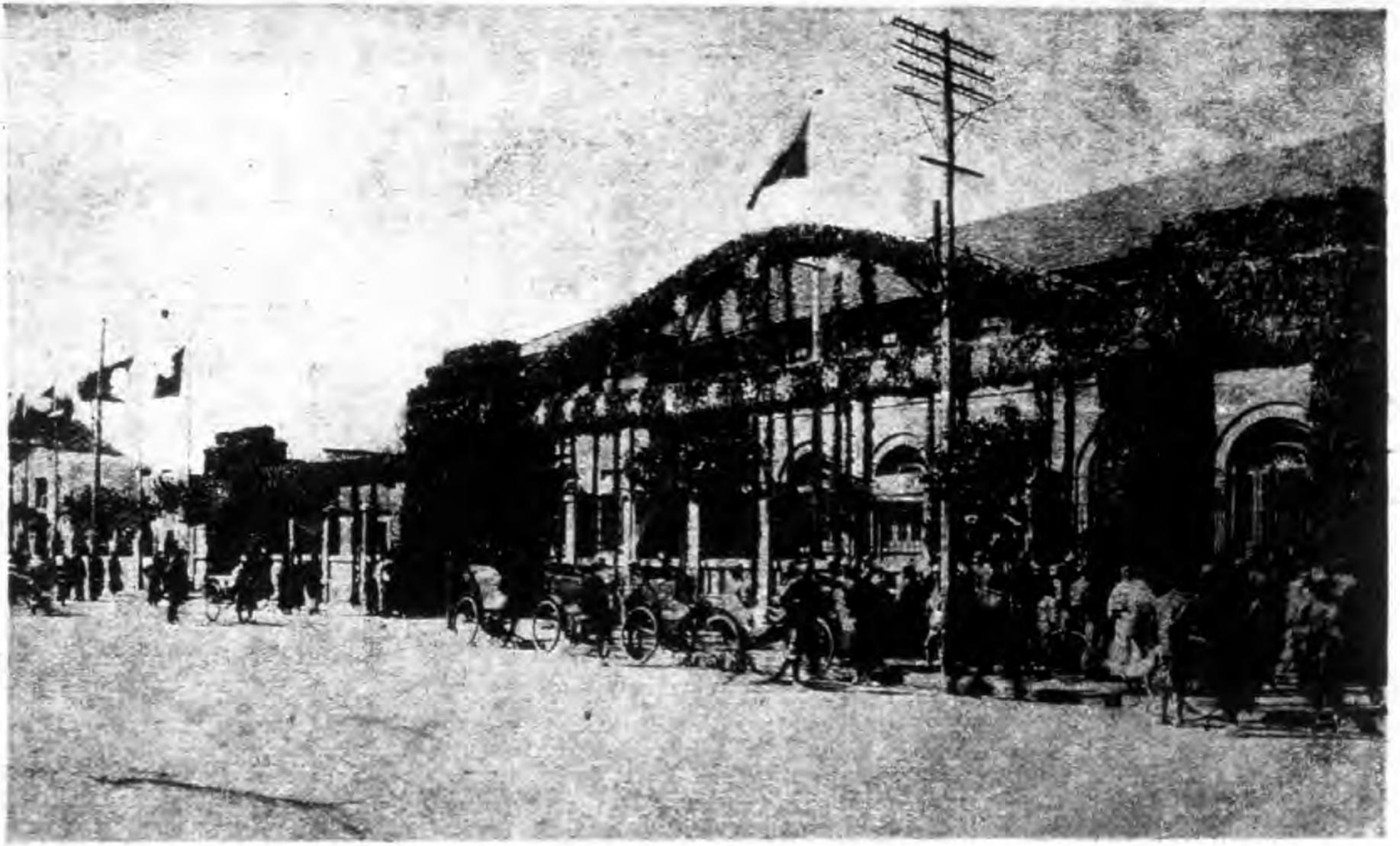
上羅馬圓穹大禮拜堂

法西斯帝十一周年紀念，民衆隨莫索里尼巨像而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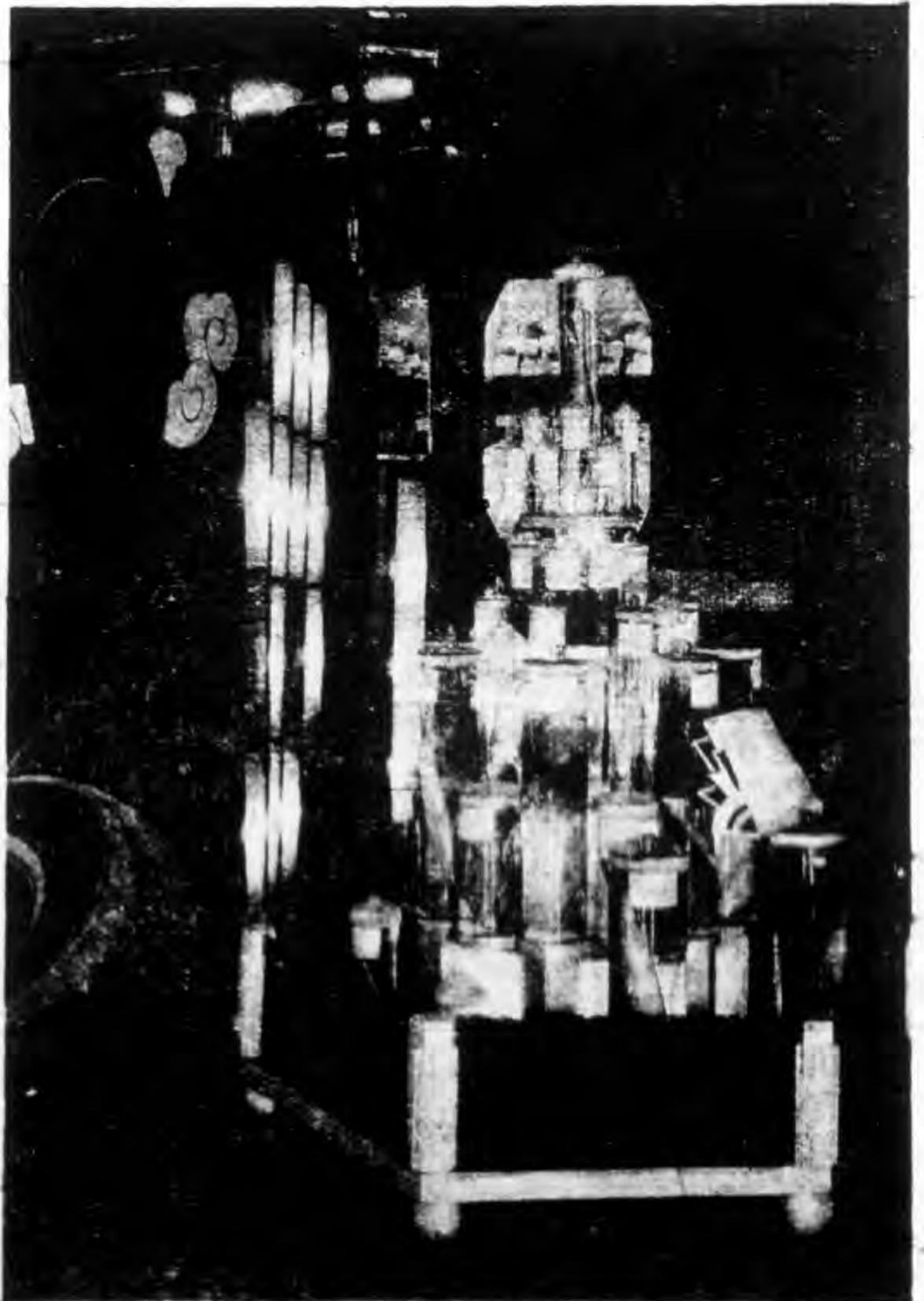
烈行寄

贈民張

。面側門大其此，行舉京在會覽展屆二第品出線沿國全部道鐵



隴海專館水產部



張民贈

京風滬杭甬兩路第一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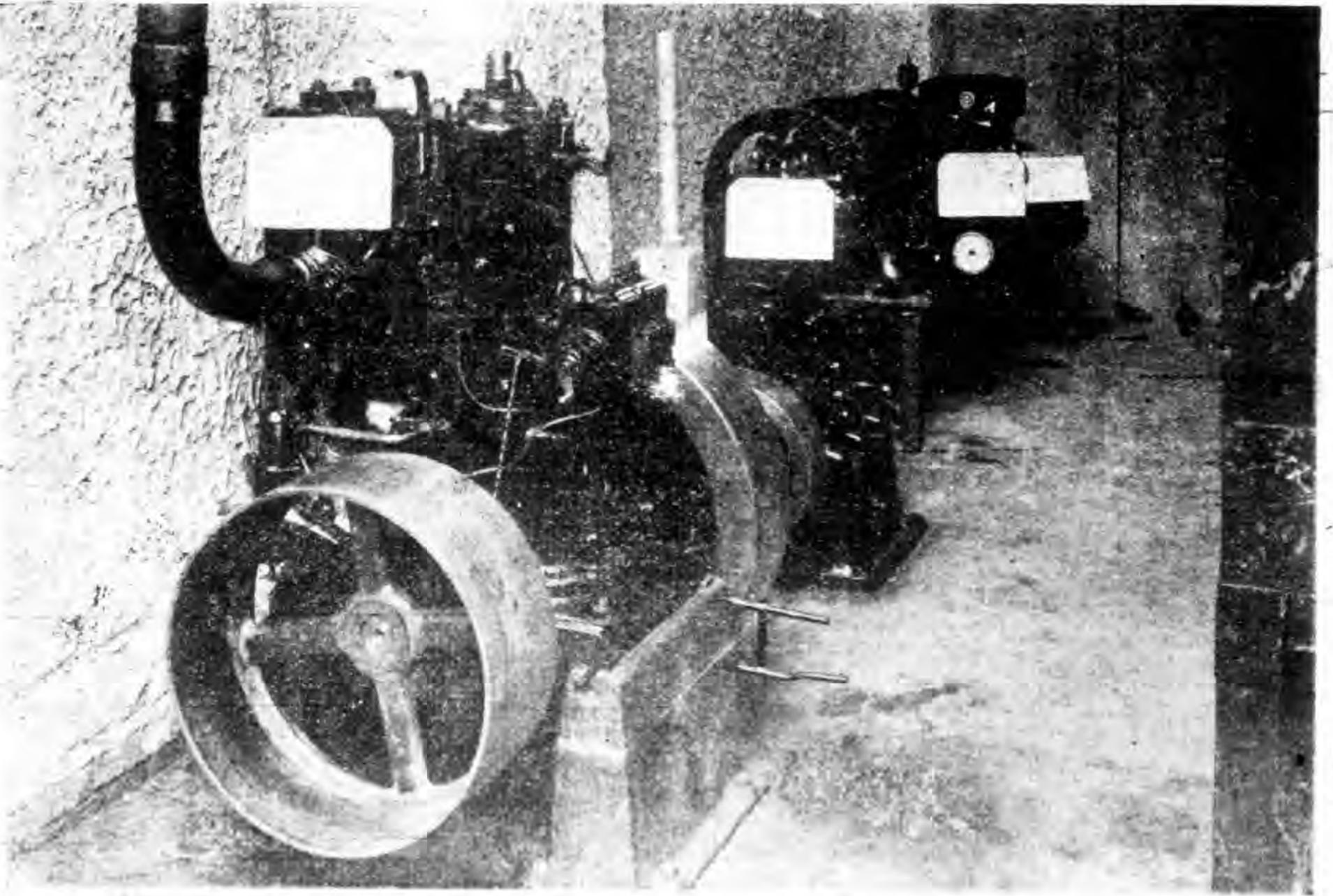
張民贈

平漢專館雕刻陳列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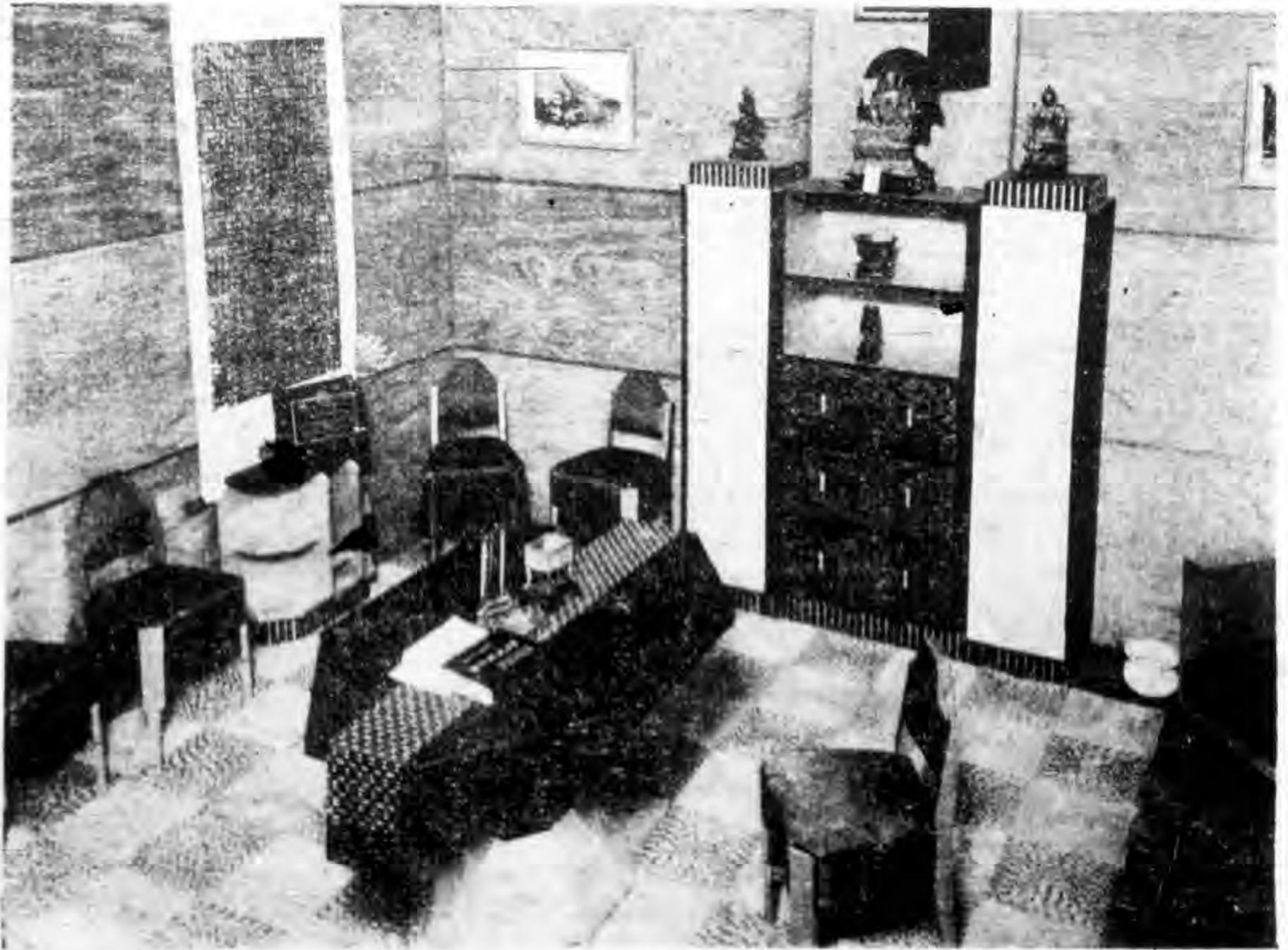


張民贈

中央館機器部



張民贈



隴海專館休息室

張民贈



高浪波の松影

曾仲鳴攝



童年殘夢

錢味莘

一 元旦

對於元旦，不但是現在，就是我的童年時代，我都不曾有過興味，好像全

然是在滄漠中過去了的；所以我對我的過去的元旦的印象，十分模糊，只有我六七歲時的一個是例外。

我六七歲時的一個元旦的被我記得，是有一個故事的。

記得那年元旦的早晨，我在自家門前大放鞭炮。住在離我家不遠的阿大，一聲不響地站在旁邊看我，這將我的轟炸了的鞭炮，一一收拾起來鄭重地裝進他的衣袋裏；——如果給他拾得了一個僅僅燒去了菊絨而沒有轟炸的，他臉上便會立即浮起滿足的笑容。

我當時十分討厭他站着在看，不時

把燃着菊絨的鞭炮，丟向他腳邊去嚇他；可是他並不害怕，只是眼睛閉一閉而已。

一會兒，他像得到上帝的啓示似的，很勇敢地向我問話了，他說：「你可把鞭炮賣給我幾個嗎？」

「你也買得起鞭炮嗎？」我很看不起他，一壁這麼回答，一壁還拍拍我裝滿了鞭炮的衣袋，給他一個「白眼」。

「我有兩個「壓歲錢」呢，滿大的順治皇帝！」他柔聲地說，還看一看四週，深怕被人聽見了，難為情似的。

「呀，拿我看！——你會買，兩個錢給你五個！」我很驚他也有兩個大錢；同時又計算一下鞭炮的市價，零售是一個錢兩個，為表示可憐他起見，故意

放低了價格，多給他一個；我於是這樣回答。

「噢！」他同意我的說話，絕不遲疑的答應了；馬上走近我的身邊來，迅速地從衣袋裏掏出了兩個大錢；我也歡喜地從衣袋裏掏出了兩個大錢；我也歡喜地一跳一跳地回去的模樣，一定是滿意於這樁買賣。

我們正在吃午飯的時候，忽然有人來敲門了。

「誰？」先父這麼隨口地問了一聲，也不等待門外的回答，便去把門開了。

進來的不是別人，第一個便是阿大，後面是他的母親。

她說了一聲「拜歲」，接著就說我騙了她的阿大兩個錢，却不提及我的鞭炮。

我聽了，非常憤怒，立刻去下了篋，跳下椅子，趕上前去，說：「他向我

買鞭砲的呢，我還多給他一個！……」

「不要多講！」先父喝住我說，「錢呢？」

我從衣袋裏掏出兩個大錢，交給父親；父親便隨手還給阿大的母親，說聲「再坐一會，吃了甜茶去！」就送他們母子出門。

吃過了午飯，先父又問起我阿大的事來；他等我講完了原委，說：「你得記住！你不要只知道你自己有鞭砲而快樂；你還得知道有許多像阿大那樣窮苦的小孩，正因為沒有鞭砲而在不快樂。你看見像阿大那樣可憐的小孩子，應該把鞭砲分他幾個，讓他也去快樂快樂。一個人，是天生來幫助人家的；但你切不可想人家幫助！……」

作客他鄉，時又歲暮；默念遺訓，越覺悽然！

一九三二，十二月廿六日於杭州院紗溪畔。

一一 對課

「對課」是學做詩的初步；所以，在從前的私塾裏，把「對課」也看得很重要。

課要對得工緻，穩妥；先要明白詞類，要曉得平仄。可是，私塾裏先生，從不告訴學生，詞類是怎樣，平仄是什麼。他祇覺得這個學生可以學習「對課」了；就叫這個學生去買幾張毛邊紙或金川紙來，代為切開了紙張，用紙捻裝訂成一本三寸左右見方的簿子，封面上寫了「課本」和學生的姓名，再翻開簿子，用墨筆寫上一個所謂「課娘」；便還給學生去找對句而已。

學生把「課本」擺在書案上，呆呆地思索對句，想好了，對先生說聲，先生如認為可以，就會叫你送過「課本」去。他會用紅硃筆替你的對句和課娘並排地寫上，再在對句旁邊加了紅圈，（紅圈的疏密，是要看對句的工緻穩妥與

否為準的）就算這次通過。

譬如課娘是個「紅」字，「紅」是形容詞，你便得從形容詞中去找個字來。假使你將「烏」去對「紅」字，當然也可以，因為「烏」字也是形容詞；——但不好算做工緻，穩妥。因為「紅」「烏」兩字，都是平聲，是犯着平仄不調的毛病的。最好還是用「綠」字，因為「綠」是形容詞，又是仄聲。

下面，是我幼年時代的對課故事。我第一次學習對課，課娘便是兩個字，這是我當時的同學們都從一字課對起是不同的。

第一個課娘是「白貓」。

那時，我正在讀書，雖然讀過了一「白」字，曉得「白」字的解釋，也從那時通行的貓牌火柴盒上認識了「貓」字，還知道貓的形狀；可是寫在「課本」上的「白貓」，究竟應對什麼，實在想不出。

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學，因為他的父親的小名叫做「烏狗」；同學們對他發脾氣時，都用「烏狗」兩字去譏諷他。

那天，他看見我對不出課的窘狀，

不時掉轉頭來向我扮鬼臉。我恨極了，罵他一聲「烏狗」。那時，恰巧先生正從門外踱步進來，聽見了我的一聲「烏狗」，就走到我的書案旁邊，看了一眼課本，便伸手拿了 my 「課本」去。

這次，我的「烏狗」兩字，得了四個紅圈；然而，「烏狗」為什麼可對「白貓」，我還是莫名其妙。

第二次的課娘是「熊掌」。

我因為不曉得「熊掌」是什麼東西，趁放午學的時候，回家去請教先父。

先父道：「熊掌，就是熊的腳掌，味道是很好的，稱爲八珍之一。你忘記了嗎？孟子上不是有句叫做「熊掌，亦我所欲也」嗎？」

先父看見我不開口，覺得我聽不懂囉！

他的解釋，接着搖搖頭說：「還不懂嗎？跟我看去！」

先父攥了我的手，走上一家熟識的

南貨店裏，借了一隻掛在店堂的梁上的熊掌給我看看。

我看過了熊掌，又向先父問道：「熊是什麼東西呀？」

先父道：「熊？那是一種凶猛的野獸啊；產在北方極冷的地方。據說，它每天早晨，要朝着太陽舐它自己的腳掌；所以它的一身的精神，都在腳掌上了。吃了熊掌是很補的。」

我又問道：「熊既是猛獸；它的腳掌，怎麼會被人拿來做食品呢？」

先父道：「那是打獵的人打來的呀！」

我又問道：「打獵的人用什麼去打呢？」

先父道：「那是當然用「牛腿」的

「牛腿」是鄉間所用的土槍的別名；因其槍托形似牛腿，故名：是那時的唯一的最精銳的武器。

我吃了午飯，回到私塾裏，又再三的思索，覺得熊是猛獸；要得熊掌，非用「牛腿」不行。最後，決定用「牛腿」兩字去對「熊掌」，因為在我的心裏，再也想不出比「牛腿」更銳利的第二件武器了。

我等待着先生踱步到我的書案相近時，羞答答地說了聲「牛腿」；先生稍微呆了一呆，說：「放着！」

我把「課本」送上先生的書案去。

過了一會，先生就用紅硃筆在我的「課本」上寫了「牛腿」，但不知怎的，他又突然掉轉頭來向我問道：「「牛腿」是什麼東西？」

我說：「牛腿就是土槍。」
先生聽了，接連搖了一回頭；再後

，在牛腰兩字的旁邊加了兩個紅圈。

久而久之，我也稍稍有些門徑，通過也比較的順利起來；可是字數老是兩個，沒有增加。

有一天，先生來了一位朋友，先生請他吃酒，下酒的菜蔬，却只有一盆長生果。

先生和他的朋友對酌了一會，忽然一片金黃色的桐葉，隨風飛入窗內，掉在先生的書案上；先生的朋友拿起桐葉，看了一眼，感慨似地隨口吟了一句詩，叫做「庭院梧桐都落葉」。吟了又搖頭搖脚地細看手中的桐葉。

繼而，先生的朋友掉頭向我們全體同學說：「誰能對得出這個課，賞他一箇長生果。」

我聽了，不曉得先生的朋友在對誰說話，同時更不知道他那句詩的意義；而且同學們都沒有什麼表示：於是乎，我也仍舊重新數起我的「晏字簿」上的

紅圈來。

我的「晏字簿」上寫着一首七絕，末句是「野田蕎麥亂開花」

。那天，我的「晏字」恰巧是「野田蕎麥亂開花」七個字寫得最好，每個字上都有一個紅圈；我因為都有紅圈，心裏歡喜，便絕不經意的脫口而出的輕輕地念了一聲。

那知先生的朋友聽見了，提起手來重重地在案上一拍，說：「妙極！還借用古詩？——你來你來！」

大家聽了先生的朋友的拍案聲，以為出了岔子，都有點驚慌；及至先生叫了我，大家更加有點惴惴然不安了。

事竟出毛意料之外，先生的朋友伸手過來摸摸我的頭頂，笑著說：「聰明的孩子，了不得，賞你兩箇長生果！」我莫名其妙地接了兩箇長生果，退回自己的位置，同學們都向我扮了鬼臉；只有坐在我的後面的一位女同學，她

不但沒有和別的同學一樣，而且還用笑臉向我眯眯眼，於是，我就暗地裏把長生果分她一箇。她接了，又在我的手掌上用指頭點了兩點，表示她在替我歡喜。

後來，先生的朋友走了；先生叫我送過課本去，替我用墨筆寫上了「庭院梧桐都落葉」，又用紅硃筆寫上了「野田蕎麥亂開花」，而且打了密密的紅圈。

從此，我的對課一項，就算完全通過。

一九三二，十二月二十日於杭州知足樓。

三冬至「過」

我的「冬至」故事，是出在我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

那年的冬至日午後，天陰而且很冷，所以雖然功課完了，同學們都在課室裏自修，不出去玩耍。和我拚用一條課桌「君」，在那時接到了一封從杭州寄出

的信，信是由一位在那年暑假畢業，秋季考入杭州某職業學校的同學L君寫的。

在當時的我們學校裏，同學們只知道每天埋頭讀書，和外邊人是不通音問的。所以同學中無論那一位得到了一封外來的信，便會立即傳遍了全校，而且認為是一樁奇迹。

我因為和T君拚用一條課桌，自以為和T君頗有點交情，便隨手拿了他看過了的信來看看；不料T君却馬上喝了一聲「做啥？」，還隨手擦住了信，側着頭兒，睜大了眼睛盯住我。——我還沒有回答，而校長先生却不遲不早地正在那個時節啣了長旱煙管走進課室來，大約是聽了T君的問話「做啥？」，就來追問緣由。

T君說我偷看他的信件；我就起立申述，道：「我沒有……」

校長先生偏不等我說完了話，便攔

住道：「修身課裏，不是和你們說過？偷看書信，是犯法的事？……還要強辯？——坐下！」

校長先生在課室裏打了一個圈子，在地上「蹶蹶」敲了幾下長旱煙管頭，就走出我們的課室；我因為L君太無人情，也接着離開了課室，到校外去玩耍。

真是禍不單行。我走到會客室的時候，隨手拿了一支喇叭，「大底大底」吹出校門去。

我還沒走到校門口，同學M君正從校外迎面回來，他看見我吹着喇叭，便問我要。我不肯，他偏硬要；弄到結果，我們便在路上爭奪起來。他的氣力大，我的年力小，爭奪了一會，終於被他奪了過去。

我看他吹着喇叭走出了校門，便十分掃興地重新回進了課室。

吃晚飯的鐘聲響了；校長先生差了

一位同學來叫我去問話。我被帶到了會客室裏，校長先生便劈頭一句「你鬧禍！」，說時還一手提了他的長旱煙管朝我一指，似乎要我嘗嘗他的長旱煙管的滋味。

「啥事體？」我真莫名其妙的問。

「你自己闖了禍，還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時體。」

「什麼要強奪人家的喇叭，還把他的手敲出了血？」

「什麼？血嗎？——他來奪我的喇叭，還說我奪他嗎？——事情在半點鐘以前，就算我敲他，他的血怎麼為到半點鐘以後才流出來呢？難道他的皮膚特別比人家的厚嗎？……」

「呀，你還強辯？——目無師長，豈有此理！」校長先生一壁在地上敲着長旱煙管頭，一壁這麼說。

「什麼？先生可以不講理的嗎？」

「那末看你辦好了！」我一壁說，一壁

轉身管自就走。

「你走，你走！」校長先生擊起手頭的長旱煙管指着我說：「記過，記你過！」

「你記便了，看你掛出牌來！」

晚餐吃過了，同學們起了一番極度的騷擾，在看見我的記過牌以後，因為牌上寫着：「……痛毆同學，流血滿手，……強詞奪理，目無師長……著記大過一次……」

當夜，有幾位同學，很替我代抱不平，曾於夜深時偷出寢室，想去摘下我的吃過牌，加以毀滅；後來因為校長先生阻得很遲，終於沒有成功。

冬至那天，依照我們那兒的風俗，必須祭祖，祭祖時有一盤米粉裏豆沙做的糕食，叫做「冬至果」；所以同學們就根據這個風俗，編了一句諷刺我的說話，說我吃了「冬至過」。

一九三二，一二，二二，冬至於杭州安吉齋。

題

——遺愛集詩稿之二

從你那凝視之瞳子，
我窺見你心中的哀怨。

你唇兒彷彿在顫動，
是不是將我呼喚？

那髮兒紛紛的散亂，
象徵出愛的繚繞。

呵，你只是純潔莊嚴的儀態，
我供奉如對神的新禱。

因你是那樣神聖不可侵犯，
使我靈魂無由囂張。

候石年

我甯願做愛的俘虜，
不為命運所征伐。

我傷痕因你如斜陽的流血，
玫瑰的花朵永不凋謝。

更深知你遙遠的投贈，
永為我生命之供養。

但我不明白上帝之究竟，
為甚麼給我們如此的輾轉？

呵，好友，我們的前程是無限，
美滿，

準備着渡過那暴惡的風雨。

廿一年六月舊作

「剡沃之聲」序言

陳醉雲

歷來有句話：『地靈人必傑』。嵯新昌，境地比連，政治上雖分區而治，人事上實無異一家。其地東有四明，南有天姥，西有太白，羣山環繞，景物清麗。復有三江流貫境內，匯為剡溪。峯巒既佳，水尤秀美。如此境地，當亦頗足以孕育人才。况當昔年，戴逵父子，曾經棲隱於鹿山，王氏義之，也曾流連於金庭，文化之盛，已有由來。

祇因口岸開放以來，帝國主義者長驅直入；政治既被操縱，因而愈增混亂；經濟尤遭壟斷，從此日益衰頹。嵯新雖為山邑，也是斷難倖免。政治與經濟既已缺少景氣，文化與道德又那得不趨於凋敝。情勢如此，所以每每使人起『山水雖美，社會不良』之感。

自從世界發生經濟恐慌，中國尤覺岌岌難安。當此世亂日亟之候，正是我們救亡之時，改善社會民生，精神似難旁鶩。今嵯新諸俊彥，歌吟抒情，擬刊『剡沃之聲』。論者或以為非所必需。但作者諸君，固皆各有職司，或掌教於學校，或執筆於報社，其所以為社會服務者，亦至勞瘁；出其能力，發為文字，也正是協羣養老之意；於情固不宜厚非，在理亦當加鼓勵。是則『剡沃之聲』之出，也頗足以表現當地的文化，而為我們的鄉邦生色能。

抑且尤有進者：如人人能息其貪鄙之念，消其侵掠之慾，於服務社會之餘，取圖書以習藝術養志，藉寫作以敦俗勵操，則人羣必且日臻於淳化，社會也將隨之而安甯，更何有禍亂的發生。倘能如此，則從匡世立言，以至歌吟抒情

，非但不是多餘，而且尤為治本。辭雲不敏，敢以此意向故鄉諸友好互相勗勉。歲序將闌，天寒欲雪，遙望鄉關，不勝依依，敬於對燈作此序時，薄吟着『寒雨如絲歲欲闌，何時歸看故鄉山』之句，為諸君道候。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陳醉雲寫於吳興。

賣花聲

王毅君

何處賣花聲？如秋黃鶯。
嬌啼婉轉試分明。如醉似癡春
意永，體態輕盈。
欲去復欲停，畢竟多情。
眼波秋水足娉婷。惹得游人圍
不解，真個傾城。
何處賣花聲？凄涼疎櫺！
半輕半重耳邊聲。春意將殘人
易老，觸物傷情！
閒自淚盈盈，不耐飄零！
往來長街影隨形。過客紛紛紛
不睬，忍令悲鳴。

方君璧畫集

方女士油畫作品十二幅，每幅均有詳細說明。用玻璃版精印。
定價二元。

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局發行

君璧速寫畫集

速寫肖像及裸體十五幅，精印精裝，為不可多得之作。
定價二元。

有正書局
開明書店及各大書局發行
嚶嚶書屋



結 婚

晚 稀

莫君和黃女士同

居一年多了。但，還

沒有結婚。

莫君是一個忠實職務的小職員，每

天，八點鐘以前，總到他相倚爲生的高級黨部辦公室去了。除應做的事以外，還要計劃着怎樣多領一枝小楷筆，幾個鋼筆頭……所以，他房屋裏充滿了高級黨部名義的東西。

「我已經這樣生活三年了。薪水由三十增到七十，本來，常常感覺疲倦和單調，只是失業的恐怖，威脅我再也沒有離開南京的勇氣。唉！國難，國難不用我們關心，我們只當心到每月的薪水有沒有折扣，個人的生活起不起恐慌，比方，現在長江水位一天一天增高，民

國二十年那樣的水災，快要形成了，我便需得計劃到下關多買兩石米。」

「爲什麼要到下關去買呢？」

「因爲城北的斗大些，價錢公道些

，加上兩毫車錢，也比城南合算。」

「呵！……幾年不見，你世故很深

了呢？」我和莫君是六七年前分別的，

今年暑假到南京看朋友，和他又算會着

了。談話的結果，深感到環境真是容易

潛移人們的意識呵！

太陽鋪滿窗外的水門汀地，天氣非

常悶熱，在大家沉默中，蒼蠅嗡嗡地由

他的頭上飛過去，飛過來，他似乎感到

過度的疲勞，只躺在藤椅上呼氣。

「什麼時候結婚呢？」我因爲聽着

隔壁燒菜的聲音，便連想到這問題了。

「我早已通盤籌劃過，大概是這樣

的。」他用手計算着：「預支兩個月

薪水一百四，已夠添置新婚的衣服和用

具了。酒席錢是不要的，用朋友的禮物

折抵，不夠的借點湊湊便行了。日期大

約今年十月十日以前，因爲，這個時期

內常常是天晴的。」

「哼！結婚！那個人說的，不幹。

」意外的聲音繼着莫君的話尾發出來，

同時，不斷地銅錘敲着鉄錘縮地響。

「是……。」莫君拖長聲音說：「我不

過說說罷了。」

在喫午飯的談話中，知道黃女士是

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具備有女學生流

行的低級意識。看電影，崇拜和模仿電

影明星，陳燕燕，金焰，是他幻想中的

典型。「我們的老金，我們美麗的小鳥

。」她這樣說的時候，總是迷迷地笑

着。

二

夏天還沒有過去，晚上，莫君和黃女士睡在天井裏一張行軍床上，天空嵌滿星星，流螢在牆角裏閃爍着光亮。

「究竟結不結婚呢？」莫君似乎有些惱喪了。「我實在不好意思在××街住下去，昨天，一個鄰居問我：『你們少爺有嗎？』我真不能回答，『我們還沒有結婚呢？』誰亦不能相信呀！」

「……………」

「比我們後訂婚的朋友都結婚了。我們不結婚，別人都說是沒有錢，這多少令人難堪呀！」

「真死相，好，就結婚吧！只要允許我的條件。」

「什麼條件呢？除了你不結婚。」

「我要十六個音樂隊，我要穿高跟鞋，我要穿兩塊錢一尺的衣料，我要在安樂酒店行禮，我要將總司合證婚。」

黃女士一口氣說了這許多。

「你這完全是開玩笑。」

「既是開玩笑，為什麼一定要結婚？我不幹了，過了三年再結婚。黃女士有些嬌怒了。」

「三年嗎？你不是答應十月結婚嗎？」

「什麼時候？」

「昨天。」

「我忘記了，結婚，誰和你結婚，你一個人結去。」

「……………」

本來是充滿熱情的談判，可是，像晚風吹散炎氣一樣消散了。

三

莫君和黃女士差不多天天吵架的，吵架的中心，大概是結婚，但，有時候他倆也甜蜜得和春天的玫瑰一樣，尤其是在影戲場出來的一瞬間。

一個是熱情奔放的瘋狂的少女，一個是深知世故的嚴肅的準紳士，他們能夠結婚嗎？誰亦知道是不可能的。不過

，社會的鎖鍊常常是要束縛兩個不同的人，人生在一條路上走的，他們不能合作也好，中途分離也好，社會永遠沒有保證的義務。

所以，一方面不結婚的表示愈尖銳化，一方面要求結婚的進行也加緊化，結果，是真理的勝利呢？是物質的屈服呢？我是不能判斷了。不過，事實是這樣告訴我：秦准河邊的音樂悠揚中，又吻合一對青年夫婦了。

四

是一個初秋的下，天空陰沉得可怕，像一塊灰色的屍衣，雨不斷地下着，黑暗的禮堂中，高燒一對鮮紅的臘燭，充滿侵入肌膚的寒氣。

新郎更加莊嚴了，雪白的手套，襯着深黑的禮服，慢慢地隨着音樂的節奏移動，新娘呢？像一朵朝露浸潤的百合花，嬌豔，玲瓏，因襲了做新娘的傳統公式，不笑，不說話，低着敷滿香粉的

頭。

劇幕揭開了，一個高級黨部的秘書，做了他們的證婚人。

「莫同志和黃女士都是現代的青年典型，莫同志是一個忠實的革命青年，黃女士是一個努力求知的青年，莫同志抱的是革命的戀愛觀，黃女士是抱的讀書戀愛觀，現在，戀愛已經成功，革命，讀書，依然仍須努力……」

一陣鼓掌，這總算是秘書先生的警句了。

繼續證婚人上台的是一個來賓的胖子代表，他搖擺着南瓜樣的大頭，面孔浮泛一層桃花，吃吃地發表一篇戀愛的宏論：「戀愛」，「結婚」，「生孩子」，他用喫紅蛋做了結束。

五色的紙花，在閃爍的燭光中飄舞，窗外不斷的雨絲，交織成黑色的幕網，似乎象徵了這一個婚禮的前途。

結婚，時間的推移，又算是陳跡了

，雖然蠟燭還淌着未乾的淚泉，一個老年工人慢慢地打掃遺留在地上的殘花，唉！這兒喲，不知奠定了多少歡愉的基礎，也不知揭開了多少悲哀的人生，我的一顆漂渺的心，隨着他倆車輪的輾動，在烟雨蒼茫的馬路中慢慢地迷惘了。



巴黎美校學生

每至四藝節（

Quatre Arts）裸體遊行街市，并在廣場噴泉中跳舞，稱為巴比命之夜。

士文寄

死

L. Richier 作

有人欲以此像建在巴黎廣場，作為「惡之華」的詩人波特萊耳的紀念碑。此像右手撫胸，左手舉視自己的赤心。



三湖遊記

談談三湖遊記

曾仲鳴

麗芒湖

孫伏園

安納西湖

孫福熙

蒲爾志湖

曾仲鳴

方君壁女士繪畫美麗插圖，劉雪亞女士作彩色封面。

精裝本實價大洋一元
普及本實價大洋六角

開明書店發行

怎樣贈送我們的禮物

孫福熙

幸蒙諸同人及國內外多數讀者的愛

護，「藝風」之名得延長了一年之久，到今天，又來出版這個第二年的新年特刊了。感激與欣喜之餘，很願意贈送一點禮物。

新年本無紀念的必要，但藉這機會贈送一點禮物，不可謂沒有意思。我們想到「雪中送炭」的印象，不論我是送的或是受的，都覺得妥貼快慰，身心俱溫。我們想籍這「藝風」的風中傳送一點溫暖之意者，可以說，一半者是爲了我們同人自己的溫暖，自己的妥貼快慰呢。

贈送什麼禮物呢？這是很可研究的一個問題。現在我們先把這個問題來分析一下：

先討論贈送禮物的性質。

贈送者須研究受用者的需要。但這所謂需着，有三個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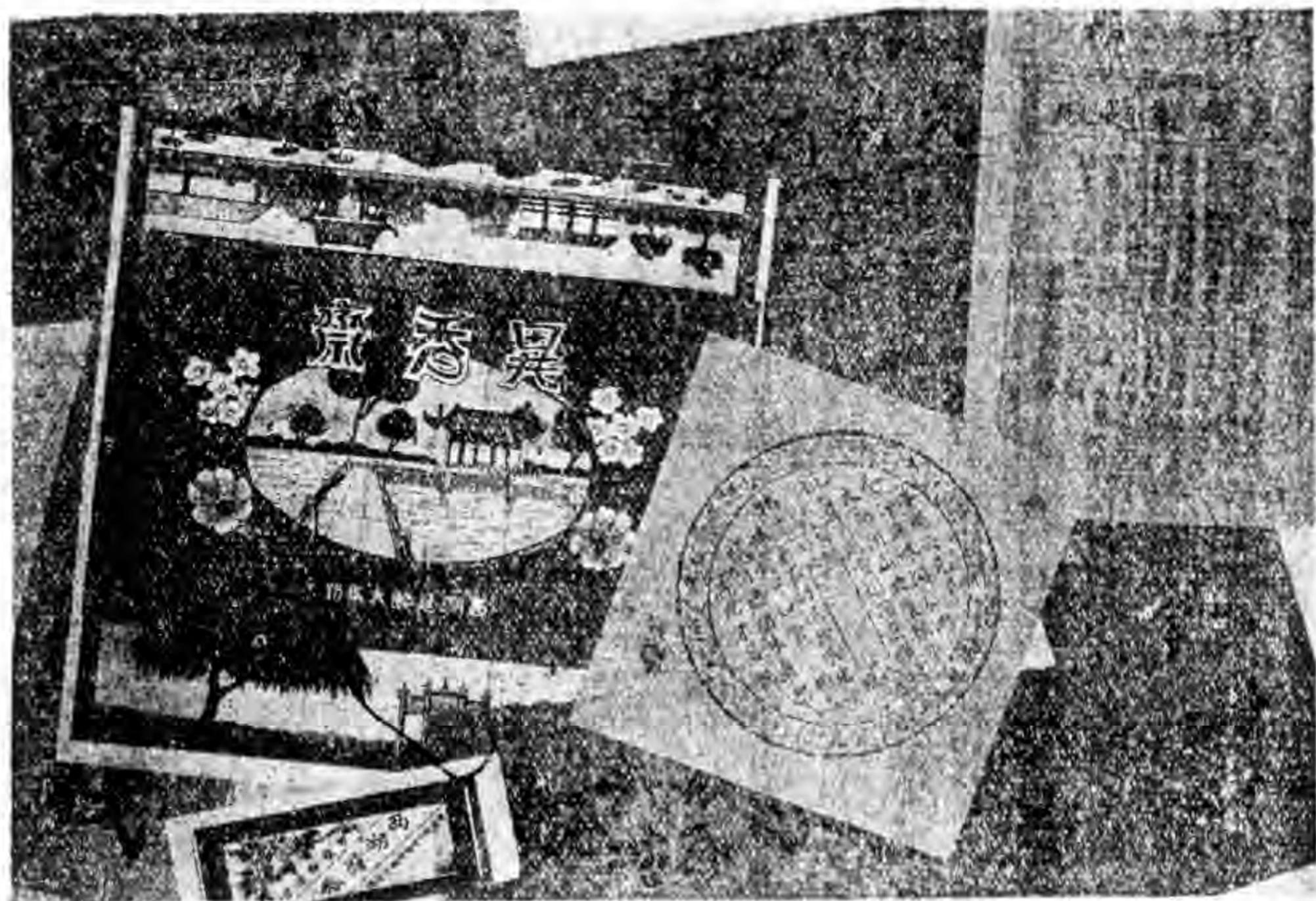
- 一，習慣的，
- 二，心理的，
- 三，實際的。

所謂習慣的，是禮節上的表示，重在表示，輕於實用。例如喜幛壽屏輓聯，這是沒有什麼實用的，但因為習慣的緣故，送了這類東西，就覺得於禮節上表示了贈送者的感情。雖然這已成爲社會間殭死的空套，但大多數人都是無可奈何的裝在這個模子裏面。至於喜幛用於結婚，壽屏用於做壽，輓聯用於開弔，絕對不能錯亂，甚且絕對摒除稍有類似的可能。至於心理的標準，是研究受

用者的心理，例如做壽的人是愛舖張的，自然可送壽屏，倘若他是怕張揚怕阿諛的人，或者家中沒有多大的地位掛壽屏的，你送去了十六張壽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中送冰了。如果完全根據心理的標準，只是投人所好，不但無濟於事，而且可以貽人禍患。抽大烟的人你送他雅片，想謀財害命的人你送他白郎甯手槍，這可以說是最合需要了，但做人凡事必須有藝術的與教育的意味，也就是以道德的與法律的爲標準，所謂愛人以德的意思。這一種的需要，是爲受用者設想的需要。

其次是討論贈送禮物的種類。大別之可以分爲以下的六類：

- 一，書畫筆墨類，



春苔攝

禮物的招紙

- 二，花卉魚鳥類，
- 三，古董珠玉類，
- 四，參燕補品類，
- 五，雞肉食物類，
- 六，山野土產類。

書畫是自己所作，或求之於名人，這在帶有文藝的性質，並不含有物質的價值的意味，只是把玩詩文而已。所有喜幛壽屏輓聯，原是以這種的意味為根據；近來日趨墮落，在送者與受者都要估計做軸幛的綢緞的價值，而且沒有詩文的匠心，除叫紙張店糊起一個金字的「福」字或「天作之合」以外，就沒有辦法了。筆墨也可以做送禮，因為是書畫的用具，所以常視為與書畫一樣的清高。

名花異鳥的賞玩，也算是一種雅事，但玩物損志的格言之下，不能與書畫並視，而且愛好者並不甚多。古董瓷玉，因有歷史的與藝術的意味，略與書畫

相並。至於珠玉金銀首飾，專用以送女子，其間略有一點藝術的意味以外，大部分是物質的價值多少錢的表現而已。

類字面，來否認這不是錢，而仍然是壽麵與喜酒。

最好的禮物是送米一担，能夠十担二十担，多多益善。

以上三類是把玩的；以下的三類，全是物質的食用而已，麥朮燕翅，雖係食品，但不是吃了飽肚皮的，所以較為尊視，比雞鴨火腿罐頭食物高明一點。至於山野土產，例如本園竹筍，深山草蕈，以及一切山鄉土產，雖物微價低，添上一點遠路與盛意，也可以算作禮物。在收受者反是愛好而易於收受。

從這代替的方法，各種店舖想出借禮券的辦法，票面上寫定喜糕喜桃，而收受者不妨去拏吃了生飽的餅乾蛋糕等等與喜事沒有關係的東西，店舖與贈送者都不能來提出不答應。至於銀行的禮券，那當然更是沒有東西可取，老實的取錢了。

如果聽了我的話有人生氣了，我就補足的說，藝風社並沒有米可以送人，而自己正是待人送米之流也。可是，米是可以吃完的，我們需要一點永久的而且可以永久產米的東西。這是藝風社同人所應贈送於讀者諸君的。贈送禮物，常常與納賄相混，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這是社會間已有的認識，似乎是愈

但社會的觀點變換了唯物史觀以後，這種輕似物質的觀念把禮物的貴賤完全倒置了，從來尊視書畫的虛偽觀念，都在打倒之列。如果要送禮，當然以送

這東西沒有說出之前，我們再回過來討論贈送禮物的態度。

精神的愈可覺可貴的樣子。倘若你送一件棉袍皮袍給人，甚或送一担米到人家去，保管你使他生氣而把你打罵出來，氣你輕視他沒有衣穿沒有飯喫。

米為最恭敬而親密，送衛生毛衫一件，送燒飯煤球一担，送代付房租一個月，都可以做禮物了。

我們到街市去看，幾乎沒有一個店舖是不預備作為禮物的。一塊一塊的招牌上多是寫的「官禮茶食」，「禮糕喜餅」，如果你買一點東西，給你一張招

除這六類以外，還有一種方法是送銀錢。這當然是很合收受者的心理，送了錢可以請他去買自己愛好的東西，但送錢時必定寫上「代麵」或「代酒」這

我們藝風社同人，將以什麼禮物贈送親愛的讀者呢？我不怕人們生氣，在這一個時代，上面六類禮物中，沒有一件可送的東西

紙，就是廣告，沒有一張不寫「上等禮品」，「喜慶送禮」等等，真的除了米店不寫送禮以外，恐怕只有棺材店不預備作送禮了。如果是喪家所用的壽衣冥器

白蠟燭之類，還是可以作送禮的。因此各商店竭力的研究適合於送禮的條件：

- 一，裝璜的美麗，
- 二，包裝的方便，
- 三，內容的輕妙。

我們買禮物的時候，必定有彩色的招紙，雖然是藉此宣揚店名與地址，却必用美麗的形式，人見了喜歡，贈送者得到體面，收受者得到滿足。還加包裝的技術，使攜帶的方便。（包裝的種類甚富，當另篇研究。）然而在內容上却可力求輕妙。妙者並不專在收受者，對於贈送者，也有妙處，就是內容輕巧，價錢便宜也。

現在抄一張招紙如下：

「本廠開設同春大街洋臺門面採辦西洋頭等機器自運北地麥粉聘請超等技師精製衛生粗細銀絲淡麵兼西湖白蓮藕粉鳳尾麵乾玉帶粟昌府麵各種不及細載

貨品研究與衆不同衛生大有俾益裝璜悅目舟車攜帶妥便喜慶送禮尤雅特別荷蒙各界光顧請認明本麵廠招牌庶不致誤

義豐製麵廠

我想到了，我贈送讀者諸君的禮物已經想到了！這禮物的上面有一張招紙如下：

「本社開設上海環龍路洋臺門面，採辦西洋頭等機器，自運南北文藝作品，聘請東西洋留學超等博士藝術專家，精印中西繪畫，高等幽默文學，趣味小品，兼理普羅小說，各種不及細載，貨品研究與衆不同，衛生大有俾益，裝璜悅目，舟車攜帶妥便，新年送禮，尤雅特別，如蒙各界光顧，請認明本社招牌，庶不致誤。藝風雜誌社」

我想到了，我贈送讀者諸君的禮物就是這一張招紙，不必再有禮物。

可是，我們的禮物，要永久而且可以永久產米的東西，決不是這張招紙。

藝風社所最注意的一點是容納初學

者的作品。凡內容與文字二者之一頗有可取者，即爲發表。因此使藝風成爲頗見平庸的氣色。但作者一經發表以後，自求進益。三五年以至於十餘年以後，可以看到成績。那時是否還有藝風之名，是不關緊要的了。

其次，竭力的介紹藝術的實際，而使各人以藝術的眼角去審察各自周圍的生活情況。

這禮物原是很薄，而且這禮券能否兌現還是大有問題，因此只得連這張禮券也收回了，實在抱歉得很。



贈券

林葆菁女士作

滬杭甬鐵路行車時刻表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七·二五 快車
 上午九·一五 特別快車
 上午九·四五 三四等車
 下午三·一五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四·〇五 滬嘉車
 下午六·〇〇 快車

○上海南站開
 上午七·四〇 快車
 上午九·二五 特別快車
 上午九·五五 三四等車
 下午四·一五 滬嘉車
 下午六·一〇 快車

○松江開
 上午九·〇〇 快車
 上午十·三三 特別快車
 上午十一·四一 三四等車
 下午四·二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五·五四 滬嘉車
 下午七·二〇 快車

○楓涇開
 上午九·三九 快車
 下午三·二七 三四等車
 下午六·三二 滬嘉車
 下午七·五五 快車

○嘉善開
 上午九·四五 快車
 上午十一·一九 特別快車
 下午三·四五 三四等車
 下午六·四九 滬嘉車
 下午八·一〇 快車

○嘉興開
 上午七·三〇 不開車
 上午十一·二八 快車
 下午十一·五三 特別快車
 下午五·三五 三四等車
 下午七·一五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八·四二 快車

○破石開
 上午八·〇八 不開車
 上午十一·一一 快車
 下午三·二九 特別快車
 下午二·〇八 三四等車
 下午九·二三 快車

○長安開
 上午八·五五 不開車
 上午十一·五一 快車
 下午一·〇二 特別快車
 下午三·〇三 三四等車
 下午六·四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十·〇三 滬嘉車

○杭州開
 下午十·〇三 滬嘉車

○開口到
 上午十·一六 不開車
 下午一·〇一 快車
 下午一·五七 特別快車
 下午四·二六 三四等車
 下午七·三五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十一·一四 快車

○開口到
 上午十·三五 不開車
 下午一·二〇 快車
 下午二·一五 特別快車
 下午四·五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十一·三〇 快車

○開口開
 上午七·一五 快車
 上午九·二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九·四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一·三五 快車
 下午四·〇五 不開車
 下午五·〇〇 特別快車

○杭州開
 上午七·四五 快車
 上午九·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十一·一五 三四等車
 下午二·〇五 快車
 下午四·二五 不開車

○長安開
 下午六·二五 特別快車
 上午八·五三 快車
 上午十·四一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十一·四六 三四等車
 下午三·〇八 快車
 下午五·二八 不開車
 下午七·二四 特別快車

○破石開
 上午九·二九 快車
 下午三·三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三·四四 快車
 下午六·一二 不開車
 下午七·五六 特別快車

○嘉興開
 上午七·二〇 滬嘉車
 上午十·一〇 快車
 上午十一·五二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一·二〇 三四等車
 下午四·三〇 快車
 下午六·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八·三九 特別快車

○嘉善開
 上午七·五〇 滬嘉車
 上午十·四五 快車
 下午一·五三 三四等車
 下午五·〇四 快車

○楓涇開
 下午九·〇五 特別快車
 上午八·〇五 滬嘉車
 下午二·〇六 快車
 下午二·一〇 三四等車
 下午五·一九 快車

○松江開
 上午八·五六 滬嘉車
 上午十一·四六 快車
 下午一·〇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三·〇五 三四等車
 下午五·五七 快車
 下午九·五四 特別快車

○上海南站到
 上午十·二五 滬嘉車
 下午一·〇〇 快車
 下午四·五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〇五 特別快車
 下午十一·〇〇 快車
 上午八·三五 觀上區間車

○上海北站到
 上午十·四〇 滬嘉車
 下午一·一〇 快車
 下午二·〇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五·〇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一五 快車
 下午十一·〇五 特別快車

